

花样年华

BTS UNIVERSE
Translated By Xiaoye

目录

序言 好孩子	3
童年阴影	6
一切从这里开始	11
夏日的终曲，孤独的序言	19
我必须活着	24
迷失的时候该寻找什么	32
名为希望的事物	39
城市最高的地方	45
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	59
从海边归来之后	65
太阳升起的方向	87
后记 噩梦	106

序言 好孩子

硕珍 2009年10月10日

“快走，我们得离开这里！”我抓着朋友的手，朝教室后门跑去。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到从教室蜂拥而出的人们正在追赶我们。“不要跑！就在那里给我停下！”他们尖锐的声音紧逼着我们。

当冲下楼梯的时候，我们疯狂地在脑中思索应该去哪儿。第一个能想到的地方是学校后面的那座山。我们只要穿过操场，出了校门就能到山脚下。那座山不是很高，但是很崎岖不平。跑出校门后，我们在拐角处全力奔跑着，完全不顾人行步道，纵身一跃跳进了灌木丛。我们在茂密的树枝之间艰难跋涉。好像跑了很久很久，直到身后的脚步声都消失了，我们才最终停了下来。

我们精疲力尽，满头大汗，全都歪歪斜斜坐在满是枯叶的地上。我问：“他们不会跟上来了，对吧？”我的朋友喘着粗气点点头。我们掀起T恤一角，用衣服边胡乱地擦着汗。我朋友的脸上汗水和泪水交织着，手腕擦伤了，T恤领子也破破烂烂。

“爸爸一周多没回家了，妈妈一直在哭。清洁工和司机也不来了。阿姨说爸爸的公司倒闭了。那些人昨天到我们家来了，一直在按门铃让爸爸出来。我们把灯全都关了躲在里面，他们就一直在门外大声辱骂。我们一点也不能睡。”我的朋友哭着说。我想不到任何安慰的话，只能告诉他不要哭。

刚才上课没一会儿，教室前门突然开了，冲进来四五个人。他们个个凶神恶煞：“崔社长的儿子是哪个？给我出来！”我们都很惊恐，老师要求他们立刻离开，但没有人理会。“我们知道你在这里。马上给我出来！”几个孩子瞟了几眼坐在我旁边的朋友，开始交头接耳。那些人注意到了，径直朝我们走过来。“你们没看见我们在上课吗？请立刻离开！”老师试图把他们支出去，但其中一个人把她狠狠推开，跌到了地上。

推倒老师的那个人气势汹汹地朝我们走过来。所有学生都看向我们这里。那个人抓住了我朋友的手臂：“我们要把你带你爸爸面前，逼他给我们

还钱。你爸爸肯定不会不管他的宝贝儿子吧。”那个人威胁着我的朋友，气氛令人感到可怕。

我转头看向我的朋友，他在颤抖，而且颤抖的很厉害。他是我的朋友。我悄悄在课桌下抓住了他的手，他抬头看着我，我牢牢拉着他的手：“跑！”

天越来越暗，应该没有人在追我们了。我们拨开树和灌木丛走向人行步道。前面出现一块空地，那里有一些健身器材。我靠在单杠上，朋友坐在一旁的长凳上。他说：“我怕你因为我陷入麻烦。”我告诉他没关系，可他看起来依然很不安。刚才在教室里我唯一想到的事情就是带他逃离，我必须让他远离那些人。但当开始逃亡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无处可去。

—“去我家吧。”

太阳下山了好久，我估计那时已经九点，我们还饿着肚子。

—“你父母不在家吗？带我来这里你不会有麻烦吧？”

—“我们可以偷偷进去。要是被发现也没办法了。”

我家离山脚不远，一会就到了。

—“门开了之后你跟着我进来，藏在树后面，我过会把窗给你打开。”

妈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你去哪里了？老师来电话了。”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说我很抱歉，这一般是结束对话的最快方式。妈妈说爸爸随时可能会回来，然后就回了房间。我的房间正对着他们的房间，客厅在中间。我飞快跑进房间打开了窗户。

我们吃了点面包和牛奶，正打游戏的时候听到前面的大门开了。我的朋友惊恐的看着我。“没事的，爸爸从来不进我的房间……”话还没说完，我的房门砰的一声打开了，我们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你是崔社长的儿子吗？”爸爸不给人回答的时间就继续问，“出来吧，有人来这里接你。”我看到有个人站在门边，我一开始以为是崔社长，但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之前冲进教室的人中的一个。我看着爸爸，他看起来精疲力尽，眉头紧锁，眼皮也微微颤动。我最好不要在这种情况下惹他。当我试着读懂爸爸脸上的表情的时候，那个人进了我的房间，一把抓住我朋友的肩膀。我挡在他前面：“不要！爸爸！不要让这个人带走我朋友！他是坏人！”

爸爸只是低头看着我，并没有改变主意。“爸爸，你帮帮他吧，他是我的朋友啊。”那个人试图把我朋友拉出去。我抓住朋友的手，但爸爸又抓住我的肩膀，用力拉住我。我不得不松开手，眼睁睁看着朋友被拽到门外。我用力扭动着身体，试图挣脱，但是爸爸更用力了。“好疼！”我叫出声来，但是爸爸也没有松手，而是更用力的拽住我，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我看向爸爸，他好像一面坚硬的水泥墙，他的脸上毫无生气，甚至现在都看不出他的疲惫。他望着我，慢慢地说：“硕珍啊，你要做个好孩子。”他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但我知道要如何做，来停止这样的痛苦。

“硕珍。”我转头朝向朋友的方向，他挣脱了那个人朝我这里跑来。我分明看到他满脸是泪。可是，爸爸一手拉住我，一手狠狠关上了门。我只好向爸爸求饶：“对不起，爸爸。我不会再惹麻烦了。”

第二天，我旁边的位子空空荡荡。老师说，他转学走了……

童年阴影

号锡 2010年7月23日

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我恰好数到4这个数字。我好像是在数一些水果，可能是番茄或是蜜瓜，我也记不清了。“4.....”我一说出这个数字，我的童年过往全都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好像和什么人牵着手。

那一天是我和妈妈第一次去游乐场的日子。我被五颜六色的旗子和成排的商店迷住了。穿着小丑衣服的人朝我招手，每个角落都回荡着激动人心的音乐。妈妈在旋转木马前停下了脚步。白色的木马一圈一圈旋转着，绚丽的灯光五彩斑斓。我正想问妈妈我们能不能坐这个，突然有个声音在叫我：“号锡。”我抬头看去。

是我的老师。我的同学们都疑惑的看着我。我童年的幻象消失了。老师让我继续数数，于是我又开始数起来。“5，6.....”妈妈又出现在我眼前了，她和一分钟前看起来一模一样：她站在灯光下，脸上显现着斑驳的影子；清风吹来，拂起她的发梢。妈妈递给我一块巧克力棒：“号锡啊，闭上你的眼睛哦。你数到十才能睁开来。”

7，8，9.....我停住了。老师示意我继续往下数，同学们又盯着我看。我想张开嘴说，却说不出。妈妈的脸庞逐渐模糊了。我怕我数到十，她就再也不会回来找我了.....我就这样倒在了地上。

泰亨 2010年12月29日

我飞快地脱掉鞋，把包往地上一扔，跑进房间。爸爸真的回来了！我来不及去想爸爸已经走了多久，也不关心他从哪里回来，只想一头扑进他的怀里。但一切都从这个时刻开始模糊，一切都不是我曾想象的那样。我不确定是先从他的嘴里闻到了酒精的味道，还是先听到他骂骂咧咧，或是先感受到我脸上那个巴掌的疼痛。我愣住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满嘴酒气，呼吸声也很重，眼睛里全是红血丝，满脸胡子拉碴。一记巴掌重重打在我脸上：“你看什么看！”他又扇了我一巴掌，揪住我的领子往上提，我的脚离开地面，几乎和他脸贴着脸。红红的双眼和邋遢的胡子，这不是

我的爸爸，哦不，他是，他又不是。我双脚悬空，过度的恐惧让我竟哭不出来。下一个瞬间，我的头重重地撞上了墙壁，然后摔到了地上。我觉得我的头快要裂开了，我什么都看不到，眼前一片漆黑……

智旻 2011年4月6日

我独自一人走出草花植物园的大门。天上云很多，有一点冷，但我感觉很好。今天是学校的野餐日，和往常一样，爸爸妈妈很忙没有来，这让我有些沮丧。但我在花朵绘画比赛中表现得很好，我朋友的妈妈都说我很成熟、很绅士。我觉得我这样很酷呢。

老师对我说：“智旻，在这里等一下。”野餐结束了，我们即将离开植物园，但我没有等，我知道我自己能找到路。我两手紧紧抓住书包背带，自信地向前跨着步子。我注意到好像周围的人都在看我，所以我更加昂首挺胸了。走了一会，天开始下雨了。我的同学们和那些家长全都走了，没有人注意到我。我的腿受伤了，只好蜷缩在一棵树下，雨下的越来越大了。我伸出头去想看看会不会有人从另一面过来，但是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我把书包顶在头上跑了出去，雨水倾盆而下。只走了几步，我的裤子就湿透了。目力所及的地方，没有商店，没有房子，也没有公交站台。在很远的地方，我看到有一个大门，我想也没想就跑了过去。我抓着书包的手感觉有些麻木，我浑身都湿透了，牙齿也冷得打颤。大门上方的标示写着“草花植物园”，这是植物园的后门，在门那边我看到有一个小小的仓库……

硕珍 2012年7月12日

入口处的门一直不停地开开关关，我坐在机场候机室，盯着门口出神地看。拖着行李箱的人们匆匆走过，有些人带着墨镜。电子显示屏不断地更新着到达、延误和航班取消信息。司机师傅盯着手机屏幕喃喃地说：“还没有他的消息。”我低头看了看表，距离爸爸约定到达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

从我记事开始，我就一直是一个人。爸爸总是很忙，妈妈则很冷漠。他们要我照着他们说的做，不允许尝试别的东西。一旦我违背了他们的意愿，他们就会无声地指责我。我想做一个乖孩子，让父母高兴。

妈妈是不久前去世的。爸爸让我不许哭，他自己也没有流泪。我试着听他的话，但这太难了，我没有办法忍住不哭。他决定把我送到美国的外婆家里，对于这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不舍。

爸爸的司机把我的护照递给我。时间到了，必须要走了。我一边走向出发安检门，一边回头看。入口的门一点点关上，司机师傅挥手跟我告别。飞机最终开始在跑道上加速滑行。爸爸最后也没有来。

我从小小的舷窗向外看去，云朵从这里掠过，天色逐渐变得漆黑。空乘人员给我分发了飞机餐，正好遇上气流颠簸，果汁杯打翻了，我顿时手忙脚乱。我急忙要了些纸巾，又发现果汁全翻在了炒饭和肉上。手上粘粘的，裤子也湿了。空姐问我还好吗，我小声的回答了句不太好，但她好像没有听见。她拿走了我的托盘，让我不要担心。我点点头，心情失落低头看着地上……

南俊 2016年6月21日

我从13楼冲下楼梯，我累得气喘吁吁，腿也在不停颤抖。我太累了，于是在公寓门口的背阴处坐下来歇一会。今天我开工迟了，因为今天学校放学比平时晚。然而我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发完四栋大楼的所有传单，不然我的上司会不停地指责我。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雇用我这样一个高中生。现在这个时候，我绝对不能让他解雇我。上周妈妈辞去了她在小饭店的工作，我们又必须花钱给爸爸看病，还有一大堆水电煤气费等着要交。我坐在阴影里打着盹，而那些孩子在远处开心地打着篮球。我又重新站起身，我必须奔跑。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必须做到，我可以做到。

玗其 2016年9月19日

火焰正在吞噬我的房间。今天早上，它还曾是完整的，但现在已经是一片火海。有人向我跑来，他们认出我了，还叫喊着一些令人费解的话。邻居

们跺着脚，看起来很紧张。因为路堵住了，消防车无法到达我家。我像冻住了一般，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今天是夏日的末尾，是秋日的初始。天空看起来是那么的蓝，空气是那样的清新。我不知道我要去想什么，要去感受什么，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突然，我想起了妈妈。就在那时，房间轰然坍塌了，整个吞没在火海之中。或者说，整个房子就是一团巨大的火焰。屋顶、柱子、墙壁和房间，好像沙子一般，一个一个地湮灭了。我只是空洞无神地看着这一切。

有人从我身边走过，我听到他们说消防车终于抵达了。有人抓住我的肩膀，急切地问我：“还有人在里面吗？”我只是无神地望着她。“你妈妈在里面吗？”她用力地摇着我的肩膀。“不，里面没有人了。”我模模糊糊听见我自己这样回答。“你说的是什么意思？”隔壁那位太太问我：“你妈妈怎么了？她在哪里？”“里面没有人了。”我也不确定我在胡乱说些什么，我只感觉又有人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枉国 2017年9月11日

我等了整整十天，也没有生日贺卡寄来。我打开最底下的抽屉，翻出一本笔记本，里面有四张卡片。“枉国，生日快乐。爸爸。”我反反复复地读着这八个字，一遍又一遍。

那年我七岁，是一个冬天。客厅里传来的声音把我吵醒了。我的房间在阁楼上，父母的房间在楼梯下的隔门外。我打开门的那瞬间愣住了。尽管那时候我还小，我也能感觉到空气中凝重的气氛，这并不是一个愉快的时间。

爸爸说这个家太难维持下去了，负担实在是太重了。妈妈没有回答，只是无声地流着泪。接下来是长长的寂静。爸爸说再这样过下去就要崩溃了，他要离开这个家。妈妈激烈地反抗着，骂他是全世界最不负责任的男人。然后，我听到了我的名字：“枉国要怎么办？”我在移门后门等了很久，爸爸依然沉默着。忽然我听到了大门打开的声音：“我一无所有了，我没办法为枉国做什么。”这是我爸爸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跑回我的小阁楼上。我把椅子移到窗下，爬到上面往窗外看。爸爸沿着斜坡离开了。先是双腿，然后是腰、胸膛，最后是肩膀，一点一点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就好像路的那一头有另一个世界慢慢吞噬了他，带走了他……

有人突然猛的拉开我的房门，我用脚慌忙关上了抽屉。是妈妈。她说生日贺卡不会再寄来了，因为爸爸不是那种人。她经常说这些话，说爸爸懦弱无能，最可耻的是他抛妻弃子。妈妈说的是对的，他不会寄生日贺卡来的。我们还有这个家对于他而言是一个难以支撑的世界，是那个他放弃了的世界。作为一个孩子，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些。这就是我的生活……

一切从这里开始

硕珍 2019年3月2日

我跟在爸爸的身后走进了校长办公室，房间里有一股霉味。我从美国回来已经十天了。因为教育系统不同，我现在比这里的同龄人要低一级。“请拜托多多关照我儿子了。”我的肩膀在颤抖。“学校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拜托您要严加管教。”校长先生看着我的眼睛。他一身黑西装，每次说话，他布满皱纹的脸颊和嘴角都会微微颤抖。深色嘴唇的内边缘看起来几乎是黑色的。“你怎么认为呢，阿珍？”我因为这突然的问题而局促不安，爸爸用力捏了捏我的肩膀，我感受到后颈传来的一丝疼痛。“我相信你会表现得很好的。”校长先生想和我有眼神交流，这时爸爸更用力地捏着我的肩。我紧握着拳头，感觉爸爸要捏碎我的肩胛骨一般。“你知道你必须让我随时了解你的情况吧？你会是一个好学生的吧？”校长先生盯着我看，不露出一丝微笑。“嗯。”我小声从牙缝中挤出这个答案时，肩上的疼痛也消失了。爸爸和校长都发出大笑声。我甚至不敢抬起头，只能一直看着爸爸的棕色便鞋和校长的黑色皮鞋，他们的鞋头锃锃发亮，但我一直不知道这光是从哪里来的……

智旻 2019年3月12日

新学期开学有几天了，但我和我的同学还是感觉很陌生。他们很可能对我议论纷纷，我试着表现得高冷，但也是徒劳。“我们听说你住在河对岸。你为什么来我们学校？”我假装没有听到他的话，我也不想回答。我只是低着头继续往前走。“喂，你听不到我问你吗？”我加快了步子。我出院之后就转学了，我家附近的学校我都去过了，已经没有学校愿意收我了。

我走向储物间，这个地方是我要打扫的，作为我上学迟到的惩罚。当我打开门的那瞬间，我惊讶的听到里面有声音传来。这个时间谁会在里面？我正要轻轻开门的时候，有人叫了我的名字：“嗨，你是朴智旻，对吧？”他们是因为迟到和我一样要一起打扫教室的学长。我不知道我该回答他们还是就这样转身走掉。有人拍了拍我的肩：“你不进去吗？”我下意识地

走进教室。“很高兴再见到你。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金泰亨。我们同级的。”

我还没反应过来，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储物间的门不断开开关关。七个要做清扫的学生都聚集在这里了。没有人问我问题，我们只是一起听歌、看书、跳舞、互相玩耍捉弄。我感觉我们好像会永远这样一起……

玧其 2019年6月12日

我不假思索地翘了课，但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天气很热，我没有钱，也没什么事可做。是南俊先提议我们去海边玩，其他人也很兴奋，但我也不怎么关心。“你有钱吗？”听到我问，南俊让大家看看身上有没有带钱，所有人翻遍所有口袋，也只找到几个硬币和一两张纸币。“我们去不成了。”“我们为什么不走过去呢？”这肯定是泰亨出的主意。南俊的表情似乎在告诉泰亨说话之前要动动脑子。除了我，其他人都叽叽喳喳兴奋地聊天，嬉笑玩闹。我退出他们那一圈，一个人在旁边，我好像没什么心情加入他们。太阳炙烤着，正午时分，找不到一点树荫。柏油马路没有人行道，每当有车飞驰而过都会扬起一阵尘土。

“我们去那儿吧！”不知是泰亨还是号锡说的，我也没怎么注意，但肯定是他们俩中的一个。我不知道去那里有什么意思……我要不要和他们说我不去了？我转头，差点撞上谁。原来是智旻，它像一尊雕塑一样站在那里。他的脸上最细小的肌肉也在微微颤抖，号锡很惊恐的样子。“你还好吗？”他好像没听到我问，直直盯着写着“距离草花植物园2.1公里”的那块路牌看。汗珠沿着他的脸颊流下来，脸色灰白好像随时都会昏倒一样。“朴智旻！”我又叫了一遍，但他没有什么反应，只是站在那里望着那块指示牌。

“嘿，现在去植物园太热了。我们去海边吧。”我试着用平静的语气说出这些话。我不知道草花植物园是什么地方，但直觉告诉我最好应该不要提起。号锡说：“我们没带什么钱。”泰亨又回答：“我们可以走着去。”这时，南俊插了一句：“我觉得我们到了火车站之后会有办法的。当然，我们不能吃午餐了。”柁国和泰亨哀怨地叫了一声。在我们朝向火车站出发之后，智旻也不再愁眉苦脸，但他还是低着头蜷缩着身体，好像一个小孩

子一样走着。我回头看着那块路牌，“草花植物园”五个字慢慢在视线里模糊了……

枉国 2019年6月12日

我们到达海边的火车站的时候，太阳依然亮得刺眼。影子小的几乎看不到，只有脚边一小块阴影。我们在太阳底下无处乘凉。我好像听到了海浪的声音，很快美丽的沙滩出现在眼前。这是夏日的开始。来得早的人们已经躺在太阳伞下享受了。大海总能让我感慨万千。泰亨和号锡激动地大喊着冲向大海。他们在前面号召着，智旻和硕珍也加入了他们。

他们朝我喊：“枉国啊！”我也向他们招手，开心地笑着。或者说，我是假装笑得很开心。我不太擅长隐藏我的情感去适应陌生的环境。以前有人说我是胆小怯懦的孩子，这一天我也是这样。我因为他们而不由自主觉得难过，我总觉得我不应该在这里，我不是他们的一份子。

海滩本是我们特别向往的目的地，但好像现在也没什么可做的。“我们一起跑吧。”号锡突然提议说，然后跑了出去。其他人都追了上去，但没一会儿就放弃了。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南俊不知在哪儿找到了一把破烂的遮阳伞，我们七个就这样躺在伞下。阳光从破洞里穿过射在我们身上，圆形的光斑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移动着，我们也随着扭动身体躲避它们。

“你想看看这块大石头吗？”号锡举起他的手机，是一张海滩上巨大的岩石的照片。“他们说如果站在这块石头上朝大海喊出自己的梦想，梦想就会成真。”智旻接过手机，看着那张照片：“这是不是有点远？好像距离这里有3.5公里呢。”玧其翻了个身过来：“我不去了。我反正也没什么梦想。就算是有，这么热我也不会走3.5公里的……不可能的。”泰亨激动地跳起来：“我要去！”

我们开始撑着那把破伞走向目的地。沙滩在太阳的炙烤下热得发烫，空气也热得令人难以呼吸。我们好像一群流浪汉一样在沙滩上行进着，双脚陷入滚烫的沙子。号锡想要说点笑话，但没人搭理他。泰亨瘫坐在地上，说想要放弃了。南俊把泰亨拉起来，在背后推着他走。大家的脸全都热的通

红，满头大汗。我们试着用衣服扇风，但我们只感觉到了更热的空气。尽管这样艰难，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往前走。

在这之前，我问他们的梦想是什么。硕珍说他想成为一个好人。琬其说没有梦想也没关系。号锡说他想变得快乐。还有南俊，他说了什么呢？我记不起来了，但他没说什么特别的。可以这样说，我们没有人有梦想去追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么热的太阳下走这么远，只为了去到那个地方许愿想让梦想成真呢？

一路上，南俊、号锡和硕珍轮流撑着遮阳伞。这并没有遮到多少太阳，而且因为伞架是不锈钢的还很重，所以我们扔掉了那把伞。“别咬了。”在我们放下伞休息的时候琬其突然对我说。一开始，我很迷惑，因为实际上我很少和琬其说话，甚至没有意识到他在和我说话。琬其给我看他的手指。“不然你的手也会变的和我一样的。”他因为咬手指的习惯，手上有许多倒刺。我犹豫了一下把手塞进口袋。我并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你的梦想是什么？”琬其问，“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的。”他并不是真的对我的回答感兴趣，他只是想要问些什么来继续我们的对话。“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过这些。”“那也没事，这没什么关系的。”

“那个我想问，什么是梦想？”我犹豫了一下问了这个问题。琬其用他慢吞吞的声音回答：“我跟你说了我也没有梦想。”“不，我的意思是……”我犹豫了一下又继续说，“我一直在想梦想到底是什么。人们说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他看了一眼我，然后又看向天空，皱着眉头说：“你想做成的一些事吧？我猜。”

号锡接过话，向我们摇着手机说：“字典上是这样定义梦的，第一是当你睡着时出现的一系列你经历过的事件的幻象；第二是你想要实现的事情或理念；第三是几乎不可能或完全不可能实现的错误的期盼或想法。”

“第三种定义不是很奇怪吗？一件不可能成真的事情怎么能叫做梦呢？”号锡说，“人们有时会说从梦里醒来。所以，在我们到达那块石头之前就想着掉头回家，醒醒吧！”

我们几个笑出声来，但还有几个人毫无反应，大概因为没力气了。“这很奇怪。怎么能说生活中想要实现的事情和不可能成真的事情都叫做梦呢？”玳其一边说一边笑，“也许意思是说人们都是这样绝望的吧。他们即使知道梦想不会成真也不愿意放弃梦想。所以千万不要拥有梦想。”我惊讶地看着他。“这怎么说？”玳其开始咬起指甲，但好像知道我瞥见他，匆匆把手藏进口袋。“因为要拥有梦想太难了。”

我很好奇玳其为什么要咬手指，但我没问。我低头看了看我的手指，这是我从小伤害自己的一个习惯了，我也不记得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只记得有一天我用小刀割伤手指的那种特别的感觉。一阵痛感过去之后，血从伤口渗了出来。我既觉得麻木，又觉得刺痛。妈妈带我去了医院，伤口被缝起来，然后消毒包扎好了。她在医生面前假装表现的得大惊小怪，但回家后她没有给我做晚餐，也没有让我吃药。我也并没有期待她做什么，爸爸离开之后她就一直这样了。

伤口愈合得很慢，因为我一直挤压着手指尖。每次我按到伤口上指尖都会传来一阵刺痛。有时这疼的几乎要让我落泪，但也让我再次保持清醒。即使现在我有时觉得空虚，一切好像看起来都没什么意义，身体也逐渐失去活力。

“我们还要走多久啊？”泰亨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号锡看起来好像很沮丧：“有点奇怪。我确定就在这个附近了。”我们都站在这里四处寻找，但湛蓝的天空下只有海浪冲刷海滩的声音，除此之外是一片寂静。成千上万的小鹅卵石分布在海滩上，就好似沙粒一般。照片上的那块石头无处可寻。

“我们要不要再走远一点？”“我一点也走不动了。”“我又饿又渴。”我们正叽叽喳喳说话的时候，智旻看着手机长叹一声。泰亨也看着智旻的手机，毫无表情地狠狠踢飞一块鹅卵石。智旻读出那些字，据说一个高级度假区要建在这片海滩上，因为巨石阻挡了酒店一层和二层的视野，建筑公司把石头毁掉敲成了碎片。我们互相看着，发现黄色警戒线已经在海滩上设立了起来，标志着这个区域是施工区，巨大的挖掘机也在不断轰鸣工作。“海堤建筑”的标志牌映入眼帘。

“我想我们来的地方是对的。”号锡说着，用板鞋踢着地上那些石子。这满沙滩的石子一定就是那块巨石的碎片。“没事。反正也没有那种东西真的能让我们的梦想成真。”南俊安慰号锡，轻轻拍拍他的肩膀说：“首先我们没有梦想。”“就算我们有也不可能实现。”“梦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每个人都在说一些安慰的话，但都不起作用。我们没有多大期待，但也没想到来这里只看到这种结果。

玠其说不要拥有梦想，因为这太难了。他也一样，现在有些失落。无神地看着空空荡荡的海滩，他又开始咬手指了，好像无意识地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玠其，不要……”他转过来看着我。我下面的话被钻孔机的巨大噪音打断了。我们全都转身看着那个方向。那些人在继续着建筑工作，刚刚巨大的碎裂声好像就是来自巨石被钻碎的声音，周围的空气都被重重撼动了。

玠其皱着眉，拍了拍我：“你刚刚说什么？”玠其咕哝了些什么。“不要咬手指了。”我把手围在嘴边，大声地说。玠其好像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又摇摇头皱着眉。我本打算再说一次，但好像他停下了。我可以越过他的肩看到那边的大海。无数的石子在我脚下发出摩擦的声音。那块石头一定很巨大、很有力量、很古老吧，它可以让人们梦想都变为现实。但是现在，它变成了只不过是一堆沙砾。“你也觉得活着很辛苦吗？”我问他。和刚才一样，震地的响声吞没了我的声音。玠其迷惑的表情告诉了我他没有听到我的话。我又大喊了一遍：“你也行放弃这个世界吗？”这一次，他小声说了些什么，但我听不清是什么。我摇摇头，玠其又大喊了一次。看着我们哑剧一样的对话，泰亨和号锡爆发出笑声。我也听不到他们的笑声，但他们的表情看得出来。

下一分钟，我们都奔向大海，叫喊出我们的梦想。号锡双手捂住耳朵，张大着嘴，好像想要和那个噪音作对，但他说的话也没办法听到。泰亨、智旻和南俊也做着同样的动作。我们每个人大喊出那个也许从来不会到达目的地的故事。我一开始站在玠其和硕珍的身后，然后走到前面，站在大海和沙滩交汇的边缘。我所有的感官变得那样鲜明。其他人的声音变得交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好像是那种大海的咸腥味但又一种清新的气息，混合着海风包裹着我。我不由自主地朝着大海喊出我的梦想。在轰鸣的机器声中，我甚至连自己的梦都没有听到。

不一会儿，钻孔声像它突然开始一般突然停下了。整个世界变的寂静，好像那些噪音被尖刀锋利地切开了。就像这样。我们的叫喊声此起彼伏。泰亨因为呼吸太急促呛到一口气而剧烈地咳嗽着。不知是谁的声音特别引人注目，我听到最后几个字是：“……拜托了！”是硕珍说的。我们突然安静下来。那几秒里，没有人动一下，然后便爆发出笑声，我们笑着挽着彼此，你指着我，我指着你。

“我们在这里一起拍照吧。”在硕珍的提议下，我们以大海为背景，在前面站成一排。硕珍按下倒计时跑了回来。咔嚓！这一天，伴随着初夏的暑气，被永远地留存在这张相片上，刻在我们的记忆里。回去的路感觉比来时短多了。我们以为只走了一半的时候，那把被我们遗弃的伞就出现了。很快，火车站也出现在前方。

“我可以留着这张照片吗？”硕珍把那张拍立得从包里拿出来，在背后写上了“6月12日”。“你们喊出的那些梦想，都会成真。”我抬头看着他。“你知道我说了什么吗？”硕珍拍拍我的肩膀，一言不发地往前走了……

硕珍 2019年3月25日

教室改成那个储物室里空无一人。我们从来不提前预约使用教室，但大部分时候里面总是有人，充满了说话声。这样的寂静很少见。我走进的时候发现窗台旁有一盆盆栽。是谁把这株植物放在这里的呢？这个房间是断电的，里面很暗。不充足的光线通过布满灰尘的窗玻璃照进来，那些绿叶在这种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更加翠绿了。我用手机拍下了它，和我预想一样，照片上效果不是很好。我一直觉得照片永远是不及眼睛所看到的风景的。

当我走近盆栽的时候，我看到地上写着一个字“号”，还有一半被花盆遮住了。我搬开花盆，发现写的是“号锡的植物”。我忍不住笑了，我就知道是他。我把花盆放回原地，把所有字都遮了起来。我环顾四周才发现窗台上布满了涂鸦。窗台、墙壁，甚至是天花板都被各种各样的字和画占满了：诸如“誓死考上大学”之类的话，或是单恋的表白、恋爱约会和数不清的难以辨别的名字。这个储藏室以前也只是像别的教室一样，每天早上见证着学生们来上课，下午又放学离去。开学返校日的时候，学生们挤满了整个

房间，空荡了一个假期的教室又恢复了昔日的吵闹喧哗。一些学生因为迟到或旷课被惩罚，就和之前的我们一样。这个教室也曾见证过暴力体罚的老师、无穷无尽的考试和作业吗？也会有像我这样的学生向校长出卖朋友吗？

突然，我在想爸爸的名字会不会在墙上，他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他觉得一代一代都进入同样的高中和大学是一种家族荣耀。我仔细寻找着墙上每一个名字，最后在中间左边一根柱子上发现了爸爸的名字。名字下面写着：“一切从这里开始。”

夏日的终曲，孤独的序言

泰亨 2020年3月20日

我脚步笨重地跑下大厅，最后还不小心滑了一下。南俊站在“我们的教室”前面。我们的教室，我管那个教室改成的储藏室叫这个。这个教室是我们七个人的小天地。我蹑手蹑脚地过去想要打掉南俊的帽子。

“校长！”我距离南俊还有五步远的时候，一个急促的声音从微微开着窗的教室里传来。好像是硕珍的声音。我停在原地不敢动。硕珍在和校长说话吗？在我们的教室？在说什么呢？我听到我的名字，还有玟其的，南俊急促地呼吸着。硕珍似乎是感觉到了有人在外面，他开了门，手里拿着手机，看起来很慌张又惊讶。

我藏在角落里看着他们。硕珍不断说着些什么，好像在为自己辩解，南俊打断了他。“好了。这一定是有什么理由的。”我不敢相信，硕珍把我和玟其前几天做的事都告诉了校长，关于我们怎样逃课、翻出学校围墙和打架的事情。南俊竟然说这没关系。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我一回头惊讶地发现了号锡和智旻。号锡用眼神示意我他比我更惊讶，他围着我的肩，把我带进教室。南俊和硕珍就这样看着我们，南俊还朝我笑笑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那一瞬间，我理清了想法。南俊一定有什么苦衷，他那样聪明博学，比我成熟的多。而且这是我们的新天地，我们是朋友。我走向南俊和硕珍，用我标志性的笑容对他们傻傻地笑着，他们说笑起来是四方嘴。我决定不把刚刚听到的对话说出来……

南俊 2020年5月15日

我穿过那个储藏室，这里是我们的秘密基地。我把挡在走廊中间的椅子排齐，我走到一张放反着的课桌前，用手拂去上面厚厚的灰尘。今天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天。因为爸爸经历了一些财政上的困难，我们两周前决定要搬家。现在的房租我们都拖欠了几个月了，即使有来自邻居的善意

帮助和我在加油站的兼职收入也无事于补。我们必须在分文不剩之前搬到更便宜的地方去。

我把一张纸对折放在课桌上，然后掏出一支笔。我不知道要写什么。几分钟过去了，我毫无头绪。当我开始写了几个字，铅芯突然断了。“我必须活着。”在铅芯断裂之前我写下了这样几个字。

我把纸揉成一团塞进口袋，站起身来。我推动课桌的时候扬起一片灰尘。离开教室之前，我在窗玻璃上哈了口气写下三个字。没有什么告别的话能让人们知道我的感受，同样也没有什么话能传达我的感受。“再见吧。”这不是一种承诺，而是一种祝福……

枉国 2020年6月25日

我的手指拂过钢琴键，上面厚厚一层灰。我更用力地按下琴键，但总弹不出玗其的那种声音。玗其不来学校已经两周了。到处都在传他最后还是被学校开除了的消息。号锡一言不发，我也没有问。

两周前的那一天，老师进来的时候，这里只有我和玗其两个人。那天是开放日。我们本没有计划去那里，只是都不想呆在教室。玗其完全沉浸在钢琴中，没有注意到周围。我闭着眼睛躺在两张拼起来的课桌上。玗其和钢琴看起来不是很搭，但他们实际上不可分割。我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门猛地被撞开了，钢琴声也停了下来。

老师扇了我一巴掌，我吓得往后退，跌坐在地上。我蜷缩着，嘴里小声不断说着脏话。突然，老师停止了叫骂。我抬头看见玗其站了起来，推搡着老师的肩膀。老师目瞪口呆看着玗其。

我按着琴键，试着模仿他那天弹的曲子。他真的会被开除吗？他还会回来吗？他说他曾经也被老师拳打脚踢。如果那天我不在那里，他还会和老师反抗吗？如果我不在，他是不是还会依然在这里弹着钢琴？

玗其 2020年6月25日

我一走进房间就走向书桌，从最底层的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我从信封里倒出一个烧焦了的钢琴键，把它扔进垃圾桶，然后一头倒在床上。我因为奔跑，累得气喘吁吁。

葬礼一结束我就回到了这座烧毁的房子里。烧得只剩骨架的钢琴依然在曾经是妈妈的房间里。我瘫坐在地上。午后的阳光透过窗间爬升又落下，我抬头看着远处那些破碎的琴键。是哪些音呢？妈妈的指尖曾多少次触过这些琴键呢？我站起来，捡起一个琴键放进了口袋。

四年过去了。房子除了寂静以外，什么都没剩下。这样的寂静几乎要让我发疯。已经过了晚上十点，爸爸肯定睡下了。一切人一切东西在我们睡去后都静止不动。这就是人间法则。我很不习惯这样深深的寂静，或是保持守时和遵守规定。要是我规规矩矩地住在这个地方，这才让我更加难以忍受。我想做什么得获得爸爸的允许，我要和他一起吃饭，有时还要忍受他的责骂。我偶尔会违抗他，这是给我自己找麻烦，但我没有勇气抛弃他，离开这个家，逃离这个世界，去寻找真正的自由。

我从书桌底下的垃圾桶重新捡起扔掉的琴键。我打开窗，夜风吹了进来。我的脑海中飞速重现了那天的场景。我用尽全力把琴键从窗口扔向远处。我回学校上课已经两周了。他们都以为我被开除了。即使我想呆在这里也可能被赶出去。我再也听不到那钢琴声了，现在我再也不会知道它弹出的是哪个音符，它再也不会响了。我不会再弹钢琴了……

硕珍 2020年7月17日

一走出教学楼，轰鸣的蝉声就充斥在我的耳边。操场上满是学生们的欢声笑语，他们玩耍着、追逐着。暑假开始了，所有人都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但我低着头匆匆从人群中穿过，我只想离开这里。

“硕珍啊！”一个身影蹦蹦跳跳地出现在我视野里，我慌忙抬头，是号锡和智旻。他们像往常一样阳光而温暖地笑着，调皮地看着我。“你不会放假第一天就回家吧？”号锡拽着我的胳膊说。我好像说着“是的”这样的话语，扭过头去。

那天发生的是意外，我不是有意要这样的。我不知道柩国和玳其那个时候在储藏间里。校长怀疑我在给谁打掩护。他威胁要告诉爸爸我在学校不学无术。我必须为自己辩解，我只好告诉他我们的秘密基地，我以为那时里面不会有人。校长发现了他们，这导致了玳其被学校开除了。没人知道是我。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假期！保持联系呀！”号锡看懂了我的心事，他慢慢松开手，带着更明朗的笑容和我告别。我没法回应他，我不知该怎么办。走过校门的一刹那，开学第一天的场景浮现在我脑海中。我们都因为迟到被惩罚了，但我们在一起，所以一起笑着。是我毁掉了我们所有的美好回忆。在我决定按照爸爸希望的样子活着之后，在我决定放弃追求幸福与快乐的时候，我已经身不由己了……

号锡 2020年9月15日

智旻的妈妈穿过急诊室走向那张病床。她看了看床边的姓名牌和悬挂着的盐水瓶，轻轻拿走智旻肩上挂着的一片干草。我犹豫了一下，走向她鞠了一躬。我感觉我应该告诉她为什么智旻进了急诊室，还有他怎样在公交车站突然发病。智旻的妈妈好像是才意识到我在那里，但她说了声谢谢之后飞快移开了她的目光，我都来不及和她解释。

直到医生和护士移动着智旻的病床，我跟着走的时候，智旻的妈妈才看了我一眼。她再次感谢了我，推了推我的肩，跟着医生离开。但实际上，她没有推着我，只是把手放在我的肩上，飞快地走动着。那一个瞬间，我感觉我们之间是有无形的隔阂和距离的。这个界线坚固、冰冷，又不可突破。我不可能跨越这条界线。我在孤儿院住了超过十年，我能用感官敏锐地感觉到这样的界线，能从人们的眼里看到，能从周围的气氛中感受到。

我不安地后退了一步，智旻的妈妈毫无表情地盯着我看。她个子很娇小，也很漂亮，但她的影子看上去是那样巨大和冰冷。她的影子笼罩在坐在急救室门口的我身上。等我再抬头的时候，智旻的病床已经被推走了……

柩国 2020年9月30日

“枉国，你还是去那里了，是吧？”我只是低头盯着我的鞋，一言不发。我拒绝回答，老师就用考勤簿打我的头，我依然不会屈服的。那里是只属于我们的地方，我第一次踏进那里之后，每一天我都会去。大家应该都不知道，他们有其他事情或是要做兼职，所以不会经常去，玳其和硕珍有时候一连几天都不出现。但我不一样，我每天都去那里。有的时候好几天也没有别人来，但我觉得没什么，我一个人也很自在。因为我知道它就在那里，朋友们会出现的，也许晚一些时候，也许明天或是后天，我知道他们总会来的。

“我知道你和一些不该一起玩的人混在一起。”考勤簿又一次打在我头上。当我抬起头看着老师的时候，我又被打了一次。玳其被打的场景在我脑中回放着。我咬紧牙关忍住内心的冲动。我不想说谎，说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

要是我站在门外，感觉好像其他人就在里面。当门打开的时候，他们会看过来然后抱怨我怎么这么慢。硕珍和南俊肯定在读书，泰亨肯定在打游戏，玳其肯定坐在钢琴前面，号锡和智旻肯定在跳舞。

但是当我打开门的时候，只有号锡在里面。他来清理我们留在那里的东西。我的手搭在门把手上，停住了。号锡走过来搭着我的肩，我们一起走进去。“走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意识到了。那些日子都已经过去了，结束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必须活着

南俊 2021年12月17日

我慢慢踱着步，来到了公交车站。已经是黄昏时分了，这个小村庄很偏远，连公交车都很久才来一班。整个村庄被昨夜的大雪覆盖，银装素裹。树木好像被白色的巨兽吞噬一般弯着身躯，每当有风吹过细碎的雪就会簌簌掉落下来。这村庄的雪地里留下的只有我的脚印。我的鞋底裂开了，双脚完全浸湿在雪水里。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上帝让我们孤独，带我们到他身边。但我并不孤独，我没有走向通往自我的道路。这是一种倒退，我在逃离自我。

去年秋天，我和家人来到了这个村庄。我们每搬一次家，带着的东西就会变少。现在我们只需要一个小货车就装下了所有行李。我们没办法挑剔我们的住处，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够了。一是要离医院近，还有一个是要有人愿意雇用一个连高中文凭都没有的人。

这个村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公交车一天两趟，停在县立医院门口，那里后面还有一排小吃店。这些小店卖小溪里抓来的小鱼，或蒸或炸。夏天那几个月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寻求短途旅行的人们从附近的城市里涌来。在这个村庄有一半都在山脊上，这里生活的人们在旅游旺季的时候有大量的物资需求。冬天，当溪流结冰时，这些小吃店就用夏天捉到的腌制的鱼来卖。冬天的游客不如夏天多，但物资需求还是保持稳定。我就是这个小镇的运输员之一。

当然，处处都有竞争。大多数家庭靠种田维生，也能猜到，他们都不很富裕。运输服务是镇上为数不多的兼职了。那些小吃店主让我们互相竞争。“我雇佣最出色的人，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不在乎我们是未成年人，也不在乎我们有没有驾照。那些已经被雇佣的男孩子还划分好了领地，即使只是一小点利益，他们也要狠狠的威胁我、欺凌我。

假期里，这样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我们自发地互相竞争，运送货物，顺便帮店主清理垃圾。店主的默许让这种竞争愈演愈烈。然而，没有料到的是，我们之间居然形成了一种团结的关系。我们是对手，但我们也有对对

方的同情。如果有一天我们之中的谁没有来，其他人就会担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让我想起了高中里在那个储藏室度过的时光，他们有的人很像玳其，有些很像智旻。我忍不住去想，如果是我的朋友们在这里，我们也会像这样互相竞争排挤吗？如果我在学校遇见这群男孩，我们会成为朋友吗？

我们的竞争和奇怪的团结达到顶峰的时候，小镇下起了大雪。然后，竞争渐渐平息了下去。摩托车是去其他地方送货必不可少的维生工具，但在满是雪的山路上骑摩托车是非常危险的。这些小路蜿蜒陡峭，但步行绝不是一个好选择。

最后，是我和泰亨的较量。泰亨比我小两岁，住在小镇外围的果园边上。泰亨不是他的真名，他本来叫宗植还是宗勋来着，但他让我想起了泰亨。他并没有傻傻的笑容，或是向谁都展现出他温柔天真的本性。相反，他看起来很凶狠而有攻击性。从外表看来，他很像玳其，但很奇怪的是，他更让我想到的是泰亨。

泰亨和我是为数不多因为家里太贫困而愿意冒着风险继续在雪天送货的人。那天也是一样，当小吃店来订单的时候，我还在溪边四处闲逛。天气预报说下午有暴雪，所以没有别的人出去送货。泰亨几分钟之后就来了。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走进小吃店和我交谈，他在耷拉着坐在桥边一动不动。那段日子里，他的脸上被擦伤割破，他的眼睛红红的，衣服也沾上了血迹。他发生了什么吗？有人打了他吗？我没有问。

我在等食物还在制作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与此同时，我感受到刺骨的寒风钻进我的脖颈，雪纷纷掉落，越积越厚。“你确定这种天气可以吗？”店主探出头来问。泰亨飞快站起身，我也看向他。“当然！”我们同时回答到。“你们从不会知道这种天会下下来多少雪，”从店里传来这样的话，“这才开始下，会越下越大的。”店主朝我们投来怀疑的目光：“但你们还不是很擅长骑摩托。”泰亨走过来说他骑了无数次了。店主看到他脸上的伤痕的时候咂了咂舌：“不行，你今天不行。你去休息吧。”我不想错过我的机会，立马说：“万事总有第一次。今天就是我第一次在下雪天送货。你知道我很谨慎的。”店主只好同意：“来吧，你要来回送好几趟呢，自己小心。”

我能感受到泰亨的目光紧盯着我走进了店里。当我把食物打包好装进容器的时候，他一直在我身边徘徊。这很奇怪。泰亨以往都很自傲，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的。当我回头看他的时候，他向前一步好像有什么话要说。然后，又走开了。店主反复叮嘱我在雪地开车要小心，我假装在听，热切地点头答应。骑个车而已，并不是需要太多注意、技巧和神经紧张的事情。

和我预想的相反，在风雪中骑着车爬上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雪倒是没有在路上堆积，但我精神高度紧张，因为大片的雪花从各个方向飘来。这部老旧的摩托车艰难地在坡上前进。我感觉好像摩托车和我紧紧贴在一起。天气很寒冷，但我热得出汗，全身的肌肉都紧绷着。下一秒，汗被吹干了，背脊上感觉一片凉意。我不断告诉自己，从秋天到初冬我已经在这条路上平安地上上下下很多次了，而且雪也没有冻起来，路上并不滑，所以不要太担心。

在我第三趟下山的时候，摩托车不受控制地开始打滑。我才刚刚重拾信心，觉得自己在雪天能很好的控制摩托车。当雪下了好一阵，路上车也很少，雪就开始堆积起来了。但路面中央雪不多，坡度也没那么陡。我刚刚有这样的想法，摩托车后轮就打滑了出去。我受到了惊吓，慌忙用力踩下刹车。我是不是刹太紧了？我这样想着，记起店主说过关于这车刹车的问题，他提醒我的时候我心不在焉没怎么听。摩托车似乎重新受到了控制，但在我刚想松一口气的时候，轮子开始剧烈摇晃。一刹那，我重重摔在地上，摩托车好像用尽全力把我甩出去了一般，车身也从坡上滑下去，撞上了什么东西，发出一声巨响。

我艰难地爬起来，没空检查我自己有没有受伤，或是看看哪里疼。我赶紧跑向路边右侧树下的摩托车，它的上面落着不少枯叶。我扶起摩托车，发现底下有一道很深的历历在目的刮痕。我插上钥匙转动，它却没有启动。汗珠不停从我的脖子上淌下来，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在疼痛。我完全被恐惧笼罩着，我根本不可能赔得起这辆摩托车。

我再次转动钥匙，这一次引擎响了几声，但很快又熄火了。我无声地咒骂着，闭上眼睛，狠狠用脚踢着地面。我握着车钥匙的手在颤抖，父母和兄弟的脸在我眼前缓缓出现，我抬头望着天，绞尽脑汁想解决的办法。我握着拳头又松开，然后再一次尝试转动钥匙。

试了好几次之后引擎终于启动了。摩托车又活了过来，但声响听起来好像一只奄奄一息的动物的哀嚎。我跌坐到地上，精疲力尽。车上的巨大刮痕是那样扎眼，我起身用脚尖用力擦它。这是一辆已经有无数凹痕和擦伤的旧车，也许这次的刮痕不会被人注意到。

当我站直时，我的一侧脚踝传来一阵疼痛，我这才开始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幸好并没有很严重的伤口，只有左脚踝上一个伤口在流血。我的大腿和手腕第二天也许才会开始疼，但这都是明天的事情了。

泰亨看着我停好摩托车走进店里。他注意到了吗？我开始有些紧张，但依然装作平常和店主说话。下一个订单很快就来了，我还没暖和起身子就得再次出发。

“嘿...”我走近摩托车的时候，泰亨凑了过来。他看见那个刮痕了吗？我故意提高了声音回答：“怎么了？”泰亨犹豫了一下继续说：“我有事想拜托你。”“什么事？怎么帮你？”话音未落，我的手机响了。我一只手接起了电话，示意泰亨先别说话。是妈妈的电话。爸爸想要一个人出去但不小心摔倒了。我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我紧紧咬着牙齿，我能感受到我的怒气一点点从胸腔涌上来。雪悄无声息地下大了，打在我脸上。我得在这样的鬼天气上上下下那条打滑的山路，还几乎挣不到什么钱。左脚踝的伤口隐隐作痛，我的大腿也开始抽搐得疼。但我又被派出去送货，这是我今天挣一点钱的唯一的方式。

我想我能理解为什么爸爸要一个人试着站起来走路。这是他作为家庭主心骨的最后尊严，他想保有作为家长的自尊心。但我们在贫穷面前没资格拥有尊严这样奢侈的东西。自尊、骄傲、公平和道德只会变成我们需要负担的更重的压力和金钱。当我睁开眼，泰亨在看着我，我把车钥匙递给了他。

当我和爸爸从医院回来，下公交车的时候，太阳都落山了。早先大片的雪花开始堆积，慢慢形成了雪堆。公交车缓慢行进着，今天来回医院几乎花了原来两倍的时间。我背着爸爸慢慢走回家，没有人会来为我们打个伞。我的头发被雪水浸湿，背着他的双手冻的麻木。

我在路堤旁的一棵榉树下停着休息了一下。我停下来喘口气，抬头望去，村庄的全景映入眼帘。整个村庄都被白雪覆盖，一派宁静平和的景象。暖黄色的灯光从各处的房屋中照射出来。米饭和炖菜的香气激起了我的食欲。当我们过了桥进了村口的时候，狗开始狂吠。即使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几个月，村口的狗还是把我们当成陌生人一样对着叫。我们进了家门，妈妈站起身来。我向她汇报了爸爸的情况：“医生说他要至少三天都去医院看门诊。”我把爸爸放在床上后走了出去。外面的雪没有要停的迹象。“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至少让我知道原因啊！”我朝着那些狗大喊大叫发泄着情绪。第二天，我听说泰亨出了事故……

我沿着小溪走，顺道去小吃店看了看。我看见店主正在和一位警官说话。我不由自主地僵住了，我以为他是来找我的。是我在前一天弄坏了摩托车，我可能会因为没到年龄无证驾驶而惹上麻烦。我应该跑回家吗？但公交车几个小时里都不会有一辆来，带着这样情况的爸爸离开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听说了吗？”隔壁小吃店的店主说。他告诉我泰亨再送完外卖下山的时候发生了事故。他就这样在路上躺了三个小时，直到路过的一辆车发现了他。村里的那个居民给小吃店打了电话，但没人打算出去救他。

那个警官说泰亨不够驾驶摩托车的资格，而且他当时没有戴头盔。我看见一个头盔，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头盔，正摆在小吃店的柜台上。店主反复强调说他从没有强迫泰亨出去送货，甚至还劝他不要去的。这是真的，是泰亨和我坚持说我们可以的。附近的邻居纷纷插话。这个小镇太小了，所有的人都互相认识。他们对这里的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印象，也许是关于打架斗殴、诽谤或背叛。他们滔滔不绝说着一连串关于泰亨的事情。他和妈妈和姐姐一起住，他爸爸不知道去哪了。

泰亨的妈妈在小吃店外的长椅上痛哭流涕。把我儿子还给我，把我可怜的儿子还给我，他不应该就这样走了啊……起初，邻居们都去安慰她，有的也掉下了眼泪。但天气很冷，太阳下山很早。到了傍晚，只剩泰亨妈妈孤独一人，饭菜的香气和往常一样从家家户户中飘出。每当风吹过溪边的树木，积雪簌簌落下。她只是一个人坐在那里。

我带爸爸从医院回家，看到她一个人坐在那里。我不由停下脚步，想起了事故发生的那个地方。听说了泰亨的事情之后，我一个人沿着那条小径走着。我感到难以呼吸，像雪一样倒在了地上。泰亨尸体曾经躺着的地方，后来画的白线现在已经模糊了。我停在白线的脚边，枯叶纷飞，地上只留下了融雪剂的灰白的痕迹。躺在这里的本应该是我。如果是我接着送货的话，如果是我而不是泰亨，这地上的轮廓应该是我的身体，在长椅上痛哭的也该是我的家人而不是泰亨的。

爸爸剧烈地咳嗽起来，于是我慢下脚步。“南俊。”在我们走过桥快要进村的时候，爸爸叫了声我的名字。我一慢下脚步，村口的狗就开始叫。爸爸继续用虚弱的声音说着话，我几乎听不清他说了什么，被狗叫声完全掩盖了。

又一周过去了，整个村庄和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泰亨的妈妈有时还会在小吃店门口痛苦地流泪，但已经没有人愿意分担她的悲伤了。人们也开始冷落泰亨的姐姐，直到她们离开了这里。有人说这只不过是交通事故。我开始在另一家小吃店打工，我负责了村庄一个区域的所有订单。又是一场大雪，山路冻冰又融化。现在的订单慢慢多了起来，但没有别的人愿意来送货。我一天要送五六次，收入也随着多了起来。自那之后，我总是确保戴好头盔和护具，我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每一根神经都紧绷着。

昨天晚上，我送完最后一笔订单。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会是我最后一趟活，但很不幸的是，这是最后一次。那个区域在冬季几个月里都会关闭。当我到达那里，人们聚集在办公室里，好像在商量着把设备卖掉的事情。我没认出其中几个人的脸，他们肯定是刚搬进来的人。当我放下食物收了钱之后，其中一个人开始谈论起泰亨的事故。另一个脸生的人咂咂舌说在雪天骑摩托车有多么危险。先提到泰亨的那个人回头叮嘱我一定要多加小心。我嘴上谢过他的关心，但我本意并不想。如果这些人真的担忧雪天的路况和我的安危，他们首先就不该点外卖。

“你知道什么才是真的危险吗？”一个人在我关上身后的门时直言不讳地说道，“是融雪剂和腐烂的树叶，而不是雪本身。除非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骑手，不然开在这些东西上面就会打滑。那天不是下雪了嘛，那个孩子

肯定……” 门关上了，最后几个字我没有听到。我穿过空旷死寂的休息区，穿过狭窄的快餐柜台和土特产柜台，走向出口。

我一级一级走下台阶。外面的气温在零度以下，但我并不觉得那么冷。车钥匙不断从我手指间滑下，我只好一直用力握住它，紧握我的拳头。老旧的摩托车疯了一般巨响，最终启动了起来。我慢慢推出了休息区，从休息区指示牌开始下面是一条弯路。我右转了一个大弯，飞驰过一小段直路，接着又是另一个急左转弯。这里就是我一开始摔倒的地方，也是泰亨出事的地方。

我的双眼紧盯着前方，飞快通过这个地方。我说服自己不要看向那个地方，要注意安全，但内疚感让我不得不分了心。是独自活着的负罪感，是庆幸我依然活着的罪恶感，是没有挺身而出的自责，我没有为他辩解、没有说出我在小吃店从来没有看到头盔，而深深感到内疚和罪恶。可能我也只是一个假装有内疚感的伪君子罢了。

我之前在泰亨倒下的地方铺开了一些树叶。我不是有意的，但我对这起事故是有责任的。是我在地上撒了融雪剂，本是出于好意，想防止路上结冰。事实上，我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因为我本来坚信我会再送一次外卖的。“你知道什么才是真的危险吗？”我刚刚在休息区听到的话在我脑海中不断回放。“他肯定是骑过那里然后摔倒了。”如果我没有铺树叶，如果我没有撒融雪剂，泰亨是不是会平安无事呢？

公交车站上已经有一些人在等第一班车了。我点头朝他们打招呼然后一直低着头。我试图避开与任何人的眼神交流。很快，那天的第一班车驶向车站。

公交车慢慢停了下来。我低着头，跟在其他乘客后面上了车。我没想过什么计划，我只想逃离。逃避妈妈精疲力竭的脸庞，逃避走上歧途的兄弟，逃避疾病缠身的爸爸，逃避每况愈下的这样的家庭。我想逃避这个我为之无限牺牲和服从的家庭，逃避想要向命运屈服的我自己。最主要的是，我想逃离贫穷。贫穷是生活罪恶的源泉，它把珍贵的一切变成无意义，它使你放弃你原本不应放弃的东西，它让你怀疑、恐惧、绝望。

昨天晚上，我离开休息区，顺道去了小吃店，然后回家。我不记得我期间遇见了谁，说了什么，想了什么。我的整个身体和灵魂都觉得麻木。我无法感知到外面是否刮风，天气是否寒冷，我闻不到食物的味道，不记得撞上了谁。我的大脑好像冻住了一般，像一个僵尸一样机械地移动着，不知道我是谁，我做了什么，我正在做什么，我在想什么。村口路上狂吠的狗叫声把我拉回了现实，在那个瞬间，我所有瘫痪的感官立刻被唤醒了。无数过去的场景在我眼前闪过：不断搬家奔波的那些日子、我摔倒在路上的瞬间、和店主商量的事情、与其他男孩竞争的回忆，嘲笑我的男孩们，在公交车站看着穿着校服的同龄人的我。狗叫声和他们充满仇恨的眼神也出现在这些场景里。

我几乎要失声尖叫：“停下！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爸爸的声音在耳边回荡起，他虚弱轻微的声音。我想起了那天晚上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他说的那些话……那些我装作没有听见，现在却异常清晰的那些话。自那天起我就一直挂念着那些话，我一直试着不去想它：“去吧，南俊。你必须活着。”

公交车离开了，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到达松州。一年前我离开松州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讯息。现在我要悄无声息地回到那里。我想念我的朋友们，但我没有和他们任何一个联系。我想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还在不在那里。窗户上被霜花冻住了，我看不到车窗外的景色。我用手指在起雾的窗玻璃上缓缓写下了：“我必须活着。”

迷失的时候该寻找什么

号锡 2022年3月2日

我喜欢和人打交道。我离开孤儿院之后开始在双星汉堡店做兼职。我要侍应很多顾客，一直保持笑容，一直保持活力满满的样子。我喜欢这份工作。在我的生活里很少有能让我微笑和感到活力的事情。我遇到过的坏人比好人要多，这正是我这么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当我不得不在顾客面前挤出笑容，故意用高音调的嗓音说话，装作乐观开朗的样子的時候，我的确变了很多。笑出来之后我感觉好了很多，通过努力热情地工作来友好地服务顾客，我觉得很开心。当然，也有很艰难的日子。我每天工作结束之后累的几乎抬不起脚，有时海水遭到顾客的辱骂。但我只是微笑着，笑着给了我新的力量。

我二月份的时候从高中毕业了。只是一个高中文凭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多大变化，它只是让我在汉堡店工作时长更多了而已。我挣到了比以往多一点点的薪水，但这不足以让我搬到更好的房子里去。随着新学期的开始，双星汉堡店里充满了看上去迷茫的大一新生和假装成熟的高年级学生。他们都挺可爱的。我们也曾和他们一样。现在其他人过得怎么样呢？我时不时会想起他们。

我上一次见到硕珍是暑假刚开始的时候，他好像在躲着我，所以我也和他保持着距离。我后来听说他转学去了另一个学校。玊其，和往常一样，不接我们的电话。也没有人知道南俊怎么了。泰亨最喜欢南俊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翘课逃学，据说常常因为在街上涂鸦而被带进警察局。柁国偶尔会出现在汉堡店的玻璃门口。他看起来好像经常打架，脸上总是有很多伤口。至于智旻，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被推出急诊室的那次。那天的回忆常常萦绕在我脑海中。是我做错什么了吗？是我错过了什么吗？

又有顾客进了店，我深呼吸了一口，热情地欢迎他。我展开灿烂的笑容看向店门口，是一个我认识的人……

泰亨 2022年3月29日

加油站老板往地上吐了一口痰离开了，我蜷缩着躺在地上。我往后墙上涂鸦，他发现之后抓住我狠狠地打了一顿。我以为我已经习惯挨打了，但我发现我并没有。

我前段时间开始喷漆涂鸦。我捡起人家扔掉的颜料罐往墙上随意地喷画着。黄色的颜料在灰色的墙上格外显眼，让人看了觉得奇怪的不安。我捡起另一个颜料罐，喷在黄色颜料上，我不喜欢这种效果。很快，颜料罐里剩余的颜料都用完了，我把空罐子扔在地上，后退了几步。我完全没有力气了，感觉自己奔跑着飞速涂鸦着。

我不知道墙上的颜色代表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刚刚画了什么，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画这些。但我知道这是我的想法的一种展现。我把我的想法都呈现在了这面墙上。一开始，我觉得它很丑，看上去也很脏、愚蠢和无用，我并不喜欢它。我用手掌擦着还没干的颜料，我想要把它们全部抹去。几层颜料混合在一起，出现了更多颜色的组合，但我没办法去除它们。我靠着墙坐在地上，我想我是否喜欢它并不重要，它好看或是丑陋也不重要，它是我的一部分啊。

我坐着开始咳嗽起来，咳出了血染在了手掌上。这时有人捡起了颜料罐，我随着他的手抬头看去，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是南俊。他向我伸出手，我只是这样看着他。南俊一把拉我起身，他的手好温暖……

玠其 2022年4月7日

我听到了弹奏拙劣的钢琴声而停下了脚步。沉寂的夜里，在空旷的建筑工地中央，燃烧着的金属鼓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我辨识出这是我前不久曾弹奏的旋律，但只是有一些相似。我闭着眼睛漫无目的地走着。我喝醉了，摇晃着，踉跄着。我感受到火焰的炽热，听到了钢琴声，伴随着夜风和酒精，一切都模糊消失了。

汽车的鸣笛声呼啸而过，我差点就要被撞到了。眩目的街灯、飞驰而过的车辆卷起的一阵风和令我不清醒的酒精让我觉得头晕。我听到了司机的谩骂。当我发现我几乎听不到钢琴声的时候，我痛苦地叫骂着。没有钢琴

声，只有火焰燃烧的声音、呼啸的风和路过的车流声。钢琴声为什么停了？是谁在弹？

火焰从残骸里越烧越高，伴随着断裂声直冲向漆黑的夜空。我出神地看着火焰化成灰烬落在地上。那个瞬间，我听到一声巨大的声音，好像有人用拳头狠狠砸向了琴键。我下意识地转过身去，我全身的血液沸腾着，让我想起童年的噩梦，这是我在那场梦里听到的相同的声音。

我开始朝着琴行跑去。我已经不受控制，身体好像自发地开始移动。我仿佛觉得我无数次像这样，我不知道这算什么，但我似乎在追寻已经忘记却无比珍贵的东西。

有一个身影坐在琴行里的钢琴前，窗户也被打碎了。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脸。我移开了我的视线，我不想卷入其他人的生活，不想安慰一个孤独的人，不想成为某人重要的那个存在。我根本不确定我能否保护他直到最后，我不确信我能一直在他身边支持他，我不想伤害谁，我也不想受到伤害。在最后那个绝望的瞬间来临的时候，拯救自己已经够难的了，更不要提去拯救别人。

我弯着身体，想要走开，毫不留恋地离开。但我不知不觉就已经走近了那台钢琴。我指出了弹错的音符。柩国抬头看着我，这是我辍学之后，我们第一次相见……

硕珍 2022年4月11日

我突然一个急刹车，幸好车子及时停下了。我思绪很乱，都没有看见信号灯变成红色。学生们穿着的校服让我觉得很眼熟，他们过马路的时候透过挡风玻璃盯着我。一些人因为我的急刹车而恼怒地看着我，一些人依然和朋友有说有笑，一些过马路时还低头看书，还有一些打着电话东张西望。看上去是那样自然平和的一片景象。

当人行绿灯开始闪烁时，等得不耐烦的汽车开始蠢蠢欲动。刚开始过马路的人飞快地跑过去。我踩下了油门。

我飞快赶到了加油站的路口。我看见南俊在不远处正在给一辆车加气。我握紧了方向盘，我清楚地知道我要做什么，但这并不表示我会恐惧。我可以终结这一连串的痛苦与不幸吗？这样连续的失败是不是意味着我不可能成功？是不是代表着我们应该放弃？幸福对于我们来说是渺茫的吗？这些问题反复地出现在我脑海里。

我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玃其、号锡、智旻、泰亨和柁国的脸一个接着一个地浮现。我变了个车道，朝加油站驶去。南俊走了过来，我打开车窗，说了一句：“好久，不见。”……

南俊 2022年4月11日

我刚给一辆车加完油，正要转身的时候，不知什么东西打在我脸上，然后掉落在地上。我退后一看，脚边是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币。我蹲下来捡起了这张钱。车里的人得意地笑着，我呆住了一时不知该做什么。我知道硕珍在不远处看着我，我不敢朝他的方向看去。当我遇到开着华丽跑车的阔公子，他们狂傲地嘲笑着别人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和他们反抗，我应该为自己受到的区别对待而发声。这个无关勇气、自尊或平等，这只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这里是加油站，我只是一个做兼职的。我得捡起从车窗扔出来的垃圾，我得站着任顾客劈头指脸地骂，我得捡起他们扔在地上的钱。我一直都这样过着我的生活，我忍受着这种种羞辱，放下我的自尊。我紧紧握着拳头，指甲紧紧嵌在皮肉里。

我盯着地面，直到有人捡起了那张纸币。车里的人大呼扫兴，然后开着车走了。他们是离开了，但我不敢抬起头，我只是不敢看到硕珍的眼睛。他目睹了我这样落魄、这样懦弱。但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他站在我的身边，静静地，没有走近，也没有说话……

柁国 2022年4月11日

最后，我如愿以偿。我故意撞上街上那群小混混，让他们狠狠揍了我一顿。他们对我拳打脚踢的时候，我竟然在笑，他们更加凶狠地打我，说我

是不是疯了。我靠在店门口的卷帘门上抬头望着天空。漆黑的夜空中一颗星都没有。一团草沿着人行道被吹了过来，风停下了它也停下了。这多像我啊，我苦涩地笑着，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

我闭上眼睛，清楚地看见我的继父，他清了清嗓子；我的继兄则咯咯地笑着。继父的亲戚们移开了目光，继续着他们的闲聊，好像我不在那里一样，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妈妈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不安与惊慌。我从地上爬起来，扬起一阵灰，引得我一阵咳嗽。我的胃疼的好像被刀子捅了一般。

这是一栋荒废的烂尾楼，建筑工事都已经暂停了。我张开双臂，像走钢丝一样，走在屋顶架设的脚手架防护栏上。我伸出一只脚悬在空中，黑暗穿透我的脚趾间。五光十色的城市夜景在我眼前展现。霓虹灯牌、汽车鸣笛和刺鼻的霉尘味混合着黑暗向我卷席而来。我感到一阵晕眩和摇晃，我张大双臂想要获取平衡，我突然有了这样的念头。只要再往前一步，一切就都可以结束了。我倚靠着前方无限的黑暗，它渗透过我的脚尖向上蔓延开来，好像要将我吞噬。我闭上了眼睛，这繁杂的城市、噪音和恐惧一瞬间都消失了。我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倾斜着身体。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没有想任何人，也不想脑海中留下任何东西，不想有任何回忆。这是终点了。

我的手机响了。我清醒过来，好像从一个很长很遥远的梦里惊醒。我所有的感官立刻恢复了。我掏出手机一看，是玠其……

玠其 2022年4月11日

我在前面走着，一边留意着身后柩国的脚步。铁轨旁有一排集装箱。“是倒数第四个。”号锡说他和南俊还有泰亨见过面了，让我也一起来。我说我会来的，但这并不是我本意。我不喜欢和别人走得太近，号锡是知道这一点的。他本以为我不会来，但最后我还是出现了。

当我打开门，号锡看起来很惊讶，接着看到了我后面跟着的柩国。号锡走过来，做着夸张的动作，脸上满是复杂疑惑的表情。柩国转过头去，想要藏起他划破嘴角上的伤痕。我从柩国和号锡身边走过去，径直踏进了集装

箱。“我们多久没见了？”号锡想要给柁国一个拥抱，但柁国往旁边一躲，两个人只是互相搭了搭肩。

不一会儿，南俊和泰亨进来了。泰亨的T恤被扯得破破烂烂，我们问发生了什么，南俊弹了一下泰亨的脑门。“这小子又因为涂鸦被抓进去了，我只好想办法把他弄出来。”泰亨继续说着他的衬衫是因为从警察手里逃脱的时候被扯坏的。

我窝在一个角落里看着他们。南俊给了泰亨一件T恤让他换上，号锡拿出了汉堡和饮料。柁国尴尬地站在那里，东张西望。回想起来，现在的我们和高中那时候一样。在那个储藏间，南俊常常因为我们和泰亨讲道理而大笑，号锡经常是在后面忙着，柁国则好像永远不知道该站在哪里一样走来走去。

我们多久没这样了呢？我记不清我们上一次聚在一起是什么时候了。硕珍和智旻呢？我在想着这些，尽管我的性格并不是这样。我以前从不这样，虽然这不是我的常态，但我觉得很舒服。我看向门外，突然有一种想要逃离这里的冲动。一阵奇怪的焦虑在平和之后突然涌上心头。我的思绪回到了高中的那个我们的小天地。我们曾一起欢笑聊天，但那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同样，现在在这里的这个瞬间也会很快结束。此刻的愉悦、短暂的归属感和渺无的期待，这些究竟有没有意义呢？

硕珍 2022年4月11日

一束光从集装箱的窄窗里照射进来，看上去好像是某种信号。这也许是在我们迷失的时候指引我们的信号；是我们流离失所的时候引向避难所的信号；是照亮我们身边朋友的信号。我把车停在了离铁路有一段距离的角落里，看着那些因为信号而聚集在一起的人。号锡第一个从集装箱里走出来，然后是玧其、柁国、泰亨和南俊。他们现在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现在在谈论着什么呢？我不是不想见他们，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时机还没有成熟。总有一天，我们能再聚在一起。我们会在这样的信号里一起欢笑。这是我今天能到达的离他们最近的距离。我调转车头离开了。

南俊 2022年4月28日

我察觉到泰亨有点不对劲，尽管他装作一切很好的样子。通过他的一言一行、表情和声音，我都能看出他的焦虑，不管他怎如何隐藏。这种焦虑并不是来源于因为涂鸦被逮捕。对泰亨而言，涂鸦是一种游戏，是快乐的。他脸上偶尔出现的伤口和擦伤肯定是他爸爸打的，但这也不是他焦虑的缘由。他的脸是那样消瘦，但他用更夸张的表情，做着搞笑的动作，滔滔不绝地说着话。

泰亨好像经历了一场噩梦。我没有逼着他说出真相，因为我想等他自己准备好了再说。我也怀疑我自己是否足够成熟有资格成为倾听他的那个人。我试着做出一个大哥的样子，试着变得成熟，但其他人经历最苦难的日子的时候，我并没有在他们身边。他们说我很成熟，像个大人，但实际上我没有。

泰亨让我想起了我在村庄里经历的那些事。事实上，他们两个人毫无相似之处，我住在那个村庄的时候就深知这一点。但那个男孩让我想起了泰亨，就像现在泰亨让我想起了那个男孩一样。“我想拜托你一件事。”他想拜托我什么事？摩托车真的是因为在烂叶上开过才打滑的吗？村口的狗还是仰头大叫吗？我的父母怎么样了？我摇摇头，努力驱除这些想法。当我正准备踏出集装箱的时候，泰亨突然翻来覆去，好像是做噩梦了。

我摇了摇泰亨的肩膀，他醒了过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眼神空洞地坐着。他的眼泪不断从脸颊上滚下，他说他梦到玳其死了，枉国从楼顶上摔下去了，还有我被人殴打。他说他一直反复做着这样的梦，因为太真实了，好像就是现实而不是梦一样。“不要离开我。”村庄的那个男孩的脸和泰亨的脸重合在一起，我没办法给出一个回答。我没办法告诉他不要担心，我没办法说出“我不会离开的”这样的话……

名为希望的事物

硕珍 2022年5月2日

我太紧张了，连手指尖都僵硬了起来，我握了握拳。万一我失败了怎么办？我不断考虑着这件事，但每一次都感到了恐惧。我深呼吸，想起了玠其，他现在肯定喝醉了，一手拿着打火机，一手拿着手机。他肯定躺在沙发上，沉思着自己为什么应该活下去，或者不活下去的理由。

玠其是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呢？我每一次试图拯救他的时候都会面对这个问题。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一直在伤害自己。我不是说我自己活在这个世上很快乐，每一天都过得很幸福。事实上，我从未被任何事物牵绊住，甚至是生死。

回想起一起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玠其这样。我能找出所有的错误拯救我们所有人吗？我不能理解这个问题的重量，但我是如此渴望想要拯救所有人。没有人要面对死亡、沮丧、抑郁和绝望。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是我的朋友。我们也许会犯下错误，会有伤痛的过往，会被扭曲，我们也许只是碌碌无为的无名之辈。但我们是活着的，我们有日子要过，有计划要完成，有梦想要追寻。

一开始，我并没有想这么多。我以为在找出我需要拯救的对象和问题之后，事情的解决只取决于我努力了多少，但一切并不是我想的这样。我以为我可以说服他们，改变整件事情，然后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是我想的太简单太天真了，这不仅仅是使我自己摆脱困境。在一连串尝试和失败之后，我意识到要拯救他们并不容易。

玠其的事情就很难解决，他大概是最棘手的那个。他企图自杀的时候总是改变时间和地点，比起其他人，我得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他。上一次奏效的方法下一次就不一定有效了。正当我以为解开了一个难题的时候，下一个问题接连出现了。

起初，我没能找到他自杀的原因。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玠其的抑郁或许和他内心的矛盾有关。南俊被打是因为在加油站的那些

粗鲁的顾客。但玗其不一样，他没有一个确切的目标，也没有确切的原因。玗其身上的变数太多了。

我努力去想象玗其的脑袋里在想些什么。有一次，我偷偷跟踪了他好几个小时，他的步伐和方向是难以捉摸的。他在夜晚的大街上摇晃地走着，甚至想走近熊熊燃烧的火焰。有时他蹲坐在地上，听着也许是从某个地下购物广场传来的音乐声。在跟踪了他几个晚上之后，我感受到我自己的生活在多么枯燥无聊。我不是嫉妒玗其。他一个人所承受的痛苦，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我完全无法想象的。我所能做的就是看着他这样踉跄前行。

挫折总是一个接一个地来临。前一阵的绝望还没有完全消散，新一轮的绝望就来临了。也许我根本无法救活玗其，我找不到突破点。但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丝希望。我曾听说希望是有翅膀的，是一种有翅膀的飞鸟。

有一只小鸟飞进了玗其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在一片重建的街区中央，一栋废弃的烂尾楼里。这栋大楼在很久之前原本是决定要拆除的，但重建项目一直被搁置，也就渐渐被废弃了。小鸟从一扇破碎的窗户中飞了进去。玗其正站在工作室中央，手里握着一只打火机，整个工作室充满了浓烈的汽油味。我就站在门外。当我正要推门而入时，我听到“砰”的一声巨响，还有翅膀扑楞的声音。因为门半掩着，我从门缝中窥探着，看到了玗其的背影。

那只鸟跌落到地上，扇动着翅膀，但它飞不起来。玗其呆呆地站着不动，盯着地上看。我依然看不见他的脸。小鸟在工作室里跌跌撞撞地扑腾着，想要找到飞出去的方法。它扇着翅膀不断地撞向墙壁和椅子，掉落的羽毛飘在半空中。玗其只是盯着它看，他握着打火机的手依然停在空中。最后，他放下了手臂，缓缓跌坐在地上，双头抱着头。

那天晚上我走进了他的工作室。那里很宽敞，但也很荒凉。一张脏兮兮的沙发、一把椅子和一架钢琴是那里仅有的东西。地上四处布满了撕碎的纸片。他肯定想要点一把火烧掉这一切。我依稀能看到纸上是一些乐谱，还草草写着几句歌词。

我四处观察着，发现了有翅膀的小家伙。这只小鸟蜷缩在钢琴旁，翅膀上伤口的血迹已经干了。它看起来受了惊吓，当我靠近的时候竟害怕得发抖。小滴的血迹弄脏了地板，钢琴前面放了一些面包皮和水。

我后退了一步。即使我现在把它放出窗外，它也不能再飞了。要多久伤口才会痊愈呢？它还在这里的时候玳其也会安然无恙吗？随即，我想到了一个方法。玳其一定是因为它才放弃自杀的，因为这只受伤的小鸟，一个无法保护和救自己的脆弱的小生物，一个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玳其的小生命。

那天以后，我意识到如果所有与玳其自杀有关的变数都存在在他内心，我为什么不解决至少其中一个呢？我必须寻找正确的目标，创造一个合适的情境，找到一个让玳其不要再自杀的理由，找到一个他可以分享伤痛和梦想的人。但那个人不是我。“这不是你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这一切开始后不久我听到这样的话，现在的我开始痛苦地意识到这句话的真正意义。

我意识到南俊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枉国的眼睛里也流露出和玳其一样的目光。“枉国还留着那张照片呢。”他说的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在海滩上一起拍的那张。南俊显然是想告诉我枉国还在想念我，但我完全会错了意。

我们去寻找那块能让愿望成真的巨石的那天，我们欢笑着、吵闹着，在炽热的太阳下玩闹。尽管悲痛地发现那块巨石已经消失了，我依然向着大海喊出了我的梦想，虽然连我自己也没有听到我喊了些什么。

那个瞬间，我看到枉国朝玳其叫喊着问了几个问题。我没有听到他说了什么，但我能感受到这对枉国来说很重要。他问了玳其什么？为什么问他？我从来没有在想过这个问题。玳其不像号锡那样乐观积极，也不像智旻那样友善好处，更不像南俊那样可靠。为什么是玳其呢？我突然意识到，是玳其救了枉国。他们俩眼中有着一样的目光。

带枉国去见玳其这不是一件难事。枉国在学校独来独往，在家里也是一个人呆着。放学之后枉国也没别的地方可去，他要么在号锡的汉堡店里，要么在南俊的集装箱那儿。我锁上了南俊的集装箱门，又让号锡在枉国来之前离开了汉堡店。在闲逛了很久之后，枉国终于朝玳其的工作室走去。他

好像很矛盾：我应该进去吗？要是玳其觉得我烦怎么办？期待和胆怯的表情同时交织在枉国脸上。那天之后，他每一天都去玳其的工作室。起初，玳其只是冷冷地让枉国走，但玳其并不是真的要让他离开。

不久，一个身影出现了，是枉国。我深深窝在座位里。他们并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除了我在加油站见到的南俊。南俊说大家知道我回来了都会很激动的，但我拒绝了见他们。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我必须等到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的时候。

也许我们被看不见的绳索系在了一起，互相支持着对方。要理清这种关系网并不容易，我好像置身一个复杂的迷宫。当一些绳索和线结被解开的时候，又有另一些缠在了一起。当某根绳索绷得太紧，一切都会在顷刻间倒塌。我需要把所有的点和线一个接一个地连起来，仔细地观察他们，然后去拯救所有人。

枉国在玳其的工作室前停了下来，他看向了二层。他看起来不是很开心。玳其过去十天过得很辛苦，他喝了很多酒，不断折磨自己。我把枉国推向了痛苦的深渊，玳其的痛苦对于枉国来说太难以承受了，枉国曾放弃过玳其，然后玳其坠入了火海。残酷的是，那一次玳其没有死。枉国从来没有原谅过自己，他没有阻止玳其而深深自责。

枉国进了玳其的工作室大概有了十分钟。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从二楼窗户穿出，然后玳其踉踉跄跄出现在了大楼的入口，嘴边还流着血。他沿着斜坡跑走了。我抬头看着二楼的窗户，枉国肯定坐在打碎的镜子前，想着自己没能救玳其的往事，觉得一切都是毫无希望的。

枉国跑出了大楼，我立刻发动了汽车。玳其一定是朝着街区那边的旅店去了。我应该给枉国一点玳其行踪的线索，这是我能做的唯一的事情。我在旅店门口扔了一些沾血的纸巾。

我坐在车里，看着枉国爬上了旅店的楼梯。这天早上我在玳其工作室的镜子上留了一张照片，是我们一起在海滩拍的那张。枉国看见这张照片了吗？我不能确定枉国是不是因为这张照片才跟着玳其的，不知道枉国是不是因为看到了一线希望决定奋力一搏，也不知道枉国或许是被其他一些东西所激励。

我不知道枉国要怎样救玳其。那个决定性的瞬间，对于我们所有人，包括枉国和玳其，来时的最后的瞬间，都是无法被干涉的。这只能被那些有着同样伤口的人所理解，他们分享互相的恐惧、梦想和困惑，然后能看到互相的内心深处。

我看向旅店的窗口。我在想枉国和玳其是不是就在那里谈着话，我真切地希望那名为希望的事物能够从那里开始，向着天空飞翔……

玳其 2022年5月2日

床单很快点着了，立刻烧了起来。一切肮脏破烂的东西都在这不可阻挡的热焰中消失殆尽。霉变的气味、令人压抑的潮湿，还有灰暗的灯光都不复存在了。只有痛苦还留存着，那种在火焰中烧灼的剧烈的身体疼痛。我感觉我的指尖好像因为烧伤而要融化。爸爸没有表情的脸和音乐声在火焰中四散开来。

我和爸爸不一样。他不了解我，我也不懂他。如果我努力一下，能够说服他吗？我能做的只有躲藏、忍受和逃离。有时我觉得我真正想逃离的并不是他，想到这些的时候，恐惧就会涌上心头。那么我是在逃避什么呢？想要逃避自我该怎么做呢？一切看起来都是那样绝望。

好像有人在叫我，但我没有转头。我无法呼吸，也无法移动。但我知道，是枉国，他肯定是疯了吧，他会因为我的死而痛哭哀恸。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倒下了。我想扑灭这些烟，驱散这些火焰、痛苦和恐惧。枉国大声喊着些什么，但我听不到。我的眼前一片模糊，大概是到了最后的时刻了吧。我艰难地抬起头，我看到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眼是这个肮脏荒僻的房间、火红的火焰和滚滚热浪，还有枉国扭曲的脸……

枉国 2022年5月2日

我抬眼看去，发现我自己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南俊的集装箱门口。我打开门走了进去，我用能找到的所有衣服盖在身上，蜷缩在床上。我觉得好冷，浑身都在颤抖。要振作起来躺直对现在的我来说很难。我很想哭出来，但没有眼泪。

琬其站在火焰中的那个景象不断在我脑海中重放。火焰从床单上烧了起来。我不敢去想，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不会很好地表达自己，我甚至说不出我自己的感受，更不要提去说服别人了。眼泪涌出眼眶，一阵咳嗽刺激着我的喉咙。那样的情况下，我连话都说不出。跳入火海的时候，我能勉强挤出的几个字是“我以为我们说好要一起去海边的”。

“怎么了？你做噩梦了吗？”有人摇了摇我的肩膀。我睁开眼发现是南俊，我感受到了一些安慰。南俊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说我发烧了。这是真的，我的嘴里感觉要烧起来，但同时又很冰冷。我的头很痛，喉咙也疼得甚至没法吞下南俊给我的药片。“去睡觉吧。我们之后再说。”我点点头，然后问他：“我长大后能变成像你这样的大人吗？”

城市最高的地方

号锡 2022年5月10日

我的嗜睡症随时随地都可能发作，我可能会毫无征兆地在工作的時候突然倒下或者在街上突然昏厥。在那些担心我的人们面前，我假装对这种病并不是很在意。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无法承受数数数到十这件事。

我在失去意识之前总是能梦一样的看见妈妈，这个梦幻的场景好像真实的一样。我和妈妈一起在不知去哪儿的公交车上，我很激动很开心。我读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路牌，看着妈妈的侧脸，在车上上蹿下跳。在梦里我大概是7岁。

然后，记忆和梦境突然加速，出现了妈妈抛弃我的那个瞬间。这时的我20岁，在公交车上妈妈依然坐我前面的位子，从背影来看她和以前一模一样。我小声喊了声“妈妈”。她好像听到了转过头来。她的侧影在明亮的阳光下闪耀着，发丝就像那天在游乐场一样被风吹拂着。这是我觉得最悲伤的瞬间，我知道如果妈妈再转过头来看着我，这个梦就会醒了。

我想让她不要再回头了，但我说不出话来，我想要大喊：“妈妈，不要回过头来，不要回过头来了！”但她总是转过身看着我。当我们目光即将接触对方的时候，一切变成了灰白色，医院病房天花板苍白的白炽灯光出现在我眼前。

也是那一天，当我睁开眼，我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天花板上的白炽灯。我被换上了一件病服，医生说我有可能是脑震荡，需要进一步检查。于是我被转移到了一间六人病房里。我感觉精疲力竭，每次患上脑震荡的时候我都是这样……

智旻 2022年5月11日

大概两周前我被转移到了外科病房。一开始，我感觉人们这样自由地走来走去很奇怪。后来，我发觉这只是医院的另外一个区域而已，也有很多病人、护士和医生在这里。我定期要吃药，接受注射。总之，这里和精神病

区几乎没什么差别，唯一的不同就是外科病区有一条很长的走廊，中间还有一个休息室。当然，还有一个主要的不同是，我在这里可以随意走动。到了晚上，我走出病房到处闲逛。我可以在休息室蹦跳或是跳舞，也可以全速冲下楼梯。这些都是我现在感受到的最简单的快乐，是我在精神病区不被允许做的那些事情。

有一天当我在走廊奔跑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对劲。在跑过小厨房和紧急出口楼梯间的某个点的时候，我的身体毫无缘由地自己停了下来。还有五步的距离我就能走到底，但我停了下来，一点也无法前进。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扇门，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门，可以离开医院的门。门上没有任何“禁止出入”的标志，也没有人会跑来阻止我离开，但我只是无法移动。很快我发现了原因，这个走廊的构造和精神病区的很像，我以为门前也会拉起一条警戒线，于是我停在了那个地方，停在了精神病区走廊尽头的地方。

在精神病区他们都说我是个好孩子。我偶尔会发病，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很温顺听话。我保持着微笑，编造着谎话，没有人能发现。而我也清楚的知道我的极限，精神病区的走廊均匀地走24步就能走完。刚来住院的时候，我才8岁。我扒着走廊尽头的那扇铁门，哭着闹着要和妈妈回家。我疯狂地想要打开那扇门，护士只好跑过来给我打了一针。自那之后，每当我跑到大厅的时候，那些护士都会很紧张。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关注我了，即使我跑向那扇门，我也已经知道那扇门无论何时都是锁着的。我只是不断地跑过去，再跑回来。我也不再乞求他们打开门或者一个人哭泣了。

但这个世界充满了比我奇怪得多的人。他们无尽地敲打着那扇门，然后被医务人员制止，强制注射，被绑在床上。要是他们稍微表现得实相一点，他们的日子会好过很多。但那群傻子不懂这一点。

我一开始也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也被护士强制注射镇静剂才安静下来，也在试着从医院逃出去的时候被抓住。我打给妈妈，哭得很凶，几次都哭到声音嘶哑：“我没病，我现在好了，求求你来带我回家吧。”我熬了几整夜等待着，但妈妈始终没有来。

我在草花植物园晕倒之后被送到医院，爸爸妈妈没有问任何问题。他们忽视了我是在那个地方失去意识的。我后来再次发病的时候也是在那里。他

们让我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出院后不久让我转学去了另一个学校。他们把家族名誉看得很重，一个有精神疾病的儿子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

一夜之间，我不可能变成一个正常的孩子。没有大事发生，也没有什么转机出现。我只是一点一点开始放弃自己，像缓慢生长的指甲那样，一点一点放弃。我不再哭，也不再渴望着离开医院，不再冲向那扇门想要出去了。

我在不住院的时候去学校上课，但我知道我最终都会被送回来。看看天空，感受每个季节的芬芳，我感受到无与伦比的清新。但我不想把这些美好留存在记忆中，它们很快就会离我而去。朋友也是，不会有人愿意和我这种患过精神疾病的小孩做朋友的。

但有一个例外，两年前我遇上了一群像是真正朋友的人。我试着不去记住，但我忍不住去回忆那些日子。在我再次发癫痫之后，我就不得不和他们告别了。我记得的最后的场景是公交车车窗外路过草花植物园的样子。然后我就失去了意识。

当我睁开眼，我已经在医院里了。妈妈在一边的角落里打着电话。我恍惚了一阵，一时不知道我在哪里，我是怎么进来的。我四处打量着，发现了一边装着铁栅栏的窗户。然后我就都想起来了：我在回家路上看到的湛蓝的天空，我们在公交车站上玩的愚蠢的游戏，逐渐靠近的植物园接驳车，还有公交车车窗照射进来的刺眼的光。

我闭上了眼，但一切都太晚了。植物园前门出现在我眼前，我又想起了一年级的学校野餐。我举着背包在大雨中奔跑。一个仓库映入眼帘。仓库的门开着。我走了进去。湿冷黏糊糊的气味、我重重的呼吸声，还有金属刮擦的刺耳的声音。

我从床上坐起来尖叫着。“不！我不记得！我要忘记！”妈妈跑了出去，叫医生过来。我剧烈地摇着头，我向四周疯狂地摆着手，想要驱散记忆中的那种气味、那种触觉、声音和样子。但记忆像洪水一样涌了过来。拦住这些十年以来的记忆的大坝瞬间决堤，那天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斥在我脑中、我的眼前、我的每个细胞里、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这些细节如此鲜明，我好像又经历了一遍一样。我又发作了，护士给我打了一针，药物顺

着血管流向全身，我很快就镇静了下来。我闭上眼睛，希望这一切都是一个梦，当我醒来时，我不想再记起这些。

然而，愿望只是我自己的愿望而已。事实是我处在无尽的循环中，发病、注射、昏睡、再次发病，我好像一次又一次坠入悬崖一般。在我从昏睡中醒来后，我感觉整个身体仿佛陷入沼泽，泥水仿佛和血液融为一体。不管我多么努力想要清洗掉它，那股仓库的气味始终萦绕在我周围，我用力地摩擦着，直到皮肤都破了流血，我依然觉得我身上很脏。

当医生用关切的语气问我关于这件事，我因为害怕而颤抖，向他道歉我不能说出来。我一直在说着抱歉，都是我的错，让我忘掉这一切吧。然后我就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不知道医生在说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所以我看着医生的眼睛，微笑地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医生他真的相信我了吗？我不确定，但重要的是我在他们眼里成了一个好孩子。我在医院的生活会变得很平和，这里是一个虚度人生的好地方。我不再渴望任何东西，也不再觉得紧张、害怕或是孤独。这一切都保持着平静，直到昨晚我遇到了号锡哥。

那群傻子一直在尝试着打开走廊尽头的铁门，我bu顾护士劝阻，和他们打了一架，于是我被转移到了外科病房。我和号锡哥都因为受了外伤，被安排在五楼外科病房的两个不同的房间里。我在一间六人病房的中间的床位，左右两边床位不断有新的病人住进来。

我在半夜惊醒过来，我旁边的那个病人好像做了噩梦一直在呻吟着。呓语声不断从左边的床上传来，我用一块毯子盖住头，我饱受噩梦的折磨，觉得很累很虚弱。我不想听见这种声音，我试着忍受一会，但他似乎一直都处在噩梦中。最后，我实在忍不住起身，朝他的病床走过去。我拍拍他的肩膀，想安慰他：“没事的，只是一个梦而已。”

我今天早上才发现那个病人就是号锡。我拉开帘子接过我的早餐，发现号锡正坐在我旁边的病床上。他好像很高兴再次见到我。我也很高兴吗？也许吧，我还是觉得挺高兴的。号锡以前带我出去玩，也很照顾我这个陌生的转学生。他放学后还陪我走很远一起回家。我依然能回忆起我们拿着冰棍一起走回家的场景。他也是看到我在车站发病的那个人，是送我进医院的那个人。他肯定见到了我妈妈，我不想向他解释我的处境。

我早饭一动没动就走出了房间。号锡似乎跟着我。但我整天在医院游荡，对医院的每个角落都很熟悉，他是跟不上我的。他们来看号锡，我在楼梯上看到了所有人，甚至柩国也来了。他们没怎么变呢。

那一整个下午我爬上爬下楼梯，在其他楼层游荡着。我靠在走廊尽头的窗户旁，数着过往的车子。我好沮丧，我一顿饭也没有吃，也没有地方可以舒服地坐着让我休息。听到从我病房传来的阵阵笑声让我觉得很烦躁。我甚至更生气了，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生气。晚上我才回到我的病床。“你去哪儿了？”号锡随口问了我一句，然后递给我一片面包。

一定是因为我饿了，这片面包感觉特别好吃又很温暖。我忍不住向号锡打开心扉，告诉他我一直以来都被困在精神病房里，只是暂时转来外科病房但很快就会被送回去，而且我近期都不可能出院了。跟他看到的那样，我是一个在街上会随时发癫痫的人，我是一个可能会很危险的病人。我本不想说出全部来，但我不想让号锡批评我。

他沉思了一分钟，然后拿走了那块面包：“智旻啊，不要夸张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也有嗜睡症吗？我也可能随时随地昏过去。那我也是危险的人吗？”他咬了一口我的面包。我呆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号锡接着说：“什么？你还要吃吗？”他又咬了一口面包然后还给我。我马上接了过来。他又问我：“难道癫痫会传染吗？嗜睡症也不会传染的，你别担心了。”他真的是一点儿也没变啊……

号锡 2022年5月12日

我打开紧急出口的门，冲下了楼梯。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猛烈地跳动。我刚刚肯定在走廊里看见了妈妈。我刚一回头，电梯门打开了，涌出来一群人，妈妈消失在人群中。我绝望地挤过人群，看见她走进了远处的紧急出口。我跟着她进了楼梯间，两级一跨跳下台阶，一口气连下了好几层。

“妈！”妈妈停住了脚步。我飞快地下了一个台阶，妈妈转过头来。我又向下走了一阶，妈妈的脸逐渐清晰。突然，我脚下一滑，整个身体失去平衡向前一倒。我挥动着双臂想要找到平衡，但太晚了。我紧紧闭上眼，害

怕自己就这样滚下楼梯。那一瞬间，有人从后面抓住了我的手臂。我差点就要摔下去了，我转头一看，是智旻在我身后，满脸惊讶的表情。我还没来得及谢过智旻，就迅速看向楼梯前方，寻找妈妈的身影。

我看见了一个女人，她看起来很困惑。她身边有一个小男孩，那个女人一直在迷惑地眨着眼睛看着我。这个人不是妈妈。她后退一步，那个小男孩就躲在她妈妈身后。我就这样站在楼梯上盯着她的脸，一言不发。

我不记得我当时说了什么来结束这个尴尬的处境。我肯定是说了些对不起或是认错人了之类的话。现在想来，我居然还没问过智旻为什么在那儿。我的脑子里一团乱，一点也理不清当时的状况了。那个女人不是妈妈。也许我在追赶她之前就意识到了。我被遗弃在游乐园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妈妈现在看起来肯定变老了，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了。就算我再遇见她，我也不一定能很轻易地认出她来，她的脸几乎完全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

我转过头去，智旻一言不发地跟着我。他说他从高中开始，从我最后在急救室见他那面起，就一直呆在这家医院里。当我问他想不想出去的时候，他退缩了，觉得很困惑。也许智旻也和我一样，有着复杂的不美好的回忆。我走上前对智旻说：“智旻啊，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

智旻 2022年5月12日

三天过去了，号锡要出院了。我不想和他告别，所以偷偷跟着他。他沿着医院长长的走廊向前走着，我跟在后面左躲右闪。他就这样走过了紧急出口的那条线，越过了我总是越不过的那条界线。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不由自主在那个地方停下了脚步。我本可以多走五步就能追上他了，但我只是站在了那里。

号锡慢慢走出去，他轻轻推开了那扇门。刺眼的阳光从门中倾泻进来，外面的空气也涌入了医院里。好像有些刺鼻，但我更觉得舒爽。门另一边的风景向我侵袭而来。号锡跨过门槛，门一点点关上了。此刻我如果跑两步，就可以从门里溜出去了。我低头看着地上，这条无形的界线，对于我来说就仿佛铁壁一样，依然矗立在我面前。

我正要转过身去的时候，有人从我身边经过，狠狠地撞到了我的肩膀，我向前摔倒在地上。我倒在地上，抬头发现自己已经越过了那条界线。有个傻子从我旁边跑过去，向那扇门冲去。就是他撞到了我，他继续拨开人群往前挤，一点也不顾别人。当他用尽全身力气推开那扇门的时候，阳光再次照耀进来，他跑了出去。一名护士在后面追他，但他跑得更快。门又一点点合上了。我从地上爬起来，我已经站在那条界线外了。我又朝前走了一步，这样离那扇门只有三步的距离了。但我退缩了，我知道我的界线在那里。

一个陌生人住在了号锡原来的病床上。我闭上眼却睡不着，我一直在想号锡出院前对我说的话：“智旻啊，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他的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复杂的表情。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表情，也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语气说过话。我只是犹豫地站在那里，不知道怎样回答。使我不断思考者号锡提出的话的原因还有一个，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

我在二楼做完理疗，在那里等电梯。之前有个傻子和我擦肩而过，绊倒了我。我的手腕受了伤，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恢复好。号锡又快出院了，这让我很不安。电梯运行到九楼停住了，我好像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就和上次在楼梯上听到的一样。电梯门打开了，走廊尽头紧急出口前好像站着一个人。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我看不清那是谁。当我踏出电梯一步，那个人突然跑进楼梯间。虽然我记住了他的侧影，但依然分辨不出来是谁。那会是谁呢？我走向紧急出口的楼梯间，感觉很奇怪。

当我拉开门，探头出去一看，有个身影飞快的走了过去。我本能地缩回头，我们差点就撞上了。“妈！”听到这声绝望的喊声，我又探头一看，发现号锡正快速冲下楼梯。楼梯下站着一个女人。发生了什么？我跟了上去。就在这时，号锡失去了平衡，我冲向前毫不犹豫抓住了他。我突然抓住了号锡，他摇晃着身体，我也差点就失去了平衡。

直到我们爬上楼梯，回到五楼的走廊，号锡都一言不发。走进病房之前，他一直沉默不语。但他突然停下来看着我：“智旻啊，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我没有回答，他紧紧抓着我：“我会再回来找你的。”我回答说：“我过几天就要回精神病房了。”

三天过去了，我再过一天就要回精神病房了。我整理了一下东西，躺在病床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但没一会就睡着了。

我有一阵身体在坠落的感觉，突然惊醒过来。医院是个奇怪的地方，在这里很难睡的很安稳。闭上眼睛我能感知到周围所有的声音，甚至最细微的声音都会让我难以入睡。医院的房间漆黑一片，微风从开着的窗中吹拂进来，窗帘在这闷热的空气里飘动着。天花板、地板、黑暗和死寂，我熟悉这一切。

我正想打开床头的夜灯，突然感觉有一只手阻止了我。是号锡。我惊讶地坐了起来，他示意我不要出声：“我们大家都来了。”他说他们都在外面等着我，号锡向我伸出了手。

我依然感到无尽的恐惧。对于父母来说，我好像不存在一样。而在外面的世界我会被认为是一个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人。在医院做一个顺从的病人也许更安全吧。我不确定我能不能适应外面的生活。我能想出一万种不离开理由。

号锡毫不犹豫抓住了我的手，把我从床上抱下来，给了我一件T恤。我甚至都没意识到我已经不在病床上了。走廊很安静，只有几个护士在护士站后面值班，他们都忙着自己的事情，甚至不会抬头看。但号锡和我还是蹑手蹑脚走着，紧张到不敢发出一丝声响。电梯刚好到了五楼，门一打开，南俊和硕珍都在里面。

我们在一楼下了电梯。在走廊的时候，号锡突然把我推进左边一扇门里。里面是休息室，白天通常是挤满了病人和护工，但晚上现在尤其安静，只有街边微弱的灯光照进来。柁国和泰亨点了一支蜡烛，从黑暗处走来。烛光也照亮了他们身后玗其的脸。桌子上摆满了零食和可乐。

我正要打开一听可乐，护士从后门进来了。我还没来得及和朋友们说话，护士就问我们在干什么，玗其说在开生日派对。护士走进休息室里：“你们都是这里的病人吗？看起来不像是哦。”只有我是穿着病服的。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汽水罐，易拉罐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号锡抓住我的肩膀：“没事的。”南俊小声安慰我说。柁国轻声通知大家：“我过会给你们示意，就开始跑。”

硕珍站在前门那里，给了我们一个眼神，然后走了出去。号锡环顾四周，压低声音说：“智旻，跑。”我们都开始跑起来。泰亨跑丢了鞋，差点要摔倒。满桌的零食喝汽水罐掀撒了一地。我们跌跌撞撞在桌子间穿行，跑到走廊上。叫喊声和护士的脚步声一直从身后传来。走廊如同昨日一样在我们眼前伸向远处。

来到厨房和紧急出口楼梯之间的時候，我的心脏猛烈地跳动。我不自觉地慢下了脚步。我的脑袋里被一堆问题充斥着。这样做真的好吗？我确定吗？出去之后可能会更艰难的。可能身边没有人帮助我。在这里更安全也更舒服。现在还不晚。我最好在这里停下。我得承认我的界线。我最好还是做个好孩子。

我的界线只有几步远了。我回头发现保安都加入进来，追赶着我们几个人。我抓着T恤的手剧烈地颤抖着，他们好像就快抓到我了。也许我也没机会走出去。“别怕，朴智旻！跑啊！”这个声音推着我向前，我又跨出了一步。

我越过了那条界线，距离那扇门只有一步之遥，但我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变化。我身体里的某些东西翻滚落地，好像我刚刚从陡峭的悬崖边跳了过去。我扯掉身上的病服，换上了T恤，朝门奔去。一步一步，越跑越快。两边的墙壁飞快地向后倒去，门在大步向我靠近。只剩五步，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五步是很短的一段距离。但我从来不敢走这么远，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越过那条界线。那扇门触手可及了。

一旦我通过了那扇门，周围的一切都会变得完全不同。我不想去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只想专注于此刻的每一步。我用尽全力推开了门，我的每一个细胞都与外面的空气碰撞着。外面没有我想象中那种令人窒息的阳光和猛烈的风。我好像在流泪。我心脏跳动的声音在周围回荡着……

智旻 2022年5月16日

号锡的家在山坡上，是死胡同最里面一栋年久失修的多户建筑，他住在屋塔房里。从主路拐进弯曲狭窄的小路，爬上又长又陡的坡，我们走到了路尽头。这就是号锡住的地方。当我们进入他的房间，号锡开玩笑地吹嘘说

这里是整个城市的最高层了，整个世界都在脚下。他说的没错，这个屋塔房能看到下面所有的风景。我直直往下看的时候，能看见火车站，还有在铁轨旁列成一排的集装箱。南俊就住在那些集装箱当中的一个里面。不远处就是我们上的那所高中。

望着我们的学校的时候，我的视线延伸到了河对岸，在山脚下有一大片公寓建筑，那里曾经是我的家。不，那里是我父母的房子。我没有预先计划过就从医院里逃了出来，医院肯定联系了我的父母，他们现在肯定在找我。我还没有勇气直接面对他们，我现在不能回家。我身无分文，无处可去。号锡让我跟着他，我就来到了号锡的家。

我又看着那片建筑，我总有一天得回去的，我得告诉我的父母我是不会再回医院的。我沉重地倒吸一口气，号锡走过来站在了我身边……

号锡 2022年5月16日

在家里我可以做回最本真的自己。有时我在屋顶大喊，或是对着窗户唱歌；有时弹弹音乐，或是发疯一样跳舞；也有时我会在半夜醒来悄悄流泪。当泪水流下，我静静地躺着，盯着天花板发呆。在家里我的嗜睡症从来没有发作过。

智旻从医院跑出来之后没有回家，他跟着我到了我家，现在他正靠在屋顶栏杆上俯瞰着这座城市。他肯定像我一样也在找我们的学校、双星汉堡店和铁路上变换的信号灯。他也肯定在找他的家。这算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吧，每个人登到高处或是展开巨大的地图时，都会寻找自己家所在的地方。

我想问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但我没有问。智旻的脑子里现在一定是一团乱麻，我不想再给他添麻烦了。但我能大概猜到原因，我回想起那天在急救室他妈妈的反应。事实上，我很少问朋友问题，我感觉自己已经知道大部分的答案了，而且我也不想让他们觉得尴尬，或者让他们觉得我的问题很恼人，触及了隐私。

但说实话，我总是对他们很好奇，我想知道他们路过汉堡店门口之后要去哪里。但我从来不可能跑出去挨个问他们。柁国还受着伤要去哪里呢？是

去玢其工作室的方向吗？为什么南俊离开了学校？泰亨是从哪里学来的涂鸦？仔细一想，我对他们也不是很了解啊。

“你找到了吗？”我走近了智旻问他。“找什么？”智旻听起来很疑惑。“你的家。”智旻点点头。“我就是在那边的孤儿院长大的。”我指向铁路远处的地方。“你看南俊打工的加油站，沿着河的方向，看见那边的超市了吗？有没有看到超市后面四叶草形状的霓虹灯？那个孤儿院就在霓虹灯牌左边，我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智旻的眼神流露出疑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我把那里看作我的家，我并没有强迫自己这么想，我是真的觉得孤儿院就是我的家，一个没有妈妈的家。

“我想承认一件事，一件我一直在撒谎的事，我说我有嗜睡症是假的。”这大概也是我不能问任何人任何事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害怕伤害他们，而是因为我自己说了谎，我没有勇气接受诚实。因为，我一旦承认我没有嗜睡症，我也得承认我是个没有妈妈的孩子，不仅是在孤儿院，在这个世界上我也没有妈妈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问他们问题的原因。

智旻不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他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他道歉。智旻已经无数次为了我的事情苦恼了。他要是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肯定哭得不成样子。我很内疚：“我不是有意要这样做的。我只是不知道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让我觉得舒服一点。我知道这完全不对。我没办法说出来。”

智旻一直安静地听我说，他转过头问我：“那你现在好一点了吗？”我现在没事了吗？我问我自己。智旻盯着我，他既没有骂我，也没有安慰同情我。我低头看着夜幕下灯光璀璨的城市。“我不知道。时间久了，也许我会找到解决方法的。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你呢？”智旻笑了，我也笑了……

智旻 2022年5月19日

我必须回到草花植物园。我必须终止我的谎言，说我不记得在那里发生了什么。是时候不再逃避医院，治好我的癫痫病了。为了做到这些，我得回到那里。但一连好几天我来到了公交车站，却不敢登上公交车。

我看着那天第三班公交车从我面前开走，玠其突然出现，在我身边颓丧地坐下来。他说他想出来走走，因为没什么事情做，感觉很无聊。然后他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低着头，用脚尖踢着地面。我依然坐在这里是因为我没有勇气。我想要假装我现在很好，我了解了很多事情，我可以轻松地克服这件事的。但我很害怕，我害怕我对要面对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承受住，不知道我会不会再发病。

玠其看起来很轻松，他靠在后面，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小声说着“今天天气真好”这样的话。天气的确很好，但我太紧张了，根本无心看周围，更不要提感受这样的好天气了。天空湛蓝，偶尔有微风拂过。公交车从远处驶来。车停下，车门打开了，司机看着我。我问玠其：“你可以和我一起走吗？”

号锡 2022年5月20日

我和泰亨一起离开了警察局。“谢谢。”我鞠了一躬，大声地表达着我的谢意，虽然我心情并不是很好。从警察局到泰亨家很近。要是泰亨住的离警察局远一点，他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经常进警察局了？为什么他的父母把房子买在离警察局这么近的地方呢？这个世界对这个傻傻的善良又敏感的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我搂着泰亨的肩，随口问他饿了吗。泰亨摇摇头。“警察叔叔没有欢迎一下你，给你买个饭吗？”我又问了一次，但他依然没有回答。

我们两个走在温暖的阳光下，但我的心中好像掀起一阵冰冷的风。当我感受到这种冰冷的时候，我无法想象要是泰亨，他会是什么感觉。他的心肯定遍体鳞伤吧。不，他的心还在吗？他到底是承受了多少痛苦？我不敢看他的眼睛，所以我看向了天空，一架飞机从灰蒙蒙的天空上飞过。我在南俊的集装箱第一次看见了泰亨背上的伤疤。泰亨换上了新T恤笑的很开心，我当时不忍心问他伤疤的原因。

我没有父母，也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关于母亲的记忆停留在7岁那年。我大概有着世界上关于家庭和童年最深的伤痕吧。人们总是说得轻松，我们要克服这些伤口、拥抱它们、接受它们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会妥协和宽恕，然后继续我们的生活。我不是不懂这些道理，我不是不想尝试，但尝试不代表着会成功。没有人教我应该怎么做。在旧伤疤愈合之前，这个世界不断给我增添着新伤疤。当然，这个世间人人都会受伤。我也明白这一点，但我们有必要受这么重的伤吗？为了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不幸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没事的，我可以一个人走。”泰亨在交叉路口对我说。“我知道。”我继续向前走着。“我真的没事。你看，我好着呢。”泰亨笑着，我没有回答。他也许真的没事了，但一旦他觉得自己出事了，他承担不来的，所以说泰亨忽视了这个真相，这成了他的习惯。泰亨跟在我身后，带上了他的兜帽。“你真的不饿？”我们走在泰亨家门前的室外连廊里时，我又问他。泰亨傻傻地笑，点点头。我站在原地，看着他走向家门，但最后又调头回来。他走着的那条小路，我站着的这条小径，都是那样狭窄、荒凉。他和我都是一样的孤独……

硕珍 2022年5月20日

泰亨家是那个街区最老的一栋房子。墙面大块剥落斑驳，杂草也在水泥墙缝隙中疯狂生长，看起来破败失修。我在房子后面山上的小公园里等泰亨和号锡。因为在山坡上，我可以看到泰亨家门口的门廊。

号锡从远处的走廊拐角处出现了。泰亨跟在他身后，他的脸因为带着兜帽看不太清楚。他们在走廊口讲了几句话，泰亨好像想让号锡回家，但号锡说没关系。然后号锡开始往前走，他们一言不发走向家门口。号锡走上台阶，停在泰亨家门前，他拍拍泰亨的肩膀，做出了请进门的手势。然后，号锡转身离开。泰亨注视着他离开的背影，伸手去开门。

正当泰亨开门时，我给号锡打了电话。电话铃响了三次之后，号锡走廊走了一半，掏出了手机。这是泰亨正要跨进家门。“号锡，你能叫一下泰亨吗？”号锡停下了脚步：“我刚刚见过他呢。”我说我想组织大家一起去一次海边旅行，让他叫上泰亨一起来。号锡笑着说泰亨肯定会一起来的。

“但我只想确认一下，你能马上问一下他然后告诉我吗？”我匆忙挂断了电话。是时候了，号锡现在必须走进泰亨家。号锡低头看着手机，转身朝泰亨家走去，然后从还开着的门进去了……

泰亨 2022年5月20日

我低头看着我的手掌，血在不断渗出。我的腿渐渐失去力气，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有人从后面扶住了我。阳光从布满灰尘的窗户里照射进来。我的姐姐在哭泣，号锡安静地站在后面。和往常一样，地上堆满了脏盘子、乱七八糟的零碎和毯子。爸爸已经在我缓过来之前离开了这间屋子。

我朝爸爸怒吼时，有一股膨胀着的抑制不住的怒火和痛苦，现在依旧留存在我脑海中。我不知道是什么在我将要刺向他的时候阻止了我。我不知道怎样熄灭我内心愤怒的火焰。比起爸爸，我更想杀掉我自己。如果我能够的话，我想现在就在这里结束我的生命。

我忍不住我的眼泪。我想要哭，大声地哭出来，踢坏毁掉家里的一切，然后让自己痛哭一场。但这些我都无法控制。“对不起，号锡，我没事，你走吧。”我的声音听上去干瘪和冷静，但我的想法几近疯狂。尽管号锡不愿意，我还是硬是让他回家了。我看着我的手，血一滴一滴从伤口渗出来。我没有捅向爸爸，我打碎了地上的玻璃瓶，反而这些碎片扎伤了我的手。我闭上眼，感觉整个世界都旋转起来，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现在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怎样活着呢？

我恢复意识之后，发现自己手里捏着在看南俊的电话号码。即使是这种情况，或者说是因为这种情况，我无比渴望得到南俊的帮助和陪伴。我想要向他倾诉，我差点杀死了给予我生命的爸爸，那个天天家暴我的爸爸。我差一点就杀了他了。不，我实际上也杀死了他，千千万万次。我在脑中想着杀死了他千千万万次的了。我想要杀掉他。我想要去死。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好迷茫。我只想立刻见你……

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

桩国 2022年5月22日

有人摇醒了我。当我睁开眼，我发现窗外是一片海景。海风感觉很冷冽，大概是因为我还没睡醒。我抱着手臂下了车。朋友们早就在沙滩上了，他们海浪拍打着的沙滩上朝我招手。身后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面上是散发万丈光芒的太阳。整个景象美得好像一幅画一样。

起风了，扬起一阵沙，这幅静态的风景生动了起来。我朝他们挥手。沙粒从地上吹起，在空中飞扬。他们都马上转过身去，用手捂住脸遮挡风沙。我也紧紧闭上眼，低下头，用手臂挡住脸。我们站着原地很久，耳边交织着呼啸的风声和海浪的拍打声。

我想要睁开眼，却被风沙迷了眼。“不要揉眼睛，会更不舒服的。”我听了号锡的话，慢慢地眨着眼。眼泪一阵一阵涌出来，大海、天空和朋友们在我眼前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出现。我眨了几次眼之后，眼泪流了出来，刺痛的感觉也随之消失了，一定是泪水把沙子冲走了。我听到他们的笑声，他们一定是在笑我站在这片空旷的沙滩上流泪的样子。

不知道是谁先开始奔跑的，这挺愚蠢的。我假装去追那些取笑我的家伙。号锡冲了出去，好像是不想被我抓住。然后其他人也开始跑了起来，笑得很开心。不一会儿，我们都开始沿着海岸线奔跑，我在他们身后跑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甚至还有点头痛，但我没有停下，因为他们一直在往前跑着。

我们再次相见了。智旻离开了医院，我们又回到了这片海滩。一切都没有提前安排过，所有事情都是顺其自然地发生了，但我觉得很兴奋。也许正是这样漫无目的地奔跑是消除我内心的害怕和恐惧的唯一方式。从前我们逃学第一次来海滩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做的。

南俊说：“没错。我们就好像回到了从前。”我们累得坐在沙滩上喘着气。智旻问：“我记得那时候也有这样热。是什么时候来着？”“6月12号。”我的好记性让他们都惊讶了。我清楚地记得日期是因为那张写了日

期的合照。我有时会拿出来盯着照片看。我没告诉过别人，但那个久远的日子里，我感觉到我有了真正的家人，亲兄弟一样。

“朋友们。”我想要表达我的感激，但我有些词穷。“什么事？”他们都一个个催着我接着讲下去。然后我们围成一个圈，像小孩一样玩耍着。

“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我在泰亨身边坐下。泰亨一个人坐在沙滩很远的角落里，他看了我一眼，反而问了我一个问题：“那次是我们最后一次来这里吗？”他说的是天文台。“如果是的话我们肯定会爬上去看的，但我不记得有这回事了。”他也点点头同意，然后继续看着天文台的方向。

“走吧。”有人拍拍我的肩。是硕珍。他背着光，看不太清楚他的脸。因为我坐着仰视他，硕珍看起来好高。我站起身，拍掉身上的沙子。我的脚深深地陷进了滚烫的沙子。我跟在硕珍身后，躲在他的影子里往前走。我踢着沙子，全洒在硕珍的裤子上，但他没有回头……

泰亨 2022年5月22日

这一切我都预见过，在我的梦里。梦好真实，好生动，我看到了大海，我看到了我们七个人，还有高高的瞭望塔。在梦的最后，我站在瞭望塔上，其他人都在下面看着我。他们离我好远，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但我还是向他们微笑着，好像在告别，然后我跳了下去。

“硕珍哥？”我听到柁国的声音，转头看见硕珍爬上了瞭望塔。在最顶上，硕珍转向我们，好像是在给我们拍照。其他人朝他招手，但我没有。这好像是我梦里的最后一幕，不同的是在上面的现在是硕珍，而不是我。

在那一刻，我感觉我脚下的地面仿佛在下沉，我的身体飘浮在空中。我紧闭双眼，害怕我会猛地摔到地上。我没有握紧拳头，但手掌上的伤口开始疼痛。那道伤口看起来很深，但比我想象得要愈合的快得多，现在只留下一道红色的伤疤。有时它疼得很厉害，好像是惩罚我一样，惩罚我一切的过错。现在它又疼了起来……

南俊 2022年5月22日

“他只比我小一岁。不，我没这么说。我比他大。我知道的。但他不再是个小孩了。是时候要学着照顾自己了。我明白。我明白。不，我没有疯。对不起。”

我挂断电话之后低头看着地面。我们在海滩玩了一天，现在在去旅馆的路上。温和的海风吹拂了一路，但我觉得我的心里有什么堵住了一样，随时都会爆炸。蚂蚁成群在满是沙土的地上列队前进着。

我不是说我不爱我的父母，我也不是不关心我的兄弟。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对这一切充耳不闻，但我做不到。我清楚地明白这一切。所以说，不断挣扎、情绪失控，然后感到沮丧压抑，想要挣脱，这些的意义是什么呢？

远处，一个身影背对着站立不动。是枉国。枉国曾经告诉我说：“我长大后也想成为像你这样的大人。”我根本没法说服自己，我离成熟还差得远，更不要说我是一个榜样了。就这样打破枉国的希望看起来太残忍了，他年纪还那么小，还没有得到他应有的信任、支持和爱。我不能告诉他这样的事实，年纪大或是长高并不能代表着成为一个成年人。我希望枉国的未来比我要好得多，但我也不能承诺在成长路上我能给他多少帮助……

硕珍 2022年5月22日

我又望着他们，他们开着傻傻的玩笑、笑着、吵闹着，有人起身跳舞时又爆发出一阵笑声。我不相信我眼前看到的事物。我们跌跌撞撞一路走来，现在才聚在一起。我渴望这一天的到来很久了，我这样梦想着，现在实现了我甚至不敢相信。

但我现在还是很不安，因为我有一些事情要去确认。我一直犹豫着，无法鼓起勇气。但我不能再逃避了。除非我直接告诉朋友们，不然我都没法正视他们。

晚饭快吃完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有话要说，但他们都没把这当回事，只有泰亨看着我。几天前，泰亨来找我，跟我说他做的梦。“你知道这是什

么意思的，对吧？”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个答案，但我装作不知情。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呢？这只是梦啊。”泰亨很沮丧地走了。

这也不完全是谎言，我不知道为什么泰亨会做这样的梦，但我知道这一切有多残忍，所以我不忍心告诉他真相。更因为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不能告诉他。泰亨不用知道这一切不是梦而是真的，他会杀掉自己的父亲，但这反复地在现实中发生了。没有人该带着这样的怨恨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后悔我的决定，即使这样会损害我们的友谊。

我转过头，避开泰亨的眼神。我紧闭着嘴，深呼吸一下，然后更清楚地说：“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们。”南俊和号锡盯着我，其他人也安静下来。“我本应该很久以前就告诉你们的。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泰亨打断了我：“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你跟校长告状的时候？还是玠其因此退学的时候？你在说哪个时候？”泰亨的脸上分明写着气愤的表情。

“泰亨！”南俊显然是暗示泰亨不要再说了。泰亨推开南俊的手，眼神依然盯着我：“都是你才弄成这样的。”其他人一言不发，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因为这些话措手不及，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我看着玠其，泰亨说的没错，玠其是因为我才被学校开除的。我低下头喃喃地说：“我很抱歉。”泰亨又接过话……

泰亨 2022年5月22日

“硕珍哥，这就是全部了吗？你没和我们在隐瞒些什么了吗？”我盯着硕珍，他也盯着我看。我想逼他说出来，但有人抓着我的肩膀让我不要这样做。我不回头也知道是谁，肯定是南俊哥。“别打断我。你干嘛要关心这些？你又不是我的亲兄弟。”我的感受到南俊盯着我后脑勺的眼神。我看都没看他一眼，甩开他的手。我自己也知道，我把气都撒在了南俊身上。

当我从海滩走向住处的时候，路过一片松树林，我听到南俊在打电话。他说的每个字都没错。我只比他小一岁而已，我也不是他亲兄弟，我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但我的心很痛。

“泰亨，我很抱歉，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硕珍第一个开口说。南俊一言不发，只是用愤怒的眼神看着我。“到此为止？我们把事情都摊开来说清楚吧。你对我们隐瞒的事情是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现在汇聚在硕珍身上。硕珍的眼神似乎在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

“我们出去说吧。” 南俊又抓着我的手臂，我试图挣脱他，但他用力地把我拉到外面。我挣扎着：“放开我。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你知道些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以为你是那个不一样的人吗，嗯？”

然后，突然南俊松开了我的手臂，我跟跄地差点跌倒。也许，并不是这个动作让我差点绊倒。他松开我的那个瞬间，好像连接我们之间的链子从中断裂了。支撑我的一切、我的基石好像都在瞬间分崩离析。

也许我打心底希望他一直到最后也不要放手；也许我希望他朝我发火，让我闭嘴；也许我希望他狠狠骂我一顿，就像他对亲兄弟或是珍惜的人会做的那样。

但南俊松开了我的手臂。我无意识地露出了我的傻傻的笑容，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愤怒地说：“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对于对方来说算什么？我们最终都是孤独一人。” 话音未落，硕珍打了我一拳……

智旻 2022年5月22日

号锡说：“我们也走吧。” 我回头看向我们住处的门口，桌椅、锅碗都乱糟糟得到处都是。“智旻，来吧。” 我匆忙关上了门。他们都走在前面，玟其和号锡走在最前面，柁国紧紧跟在他们身后。我们来的时候有七个人，而现在只剩四个人了。

当我们走过瞭望塔的时候，我抬头看着上面。日落之后，海滩上一点灯光都没有。瞭望塔和大海完全被黑暗笼罩，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到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我感觉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一起来海边的地方。这里曾经有那块许愿石，但因为建设度假村被敲碎。我们在这里呼喊，大声说出自己的梦想。“柁国，是这附近吗？” 我回头一看，发现柁国早就冲到其他人前面去了。号锡在后面喊他，但柁国似乎没有听见。我突然有

了这样的想法，枉国也是在按着自己的人生轨迹走着，他原本一直跟在别人身后，人家停下他也停下。我也是这样。我在交叉路口看着每一个方向，我可以左转走到火车站，或是右转搭公交车回家。

我总有一天要回家的，我不能永远不面对，我必须承认我说谎，告诉父母实情，即使他们不想听到这些。我总要在某个时刻跨出我的第一步。我看见玃其在路口左转了，号锡转头说：“智旻，快跟上。”“号锡哥，我现在要回家了。”他满脸疑惑：“家？”我点点头，然后在路口走向了右边那条路……

枉国 2022年5月22日

我感觉我的身体飘浮在空中，但下一秒就重重地摔到地面上。我片刻之间失去了任何感觉。我的整个躯体感觉很沉重，甚至睁不开眼睛，我没办法吞咽或是呼吸。当我感觉自己几乎是半昏迷状态时，身体越来越热，突然浑身打颤。一种难以名状的疼痛和喉咙干涩让我不得不睁开眼睛。不知什么明亮的东西刺痛着我的双眼，它一点一点干涸，好像里面充满了沙子。起初，我以为这是一束光，但它不是，它很明亮、宏大但又模糊。它静静地悬在半空中，我盯着它看了一阵，它的样子开始清晰起来，是月亮。这个世界好像颠倒了一般，我的头肯定是倒着的。那个世界里，月亮也是倒着的。我试着去呼吸，但我动弹不得。一阵凉意穿透我的身体，是恐惧。我想要张开嘴，但说不出一个字来。我的意识在慢慢消失，即使我睁着眼。当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的时候，有个声音问了我一个问题。

“活着比死去更痛苦。你还想活着吗？”

从海边归来之后

硕珍 2022年6月13日

从海边归来之后，我们回到了各自孤独的生活。好像是说好了一样，我们谁也没有联系谁。我们只是模糊地猜想着对方在做什么，根据街边看到的涂鸦、加油站亮起的灯光和从废弃的大楼里传来的钢琴声。

我们后来回到海边的住处，里面空无一人，泰亨那晚跑出去之后就不知去向。地上什么都没有，除了一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漆黑一片的大海，我们一起笑着。这是几个小时前拍的而已，却像是过了很久一样。我们这么久一路艰苦走来，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吗？我们命中注定会像这样分离吗？

我开过加油站，没有丝毫要停下的念头。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再相遇的吧。我们会再像照片里的那样一起笑着。总有一天我会鼓起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自己，但不是今天。此刻湿润的风吹拂着，就和那天一样。突然，我的手机响了，仿佛是给我的一种信号。手机不断震动着，我挂在后视镜上的照片也随之震动。号锡的名字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我接起电话：“硕珍，枉国那天晚上出了车祸……”

枉国 2022年6月13日

我听到了微弱的声音，睁开眼发现号锡和智旻在看着我。我每次眨眼，他们的脸就在我眼前消失又出现。“你受伤了吗？哪里还疼吗？”智旻问我。“没事，我没受伤。”我说谎了，那其实是很严重的车祸，我差点就死了。那几天医生不断告诫护士要准备好按照最严重的情形看护我。我十天后才恢复了意识，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

“你应该立马联系我们的，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号锡听起来快要疯了。“号锡哥，我不是……”我开始说话但没办法说出完整的句子来。当我在医院里醒过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到了他们。要是我意识清楚的话，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打电话，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身体也一直疼痛。他们给我打的镇定剂药效太强了，现实、梦境、记忆和幻觉在我头脑里一团混乱，难以解开。

这种难以忍受的疼痛终于减弱下去了，但我发烧失眠时在眼前出现的奇怪的景象持续不断地再次涌现。我不确定这些情景是否真的发生过，或者他们只是因为剧烈的痛苦而激起的扭曲的噩梦。我不相信我的记忆，但我还是不能联系他们。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甚至不知道怎样开始我们的对话，我只能朝他们微笑，我努力向他们挤出微笑。我的脸上肯定是扭曲的表情，我控制不住快要流泪了……

号锡 2022年6月13日

我走出了房间，因为我感觉我的眼泪已经涌了上来。枉国嘴上还说着没事，我的心都痛得扭曲了。那个下午我才听说了他出车祸的事情，那天汉堡店门口挤满了避雨的行人，其中一些还是枉国的同学。“枉国怎么后来再也没出现过？”我没有理由开口问这个问题。自从海边归来之后，我就失去了所有人的联络，包括枉国。然后，我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噢，他出车祸了，所以一直没来学校。”“车祸？他伤的严重吗？”“我们也不清楚，他好像缺席了大概有二十天的样子吧。”

我立刻给枉国打了电话，但他没有接。我本想再打一次，但最后决定打开我们的聊天室看看。过去的二十天里一条新消息都没有，最后一天还是我们在海边的时候发的。是那之后吗？那天我们都分开了，各自回家的那个晚上。是那天晚上出的事吗？

我在群里留言说枉国出了车祸，伤得很重。不管大家后来各自在哪里，二十多天还一点都不知道枉国的事情，真是太荒唐可笑了。我发出的信息旁边的数字没有改变，意味着没有一个人打开聊天室读了我的消息。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难道是毫无意义的吗？“我们”难道是那种同甘不共苦的朋友吗？我自己都要疯了，我自责没能早点联系枉国，自责那天让他一个人回家。枉国不是个小孩子了，但他是我们当中的忙内，他还只是个高中生。

我在走廊里不安地上下踱步，最后在他的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通过那扇破旧的门，我能看清枉国的脸，他显然状态不好，苍白得好像一张白纸。突然之间，枉国从我们秘密基地里探出身子的景象出现在我眼前。他那时才

初三，天真稚嫩的脸上—副若有所失的表情，好像感知到—些事情走到了尽头。是我们的存在让他有了这种失去的感觉吗？我们中的四个人还是没有看过我发在群里的消息。我又发了一句：“这真令人失望。”

“你？跳舞？”当我走进房间，智旻和柺国正在谈论舞团的事情。智旻说他才加入了舞团两周而已，然后就害羞地别过头去。“真好啊，你跳舞很棒的，我们应该一起去看你跳舞。”

就在那时，泰亨的电话打了进来。“你一直在干什么呢？为什么不早点看我的信息？”我假装特别生气的语气说话。泰亨的声音听起来低沉沙哑，他结结巴巴地说这话，好像在抽泣—般……

泰亨 2022年6月13日

“柺国怎么样了？”

我只能说出这些。我在便利店下了班之后走出店门，发现街上到处是水洼。几个小时之前就开始下雨了。我一直没注意到下雨了，直到我扭头看向玻璃门外，发现—位顾客买了一把伞。我的脸映在水塘里，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喉咙也哽咽着。

号锡说他现在和柺国在—起，柺国看上去比他想象的要好—点。我的眼泪滑落下来。“我没事。”号锡肯定把电话给了柺国，他又在装作没事了。“你怎么样？”“你管好你自己吧。”我不是有意要说话这么冲的，而柺国也害羞地笑了。“我现在就去你那儿。”

但我没能遵守我的诺言。我当时就赶到了医院，等不及电梯就飞奔着上楼梯，在走廊上狂奔着跑向柺国的病房。我正要冲进他的病房的时候，我却僵住了，我从那扇门听到了里面人的声音。是南俊，还有硕珍也在。我不自觉地就后退了两步。

南俊说：“我—直都这样。”的确，他是没有改变，他—直过着他原本的生活。我瘫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穿着病服的人们从我身边走过，有的人带着眼泪。如果有人问起我，我也肯定—样的回答，我也—直都这样。

我依然是在家和便利店之间来回着。爸爸还是酗酒，时不时惹出麻烦。家里的灯光还是一样昏暗，下水道还是经常堵塞。

只有一个变化，那就是我不再做那个噩梦了，那个玳其死了、枉国坠楼还有号锡陷入绝望的噩梦。现在想来，我们在海滩吵架的那夜之后，我的噩梦就消失了，被另外一个梦取代了。在梦里，眼泪滑过硕珍的脸，蓝色的花瓣飘落在夜晚的柏油马路上，被人践踏，还染上了不知是谁的血迹。

我弯着腰，拖沓着步子走向电梯。电梯正从地下二层上来，我回头看向枉国的病房，我还没有做好面对南俊和硕珍的准备……

南俊 2022年6月13日

午夜时分，我赶到了枉国的病房，他看上去状态还不错，一直说说笑笑，我也陪着他聊天。我们谈论着加油站、天气和其它什么都好，这样我们就不会讲起那些重要的话题。枉国本应该问的，但他没有，他一点都没有问到那天晚上为什么我们打了起来，为什么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其实我也一样，我不想告诉他为什么我们一言不发离开了住处，还有硕珍和泰亨之间有什么矛盾。我们咽下了那些原本应该脱口而出的话。在回去的路上，硕珍问我还好吗：“你知不知道你刚刚开始一句话都没说过了？”我告诉他我没意识到，我很抱歉，但我很好。我们在加油站附近分别了。

在跨入加油站之前，我环顾着四周夜晚的街道，这里一片寂静荒凉。十字路口红色的“停止”信号变成了绿色的“通行”信号。我过了马路，沿着铁轨走着。倒数第四个集装箱，我们在去海边之前，在这里生了一堆篝火。那天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回到这里。

我打开集装箱的门，扬起一阵灰尘。我站了一会儿，直到眼睛适应了黑暗的环境。我从枉国那里听说了，其他人都没有互相联系，没人告诉我泰亨的近况，但应该也没有什么改变。这个集装箱是泰亨逃脱父亲的唯一避难所。我知道这些，但我没来看过。在图书馆和加油站之间来回就已经够累的了。这是事实，但也是我的借口。内心深处，我也许是在逃避泰亨。我没法安慰泰亨，这让我在情感上精疲力竭。

当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我能看清集装箱的每一个角落。这里的每一处都充满着我们一起分享生活的回忆。我和硕珍说我没事，但其实我不太好。枉国出了车祸情况肯定很糟糕，而那晚发生的一切令我窒息。如果泰亨和硕珍那天没有打起来，如果我和其他人待在一起，如果有任何人和枉国一起，也就不会发生车祸了。

但我说我没事，我平常随意地和他聊天，好像我一点都没做错一样。我拍拍枉国的肩膀，让他快点好起来。我说这句话像是祝福，或是建议和安慰。我一点也没变。我总是在问问题和在岔路口做出选择之前犹豫着……

玊其 2022年6月15日

我从一个奇怪的梦中醒来。我想我好像听到有人敲门，但醒来之后又没有声音了。我肯定是在梦里听到的。“现在几点了？”我拿起手机，但它没电了。我把手机连上充电器，下了床。我的头很痛，肩膀也很僵硬。我到凌晨一直在写的音乐一直在反复地播放着。我已经熬了好几天夜了，但依然找不到解开这些复杂音符的关键。

这个旋律在我脑海中反复地播放着，但也许是因为在梦里我在一片迷雾中咆哮着，跟随着一个微弱的口哨声，所以我解不开。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到达了一片公寓群的花园，我在那里茂密的灌木丛中发现了钢琴琴键。琴键大部分都烧毁了，被泥土和腐烂的落叶覆盖着。正当我要触碰到琴键的时候，周围的建筑、迷雾和口哨声在片刻之间突然消失了。下一个瞬间，我坐在这个工作室的正中央，我和枉国一起坐在钢琴前。枉国说了些什么，然后我哈哈大笑。这是什么时候？我记不清准确的日子，但这个场景深深铭刻在我脑海中，和那天一样鲜明。我有好多天能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场景。突然，外面变暗了，我在夜晚的街道上徘徊，我正在从海滩回来的路上。我把手插在口袋里，一边和号锡谈论着我的作品，我能用指尖感受到口袋里的琴键。我的梦以这种支离破碎的片段进行着。一个一个片段互相覆盖交错，记忆的碎片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

我听到门口有一声巨响，于是我关掉了音乐。那会是谁呢？我打开门却发现没有人在外面。我喝了一杯水，躺在沙发上。过去的几周里我很忙碌，

有一堆事情等着我去做。我作曲的时候，一点也不顺利，一个是我很难集中精神，还有一个是我不习惯和搭档一起工作。

那个女人讲话直来直去，人也很直爽。她无论何时都随意进进出出我的工作室，评论我的曲子的时候也从不犹豫或是拐弯抹角。我打算抽根烟的时候，她拿走我的打火机，然后扔给我一根棒棒糖。她还唠唠叨叨，催促我吃饭和睡觉。我没法反驳她，她的表现和作品都很出色，对我的评价也很中肯。

这些都激励着我。我开始在工作室里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我失去了时间概念，一心投入作曲。我一旦开始作曲就会熬夜，我不会接电话或是看短信。我的神经高度紧张，而且这期间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我关掉了手机软件的所有提醒。如果我抓紧每分每秒努力练习作曲，我也能变得像那个女人一样厉害有天赋吗？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不想比她差。

“这个很不错。”她昨天晚上听完我未完成的曲子之后这样说，这是我之前写的半成品，还没有好好修改。“这个真的很不错。”我感觉我以前好像听到过一模一样的话。我绞尽脑汁寻找着这段回忆。她拿出了她的吉他，开始和声，还弹奏这段旋律的变奏。我坐在钢琴前，跟着她一起弹奏着。

“别忘了。我们明天医院见。”我们练了两个小时，她把吉他收进包里，起身打算离开。我抬头用迷惑的表情看向她，她眨了眨眼。我想起来了，她在医院和学校一直做免费个人演出。上周她邀请我下次演出一起去，我还没答应，她自己默认了这个计划。她说她明天会早点打电话来，让我一定要接。

她走了之后，我又坐在钢琴前。这个曲子是不错，但我总感觉我丢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我清楚地记得我上次作曲的时候几乎要抓住的那个东西。我做了一点改变，但不是我想要的效果。我从钢琴凳上站起来，感觉胸口很压抑，也许是我太注重这个点了，因为我一直想不起来。也许再精心修改一下这个旋律会更好，不要再等待和寻找那个丢失的东西了。我看向窗外，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我的手机充上了电，它震动了一下。她还没有打电话来，我就躺在沙发上等。几分钟后，我的手机响了，智旻的名字出现在屏幕上。这立刻让我想起了昨晚梦里的一个场景。一间房子在燃烧。有人问我：“里面还有人吗？”我回答说：“没有，里面一个人也没有。”这个场景突然变了，我坐在妈妈昏暗的房间里。妈妈说：“要是我没怀上你……要死你没有出生……”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从工作室到医院去的。我像疯了一样跑上楼梯，我想努力摆脱我低落的情绪。医院走廊很奇怪，又长又昏暗，穿着病服的人们走来走去。我的心跳得很快。病人们的脸像纸一样苍白，而且都面无表情，好像死尸一般。我能听到我脑袋里那个沉重的呼吸声。

我能从破旧的门看到里面穿着病服躺在床上的柩国。他肯定是睡着了，但看上去他就和死了一样。“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医生说他能活过来是一个奇迹。就是那晚，我们从海边回来的那晚。”智旻的声音在我耳边响着。

我转过头去，我不能再多看他一眼了。一大堆的景象在我眼前飞驰而过，就像是全景相片一样：在建筑工地，金属鼓被烧得噼啪作响的火焰；一直昏暗的妈妈的房间；从火场里传来的钢琴声；柩国在琴行笨拙地弹着琴的背影；柩国失去意识躺在空无一人的大街；还有他失去意识所经历的那种痛苦和恐惧……

她说：“一切都是因为你。”她说：“要是你没出生……”是妈妈的声音。或者是我自己的吗？还是是另外一个人的？我的一生都因为这几句话而痛苦。我想去相信这些不是真的，但柩国就躺在那里，躺在一个病人们都像行尸走肉游荡着的医院里。如果我当时不理他，直接离开了琴行；要是我在火场里死去了，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就在那时，那个女人的吉他声穿透了我的思绪。这吉他声盖过了噼里啪啦的火焰声、钢琴声和无数其他的声音。我用手抱住头，捂住耳朵，但这吉他声只是越来越响。我掉头跑走，想要逃离这里。我撞上了走廊上的人，但我没时间回头说抱歉。他们大声辱骂着我，我没有回头，我必须逃离这个声音和这种幻觉。我头疼欲裂，我已经失去了所有信心。我跌跌撞撞地跑出走廊，逃离了医院……

枉国 2022年6月15日

外面传来的吵闹声把我吵醒了。我刚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却记不清细节了。那天晚上的交通事故就像模糊的黑白CCTV监控视频一样不断重放着。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跳先是变慢，然后爆炸一样地飞快跳动。转瞬之间，疼痛的感觉涌了上来，有人在我耳边模糊地低语。我再醒来的时候，浑身疼痛，扭动着身体。

我全身都被汗湿透了。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正好落在我的脸上。我走到走廊里，看到了熟悉的场景。这是我第一次用拐杖，我还没适应它，但这比坐轮椅要方便得多。我从门口走了出去，外面微风习习。我的汗很快被吹干了，感觉脖子和背上有一点冷。外面不像我的病房里那么暖和。

我坐在长椅上，打开了我的速写本，我的主治医师走了过来。他说我康复成这样是一个奇迹，他都没想过我能够康复。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就是个奇迹。

“你以后更应该好好活着，好好对待自己。”我转头看见一个女孩站在那里，我昨天在走廊里见过她。她说能在身边看到奇迹真是了不起，她还问我是什么感觉。我回答她说我感觉很健康很有活力。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速写本。我无意之间就在上面画下了我梦里看到的東西。我的梦就和监控录像那样模糊。那个女孩一直在问我问题，我很难集中精力画下我的记忆和梦境。不一会儿，我抬起头，我听到了一首熟悉的歌。有人在不远处表演着唱歌，我肯定知道这首歌，玊其有时会在他的工作室里放。我拄着拐杖向舞台走过去，我看到一只印着YK的打火机挂在她的吉他上……

智旻 2022年7月3日

自从号锡去看了枉国之后，他的心情就一直很低落。要是说有人能真正把我们七个人连结在一起，那就是号锡了。他就像风雨中的避难所一样，珍惜保护“我们”这个集体。但他的内心也不总是和他向我们展现出来的那样

乐观阳光，更准确地来说，这对于他是一种责任。他能用直觉感受到他身边的那些伤痛，但很难承受它们。这就是他出于本能表面装作比实际更乐观的原因。

即使是现在，号锡坐在练习室角落里很久，什么话也不说。从海边回来以后，我加入了Just Dance舞社，开始学习跳舞。号锡给了我这个机会。因为我常年住在医院，认识新的人让我觉得很尴尬。号锡也带来一个新舞伴，她是号锡在孤儿院认识的朋友。

她是唯一一个可以让号锡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展开笑颜的人。当他们一起看着号锡的手机，那个女孩总是说这些什么，号锡听了也笑起来。“你笑了，你笑了！”她取笑号锡，号锡就别开头，让她停下，然后自己又忍不住笑起来。

我关掉音乐之后练习室立刻安静了，我就躺在地板上。我从小就喜欢跳舞，我一直努力花很多时间练习，但病房实在不是一个适合练舞的地方。我间隙偶尔去学校上学的时候，我就低着头避免和同学有眼神接触。一段时间之后，我的身体变得僵硬，我无法像号锡那样容易跳好那些动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我只有不断练习，直到所有人都离开了练习室我依然在努力练习着。

我用手机播放着我之前学的舞步的视频，号锡的动作在视频里看上去十分流畅精准，我知道这是他多年苦练的成果，我这样的初学者要达到这样的高度还需要很久。我渴望像他一样，我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独自离开海滩之后去了我“父母的家”。我抬头看着灯火通明的窗户，不禁想起这里也曾是我的家吗？我按响了楼下大门口的铃，等了一会门才开。我坐电梯到了17楼。虽然家门开着，但没有人出来迎接我。

我的爸爸妈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里放着的黑白电影。“我不想再回医院了。”我犹豫了片刻，说出了这句话，“你们别担心，我不会做傻事的，但我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了。”“你去哪了？”妈妈问我。“和朋友在一起。”“朋友？你先洗洗睡吧。我和你妈需要点时间考虑一下拿你怎么办。”爸爸插进来说。

我鞠了一躬，回到走廊尽头的房间。我一关上身后的房门，我就几乎要崩溃了。我和你妈需要点时间考虑一下拿你怎么办，爸爸的身影在我脑海里不断回响。我试着安慰自己，但这很难，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睡。我下了两个决心。我会找到我真正热爱的愿意为之奉献的东西，然后我会证明我可以把它做的很好。

我振作起精神，站在镜子前。我现在可以很好地模仿那些扭动了，但我的脚还是不听使唤，我一直在犯错。我明天就要和新搭档一起练习了，我想让她对我有个好印象，我想和他们一样出色，而不是听到一句“还行”的评价。

智旻 2022年7月4日

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用力搓着手臂，手上有些掉皮。我的手颤抖着，我能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声。手臂上有一条细细的血迹。从镜子里我能看到自己双眼充血。刚刚发生的片刻的回忆在我脑海中回放。

我和搭档练舞的时候，我走了神，脚步开始混乱。我撞到了她，摔到了地上，擦破了我的手臂。血让我想起了草花植物园，我感到一阵窒息。我记不清我是怎样爬起来，跑出练习室，躲进了洗手间。我疯狂地擦洗着我的伤口，看着血和水一起流下我越来越害怕了。我以为我克服了这种恐惧，我以为我没事了，但我并没有。我必须逃离，我想要冲洗掉这一切，选择另一条路。然后我突然想起来刚才我的搭档也摔倒了。

我飞快地回到练习室，但里面没有人。她的外套和号锡的包散落在地上。外面下着大雨，我看见号锡背着她全力地朝远处跑去，她看上去失去了意识，无力地垂着手臂。

我手里撑着一把伞追了出去，但我停住了。我试图回想起她跌倒的瞬间，但我完全想不起来。当我看到血迹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即使我追上了他们，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把她推到地上的时候伤到了她，但我甚至都没停下来看看她有没有事，因为我看到流血而浑身发软。

我转身回去了，我每走一步，雨就打在我的鞋子上。无数的车灯从我身边经过。很久以前那个野餐日也是和今天一样下着大雨。那天我从草花植物

园跑了出来，我的身上全是泥土，看起来像血一样。我一点也没长大，我还是和以前八岁的我一样……

号锡 2022年7月7日

我的脚踝伤还没痊愈。几天前我发生了一点小意外，现在我说这只是小伤，但当时其实挺严重的。智旻和那个女孩练舞时撞在了一起，他们都摔得很重。我背着那个女孩跑向医院，医院不远，但外面下着大雨，而且她晕了过去。

那个女孩接受治疗的时候，我在走廊上不安地走动着。已经是深夜了，但急救室前面的走廊上挤满了人，他们喝着从自动贩卖机买来的咖啡，或是看着手机。雨水和汗水从我的发梢滴落。我一只手梳理着头发，坐在了角落的长椅上，一不小心打翻了她的包。硬币散落了一地，还有圆珠笔和手帕也掉在地上。除此之外，还有一张机票，我知道她申请了一个国际舞团的试镜。这张机票意味着她被录取了。

就在那时，医生叫我过去。我把机票塞回包里，朝医生走过去。医生说她伤到了头，有轻微脑震荡，但不需要太担心。外面依然下着大雨，我陪她站在门口。“号锡。”那个女孩叫了我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买把伞。”我跑进倾盆大雨里，不远处就有家便利店，我不想听她要说的话，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勇气去恭喜她。

智旻在练习室里焦急地等我回来。我告诉他那个女孩没事，但智旻看上去很沮丧，一直低着头。

第二天早上，我的脚踝肿了。昨天晚上背着那个女孩的时候，我扭到了脚。天下着雨，我在跑着，我没有摔倒，只是轻轻滑了一下。我贴了一个止痛膏药，试着小心地走路，我觉得应该没事的。一开始脚踝并没有肿的很厉害，但后来越来越严重了，因为我在汉堡店要站着工作一整天，还不能缺席舞蹈练习。

泰亨 2022年7月10日

我沿着斜坡一路狂奔，穿过狭窄的后巷。我在这个街区住了二十年了，我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我能认出墙上的每一条裂缝。每一个角落都给我带来回忆和故事。但现在不是该回忆这些的时候，警察正在后面追捕我，我没空沉浸于这些回忆中。但当我一个接一个地转过巷口时，当我跳过一片又一片篱笆，我感觉周围的时间好像在倒流一般。

很久以前，我第一次在公交车站上画涂鸦。因为一个女孩，我再次拾起了颜料罐。几天前在便利店，我偶然撞见了她在偷东西。她不敢低头看向自己空空如也的双手，她显然很害怕。我不想去承认我知道她的这种感觉。你不得不看着自己的手中一无所有，没有人会帮助你。但我无法将视线从她身上移开，我看到她脸上的那种眼神，是一种感觉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眼神。在生活中要对一切错误负责而感到恐惧，孤身一人、无处可去。

那天之后我时不时都能看到那个女孩。我们并没有一起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坐在街边或是沿着铁轨走走。后来，我们一起画涂鸦。她第一次拿起颜料罐的时候看起来很生疏，但她很努力地跟着我做。最后，我们来到了公交车站。南俊常常在这一站下车，警察也经常在这里巡逻，我曾经就有一次是在这里被抓住的。我静静地站着，手里拿着颜料罐，那个女孩努力想要读懂我的表情。

自从我在医院里看到他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但我几天前的晚上路过他在铁路旁的集装箱。我为了逃避醉酒的爸爸，一个人跑到外面。我没有目的地跑出来闲逛着就看到从集装箱里传出来的灯光。里面肯定有人在，一定是南俊。我想要进去，但我不能。我靠近之后能听到里面传来的微弱的音乐声和呼噜声。我坐在集装箱门口的地上看着天空，天空一片漆黑，没有一颗星。

警察很快就抓到我了，我躲在死胡同的尽头，没有出路了。我故意这样做的。即使我不回忆过去，专注于逃跑，我也总会被抓住的，这是意料之内的事情。赤手空拳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我缓缓走出小巷，举起我的双手。我投降了……

南俊 2022年7月13日

我收拾好我的包，走出了图书馆。我在加油站上晚班已经一个多月了，所以我白天就去图书馆。工作一整晚回家之后我感觉精疲力尽。闹钟响了之后我不是就这样坐起来，我盯着窗外或是发呆地浏览着杂志，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似乎什么也没有做成。我不是失去了耐心，我知道我应该按照自己的步伐往前走，但一切都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这些人整天在图书馆里做什么呢？我也有可能赶上他们吗？但我不知道从何处开始，也不知道要怎样坚持。

我靠在公交车的车窗上。我从图书馆到加油站，每天如此。熟悉而又乏味的景色从窗前掠过。我有一天能摆脱这样的陈式吗？对我来说，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明天，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坐在公交车前面的一个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的肩膀上下抽动着，好像在叹息哭泣。她是那个在人行天桥上发传单的女人，我在图书馆里也见到过她。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在同一个图书馆学习，然后搭同一班车回家。我从来没和她搭过话，但我们看着同样的景色，有着同样的经历，甚至同样地叹息着。我看到过她在图书馆的角落里趴着睡觉，也看到过她在咖啡贩卖机前面流鼻血。我不是有意要寻找她，而是她总是时不时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的口袋里还躺着一根发绳，我看到她用黄色橡皮筋扎头发之后，毫不犹豫就在街边的小摊上买下了这根发绳。

公交车马上要到站了，她就要下车了。有人按了下车按钮，有几个乘客站了起来。但那个女人没有，她肯定是睡着了。我要不要叫醒她呢？我犹豫了一会。公交车终于到站了，但她没有要下车的意思。其他乘客都下了车，门关上后公交车继续往前行驶。

公交车到了我要下车的站，但那个女人还是没有醒。我从后门下车的时候又犹豫了一下。没有人会注意到她的，她已经错过了她要下车的站，而且多睡过了好几站了。这也许会让她的生活变的更疲惫的。

我一下车，公交车就开走了。我没有回头看。我把那根发绳放在了她的包上，仅此而已。几天前，我在这里看见了车站前面墙上的一些涂鸦。我本

能地四处张望，但我并没有看到泰亨。我猜他是刚刚匆忙离开，因为地上的颜料罐还在滚动着。我盯着满墙的涂鸦出神地看……

硕珍 2022年7月14日

我和南俊坐在小吃摊的长椅上，已经过了午夜，小吃摊里满是客人，他们像用苦涩的酒来结束这样的一天。我下午接到一个电话，南俊让我在他下班后和他见个面。他一直没说话，只是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我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南俊也只是笑笑摇摇头。“只是我的生活自从出生以来就一直没变过，没变好也没变坏。”

南俊说他的热情和能量快要耗尽了。他还是想作为我们的朋友，可是他不能为我们做任何事。这也是他不和泰亨还有枉国见面的原因。他甚至现在还在找借口，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我们喝了几瓶酒之后想起了高中生活，想起了泰亨在海滩那时说到的那件事。为什么当时南俊维护我？“你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南俊没有回答，而是问了另一个问题：“你当时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妈妈去世、在洛杉矶的外婆家度过的童年，回到韩国后爸爸的冷漠，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家庭的温暖。我有些醉了，又或许是这夜晚的气息，我吐露了我以前从未说过的一切秘密。

“现在我了解了你的一切，但其他人不也正在等着你说出来吗？等你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南俊听了我的话之后说。我和他说了再见，就离开往家的方向走去。我在街上兜了一会，有些醉醺醺的。夜晚的微风很清新，夜空中的月亮很明亮。我停在了公交车站前的涂鸦墙前。如果我说出了这一切，南俊就会相信我了吗？如果有人和我说这些，我会相信吗？

几天前，我开车经过泰亨打工的便利店。从车窗向外看去，我能看见他在笑，他正和一位顾客交谈，笑的很开怀。我看到了那熟悉的四方嘴。和一个顾客聊天有什么能这样让他笑的呢？好吧，泰亨总是这样的，没人觉得好笑的笑话他都能笑得很开心，没人觉得悲伤的事情他都会流泪。我要怎样才能和泰亨和解呢？未来一片迷茫……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枉国速写本，我们在教室里、在隧道里、在海边一起欢笑。枉国一个人躺在柏油马路上，鲜血顺着路流淌着，巨大的月亮高高挂在夜空中。

“你受伤了吗？”我回头看见枉国走进了病房。之前我的脚踝上缠着弹力绷带，但我依然练习着跳舞，现在则打上了石膏。“我看起来可比你好呢。”我假装对他的话做出夸张的反应，开玩笑说你可是打不倒呢。枉国说他下周会接受一个全身检查，如果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回家了。

我决定我们应该给他开个聚会。那天智旻从医院跑出来之后我们也在南俊的集装箱里开了聚会，吃着硕珍买来的汉堡、可乐和蛋糕。我们打打闹闹，争吵着谁应该带唯一一顶派对帽，直到帽子被我们扯烂才结束。我们把昂贵的蛋糕抹在对方的脸上，南俊抱怨说他得一个人清理这片狼籍，但一切都很有趣。我们七个人在高中毕业后终于又聚在了一起，每句话、每个瞬间都是充满微笑的。即使我们不说话或事不动，每分每秒都是快乐兴奋的。我想再拥有这样的一天，我们能再次相见、一起欢笑。

“嘿，那晚……”我们下了电梯正走向医院大门时枉国说。他的目光凝聚在外面的什么东西上，但似乎又没有在盯着具体的某样事物看。他只是不断眨着眼睛，好像在从记忆深处挖掘着陈旧的回忆。“硕珍提到过那天晚上吗？”枉国安静下来。“硕珍？他看到你了？在哪里？”我急切地追问着，但枉国没有回答。

“你是个好人的，对吧？”在分别前枉国这样问我。“别说这些没意义的话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和他招手说再见。我加快了步伐离开。我是一个好人吗？从小到大，我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孩子。也有人说我很敏感，容易受外界影响。这些能说明我是一个好人吗？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问题。我回头看见枉国依然站在医院门口，他抬头看着满是云的天空……

硕珍 2022年7月24日

我跟着爸爸进了灯火通明的会议室。我坐在门口一张椅子上东张西望，爸爸坐在正中央，被一些熟悉的面孔围绕着。我看了看钟，柩国的出院派对肯定已经开始了。我正想给他们打个电话，爸爸发话了，整个会议室安静下来。气氛很凝重，但不让人觉得不妙，相反，整个房间充满了兴奋与期待的气息。灯关上了，会议的标题出现在屏幕上。松州城的再规划设计计划。

突然，爸爸叫我，准确来说，是他的秘书叫的我。我之前说过我有事情，但我觉得我说了也没用。爸爸在来的路上在车里问我是不是还是和那帮所谓的朋友一起出去。我没有回答，他并不是在问一个问题，而是在贬低我的朋友们，不让我和他们接触，让我和他们撇清关系。

他甚至看都没看我一眼。“别把你的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东西上。我是过来人我都知道的。还有，你在这里有的是事情要做，尽可能多学点。这样你很快就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大人。”

智旻 2022年7月24日

集装箱里面装饰得很好。号锡买来的汉堡薯条和饮料都在桌上布置好了，墙上也挂着圣诞装饰品。柩国坐在最中间。

七个杯子里只有三个倒满了饮料。号锡放好食物之后因为要打工就先走了，南俊要下了班才能过来。没人联系得到玧其，硕珍说他会来的但还没出现。泰亨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是因为在南俊的集装箱里而觉得不舒服吗？我几乎是拖着他过来的，虽然来了但很难让他活跃起来。

从海边回来以后，这就是我们大部分时候的状态。没人会主动先联系别人，也没人清楚其他人在干什么。也许这样的结果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不再像那些翘课的学生一样一起出去玩了。我们现在各自都有了要解决的问题和义务，我们不能不管这些责任，虽然我们很想在一起。对我来说，我必须努力不要再进医院，然后想一想什么时候再回学校去。我不得不向父母证明，也向自己证明我没事。我必须证明我不是任何人的累赘。

过了一会，枉国犹豫地站起身来。我劝住他，说让他再多待一会，等等南俊回来。枉国只是笑笑，说我们下次再见吧。我留不住他。我们经历了桌子然后离开了集装箱。我们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现在是晚上十点半，我们在集装箱门口分别了。当我穿过铁路，在路边等公交的时候，我看见枉国和泰亨一起，开着手电筒向远处走去。

泰亨 2022年7月24日

我一步跨三四级台阶，飞速冲下楼梯。酒瓶四处滚落在地上，杯子和盘子也散了一地。爸爸跌倒在地上，低头瘫坐在角落里。我还没发话前，姐姐说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爸爸的声音太大了，肯定是有人报了警，以为他在打我们。”

然后警察到了。聚集在我们门口的女邻居们咂咂舌走开了。姐姐一直在向警察鞠躬道歉：“没有东西打碎，也没有人受伤。”我没必要为了这样的情形感到羞愧。爸爸酗酒已经被邻里说了很多闲话了，到处都是流言蜚语，但我换了种想法。爸爸在墙角好像睡着了。因为在建筑工地打短工，他的脸被晒伤了，满脸胡子拉碴。他的白发也比以前多了，我还能看到他半张着的嘴和舌头，睡到口水都流出来了。

在梦里我曾经杀死过我的父亲。现实中有一次我差点就捅了他。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开始同情他。可是我恨我自己同情他。这样的人也配叫父母吗？他根本不够资格。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看见一张熟悉的脸，是来过我家几次的一名警官。之前几次因为涂鸦被带进警局的时候，我也看到过他。我低着头，这个姿势传递着我的抱歉，让他来这里白跑了一趟，但我也不知道该摆出怎样的表情。“你的邻居们肯定都很担心你们两个。报警的那个女士一点也没有不耐烦，反复让我们在有人受伤前赶紧过来。你们过会可得好好谢谢她。”我问他是不是那个女士的声音低沉沙哑，他也说不清楚，但大概是的。姐姐正在和另一个警官说话，她突然转头看着我。

“你和妈妈有联系吗？”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我问她。她收拾着地上的瓶子和碟子，我靠墙坐在地上。爸爸依然以那种不舒服的姿势睡在墙角。太阳已经落山了，爸爸头顶上那扇窗外一片漆黑。

姐姐站起身坐在餐桌上，她一句话也不说，但她的沉默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我问她要妈妈的地址和电话。“我不知道她的号码，我只知道她在北区门岷洞租了个房子住。泰亨，你为什么想联系她？”姐姐问我。“去问问她，问她在想些什么，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离开了又出现。”姐姐走过来坐在我旁边说：“泰亨，妈妈很想你的。”我不屑地哼了一声，站起身来。姐姐显然不知道我快要疯了，我告诉她我要去质问妈妈，但我完全不好奇她的答案。即使我知道妈妈离开的原因又怎样？我只是想要宣泄我压抑的怨恨罢了。“为什么她要回来这里？是她之前抛弃了我们，现在又想来扮演妈妈的角色了吗？”

我往北边走去，向着门岷洞的方向。我想让我的步伐比跳动的脉搏走得更快。现在已经过了午夜了，公交车都停运了，我也没钱坐出租车，走路是我唯一的选择。为了去那里，我要穿过铁路和一座桥，然后穿过整个城区。我可能要在日出前才能到那儿了。我穿过铁路的时候感觉身后有脚步声，原来是枉国在跟着我。我完全忘记了我一看见警车就跑进家里的时候，枉国和我在一起。

“走开！”我朝着枉国吼，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他肯定都看见了，那些警察、唾舌的邻居、满地滚着的酒瓶、我爸爸的呼噜声和姐姐低下的头。枉国肯定都看到了。我从来没告诉任何人爸爸家暴我们，从来没有。我也从来没有说过妈妈抛弃了我们。这无关我的高傲，但也许是，我只是觉得向别人解释我的悲惨的生活处境，这样很不公平。

我加快了我的步伐。我终于走出了居民区，爬上铁路上方的人行天桥。我还是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我飞速瞥了一眼，看见了枉国。我正要大吼为什么他还跟着我，但我改变了主意。他跟我无关。我从铁路上下来走上了桥，枉国依然在远处跟着我。我停在了桥中间，趴着栏杆看着下面的河。

在深夜，路和房子都被街灯淡淡地点亮着，但河水还是一片黑暗。乌黑的河水在我脚下奔腾流淌，我发现在黑暗中看不太清楚下面，这让我更加觉

得阴森可怖。桥上只有我们两个，没有行人也没有车。我们的T恤被汗浸湿，又在风里被吹得呼啦啦地响。

“你知道我们已经走了一个小时了吗？”我向枉国招招手，让他过来。我们一起并排往前走。“我能问问我们要走去哪儿吗？”我告诉他我要去妈妈那儿，我有事情想告诉她。枉国点点头。我的步子慢了下来，我突然开始想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去妈妈那里。我既不知道她的电话，也不知道地址。到达这片公寓群后，我毫无头绪。我的怒气在这过去的一个小时里逐渐平息，转而被饥饿与痛苦所替代。

我一直在想象我们的相见会是怎样的。事实上，我已经想象了无数遍了。接下来的一步还是模糊的。再问了妈妈我的问题之后，她会怎么回答呢？她会都回答吗？如果是这样，或如果没有，我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也许对我不去见她，这对我们都好。这一直是我得出的结论。但我克制不住去想那个瞬间，而我现在在夜晚的大街上逡巡，没有计划地去见她。

“你的腿行吗？”我突然才想到枉国的腿才拆了石膏，我还让他走了几个小时。“医生说我应该多走走，就当是复建了。”枉国笑笑，然后超过了我，好像想要证明自己似的。我没办法说服自己说出“我们在这里停吧”这样的话，我觉得慢慢往前走。“你不饿吗？”我放松下来之后，所有的感官猛烈地打开了。“我后悔我没吃完那些蛋糕和那个汉堡了。”我听了枉国的话咯咯笑着。人类不可想象得强大，也不可想象地羸弱，而我们就是这句话的证明--感觉到饥饿，抱怨腿受伤了，还能在这种情况下哈哈大笑。

光越来越亮，周围也感觉热闹起来，一条繁忙的街道很快出现在我们眼前。夜已经很深了，但这条灯火通明的大街挤满了人和过往的车。现在是凌晨三点半。我们坐在一家便利店外面的椅子上。

我们吃着泡面，吃了一半，枉国说他渴了。我走进店里去买饮料。当我回来的时候，有人站在枉国面前。那个人背对着我，所以我看不出来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枉国警觉地抬头看着他。我赶紧跑到枉国身边。

这个男人在大夏天穿着一件深色咔叽布外套，一头肮脏蓬乱的银发，稀疏散乱的胡子上还沾着拉面汤渍。他浑身散发着难闻的酒气，贪婪地吃着我那碗泡面。问他是谁还有为什么吃我的拉面已经没用了。我很惊讶，但并不生气。实际上我挺害怕的。

那个时候，一群小混混样子的人从便利店里走出来，其中一个过来猛推了一把这个男人的肩，另一个则把他绊倒在地。这个穿着外套的男人失去了平衡，倒下的慌乱之际还不小心推了一把桌子。柜台的泡面打翻了，汤全都洒在他的腿上。柜国急忙站起来，把汤从裤子上抖落。他说他没事，汤已经冷了，不是很烫。

那群人走开了，还暗自窃笑。穿着脏兮兮的大衣的男人盯着打翻的拉面杯，他的手上全是面条。我可不会问他有没有事。“你不应该道个歉吗？是你搞成这样的。”我冲那群男人吼，他们回头看向我：“不，我们才不会呢。啵，是他干的。还有啊，可没人让你们坐在这里。我们这样的这个时候才会出来混。”那群人口齿不清地咒骂着。

那个穿着脏兮兮的外套的男人看着我，我们的视线在空中相遇交错。他的瞳孔是黄褐色的，脸上满是老年斑。他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总是喝醉酒之后挥舞拳头的人，一个活生生的失败的独裁者。

我预想中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我气势汹汹地走向那群人，他们其中两个扬着拳头冲过来。我躲过了第一拳，但第二拳打在了我的脸颊上。柜国过来想要拦住我，但也被卷了进来。塑料桌椅被打得东倒西歪，“禁止停车”的标志也倒在地上。便利店的兼职生已经报了警，他对这种打架斗殴好像是习以为常了。一分钟后我们听到了警笛声，我们立刻四散开来，向不同方向逃跑，还互相挑衅说：“这次被你们逃掉算你们幸运。”

我很擅长逃跑的。有的时候我会故意被抓住，但现在不是故意被抓的时候。我在前面带路，一直回头看柜国有没有跟上来。一辆银色的车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反光镜撞到了柜国，他大吃一惊，猝不及防摔倒了。柜国因为车祸住院了两个月，这才刚刚出院，他露出震惊的表情也很正常。那辆车急刹车停下了，先前和我们打架的那群人从车窗探出头：“小心点，我们这次就先放过你们了，下次可没这么好运。”然后车子呼啸着消失在远处。

枉国抓着我的手臂慢慢从地上爬起来，他看上去很不好，肯定摔倒的时候又伤到了腿。我的嘴里传来一阵阵疼痛，我用手背擦拭嘴角，手背上也沾上了血。“我们现在去哪儿？”枉国问。“就用你这腿还走吗？我们回去！”枉国开始慢慢走路，逞强说没事：“看！我没事。”我就站在那里，看着枉国拖着一条腿走路。

“我们回去！”我朝枉国喊。我看了看手机，现在是早上四点五十。在首班公交车发车之前，我们还得消磨一段时间。我四处看看，发现游乐场后面有一个矮山坡。“你看过日出吗？”

我推着枉国一起爬上山。我瘫坐在缓坡顶上的台阶上。他们说日出之前的天空颜色是最暗的，这是真的。漆黑一片的天空上看不见一颗星，但各种形状和颜色的霓虹灯牌在下面的城市里发射着耀眼的光。我向北面看去，粗略地猜测着妈妈住的那个街区。那里，肯定就是那里。她肯定是在那个公寓里吃饭、睡觉和做家务的。

“枉国，我找到妈妈了。”枉国盯着我，我盯着那片建筑从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是的。那个晚上。十年前妈妈离开家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妈妈、姐姐和我被爸爸打得皮开肉绽，我们哭着入睡。我不记得他为什么打我们这么狠，但我清楚的记得我一直在想，第二天我要和朋友去游泳，妈妈这样就不能为我准备午餐盒了。我的嘴唇破了明天能好吗？要是好不了，朋友们会取笑我的。我的肩膀也好痛，我不应该试着躲避他的。姐姐在旁边偷偷地默默流泪。今天再想起来，好像比以前更痛苦了。

半梦半醒中，我看到妈妈站在我们脚边，低头看着我们。她要离开了。她要抛下我们。我一看就知道了。我在装睡，然后悄悄爬起来跟着她。我也没有任何计划，我也没想过要和她一起生活，我没有感受到酸楚或是恐惧。没有妈妈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到的。

我跟她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在我的记忆中，我走了一整晚。但因为那时候还小，我的记忆肯定是夸张了。妈妈没有回头，一次也没有。她是真的不知道我在跟着她吗？也许她在挣扎，要是回头就得带我一起走。“当然，这种想法是后来才有的。当我努力想去理解她的时候。现在的话？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走这么远。”

“嘿。”我循着枉国的声音抬头。“对不起。”我看着他说。“你在为什么道歉？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因为我，你都没办法去见你的妈妈了。”枉国回答。“你是傻子吗？”我差点就要发火。我本意不是要发脾气的，但我的声音不由自主就提高了音量。我的舌头开始打结，因为我不太会讲话，也不善于表达情感。“为什么你要觉得抱歉？人们应该跟你说对不起。你做错了什么？是我应该说对不起，把你带到这里来。我的父母，把你带到这里，是他们应该道歉。那群先挑起打架的人要道歉。”我不断抬高着音量。“你是一个好人。你真的很好。一切都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

似乎会永远漆黑的天空在一瞬间开始亮起来。光线从遥远的天边穿透过来，使闪亮的霓虹灯黯然失色。我们一言不发地看着日出。巨大火热的太阳从建筑群中升起。妈妈也在看日出吗？

回家的路上，我们两个紧挨着坐在公交车的最后排。天空还没破晓。路上很空，公交车一路畅通无阻地奔驰着。我再次转头看着北边。那个晚上。妈妈停下了脚步。她站着一动不动，但也没有回头。如果那时我再往前走的话，我就能赶上她，就能握住她的手，问她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我也可以哭喊，耍脾气，也许能把她拉回家里。但我只是转过身去，一个人回家了。我浑身疼痛着，我也不能和朋友们去游泳了。我躺在地上流泪，强制自己入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做。

“又是那个人。”我听到枉国的声音向窗外看去，那个弓着背穿着咔叽布外套的男人独自走着……

太阳升起的方向

号锡 2022年7月25日

从医院回练习室的路上，我遇到了玳其。我不加思考就往练习室走去，但我突然停下了。我甚至都走不到那里。我的脚踝情况越来越糟糕，本来是软石膏裹着，现在换成了硬石膏。医生骂我：“你不能再动到脚踝了。”但我在汉堡店打工没办法坐着，在练习室也有很多练习要做。“你得万分小心你的脚踝。之前受过伤，现在如果不多加护理可能会造成永久损失的。”医生一遍又一遍强调着。

我拄着拐杖走上了回家的路。我以前从没这么早回家过。我不是毫无理由地翘掉训练的。我迎面遇上了玳其，他又喝的烂醉，在街上摇摇晃晃地走，擦肩而过的时候他甚至没认出我来。

我回头看着信号灯上的小人。两天前去医院看了柩国之后，我去了玳其的工作室。他没接我电话，所以我就直接去了。那个时候肯定是早上，因为我是在去汉堡店之前去的。我敲着门但是没人应答。门内传来微弱的音乐声。我本想再打个电话，但我没有，还是继续敲着门。

我在高中里认识了玳其。我知道他的妈妈去世了，妈妈的去世带给他很大影响，他过的很艰难。我想成为能安慰他的可依靠的朋友。我对他的狠话粗话一笑而过，即使他都觉得我烦，我还是会带他四处走走。但我们对他而言一点也不重要，但我们觉得至少柩国不一样，玳其知道自己对于柩国的意义。他肯定从智旻那里听说了柩国的事故，但他没来医院。更不妙的是，一个声称是他音乐合伙人的女人几天前突然找到我，说她打听了很久才找到我。她说她联系不上玳其了。

“通行”的小人亮起了绿灯。我一个人努力地穿过斑马线。我一瘸一拐往前走，我忍不住回头看。玳其躺在街边一辆卖饰品的卡车前，那个小贩冲他大叫，路人也纷纷皱眉。

“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这样？”他眼神空洞地抬头看着我。“你以为就你一个人过得很苦吗？你以为我整天笑着是因为我的生活一片光明美好吗？告诉我，你在颓废些什么？大家都知道你擅长搞音乐，你发脾气的时候大家也

都愿意忍耐你。我知道你的痛。但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你不打算振作起来好好做音乐吗？你能离开音乐活吗？你就没有一次因为音乐而感到快乐过吗？为什么不去看看枉国？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对他有多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我们都很受伤？你看不到吗？”

我本意并不是要狠狠推他，但我真的很难受，这也不是完全因为他。我很难过因为自己得拄着拐杖。受伤对于舞者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样也是致命的。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小心了，但我在一个想象不到的时候受了伤。是我的错，我也不能怪任何人。我知道我每次跳舞的时候都很紧张小心我的脚踝，这让我也很气馁，但不然我会再次受伤，我至今都无法摆脱这种心理，但我不能离开舞蹈而活。尽管沮丧，即使受伤，我也要继续跳舞。

“是时候不要逃避了。如果你再跑走的话，就别再回来了。”

我转身过了马路。“号锡。”我感觉我听到他在喊我，但我没有回头。一直以来出了什么事情我都会责备我自己，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做这些或是忍受那些。我不想再这样活着了。

玳其 2022年7月25日

午夜，我睁开了眼睛。现在正在下雨。我从地上爬起身，脏话不受控制地从我嘴里冒出来。我静静地坐了一会。我全身被雨水淋湿了，我因为寒冷而颤抖着。

“如果你再逃避的话，就别再回来了。”号锡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离开枉国住的医院之后，我唯一能想起的就是我摇摇晃晃走着，不知撞到之后什么摔倒了。我被酒精、头疼、害怕和绝望所支配，我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就是那个时候，我遇到了号锡，我感觉到一阵窒息。这种感觉是一半快乐和一半宽慰。出于某些原因，我相信号锡能理解我的困惑和担忧，即使我也不了解自己。

但号锡别过脸去，他假装没有看见我。很快信号灯变绿了，我就眼睁睁站在那里看着他远去。然后不知是谁推倒了我，我摔到地上，我听到人们的惊叫声和不屑的咂舌声。

“为什么不去看看柩国？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对他有多重要吗？”我当然知道。也许这正是我不能走进他的病房的原因。我觉得自己已经扭曲了，浑身是刺。任何接近我的人都会受伤。

我抬头看向远处荒凉的山间小路。前面有两条路。我可以选择走进山的更深处，也可以选择掉头回去。我决定走向那黑暗的森林中去。我总是在岔路口碰运气。我没有目的地，我没有了时间概念，也许我在原地兜圈。我感觉我的膝盖随时都可能让我放弃，因为这刺骨的寒冷和疲惫。我喘不上气来，心跳的很剧烈。要是我在这里倒下死去了怎么办？要是我命中注定在这里死去的话，那这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吧。我渐渐倒了下去。

雨落在我的脸上。我的眼睛无论睁开还是闭上都是一样的漆黑。我在这黑暗中沉沦。我不断地想到死亡，我想要逃离一直萦绕着我的那种恐惧和欲望。我无助地陷入那些可怕的东西中，我不敢直视它们，这种极度的痛苦把我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我想要逃离这些，越远越好。现在就是那个时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自己更加痛苦。我躲避着他们的那些伤痕，我不想负任何责任，我不想牵扯进去。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这个瞬间对所有人都好。我缓慢地眨着眼，渐渐闭上了眼睛。寒冷、痛苦和疲惫在这时都消失了，我对黑暗、光亮和周围的事物开始变得麻木。一切都模糊了。

我听到了钢琴声而再次睁开眼。但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淅沥的雨声和树叶摩擦的簌簌声。在这万籁俱寂中，脆弱纤细的钢琴声像漂流一般向我靠近。是有人在午夜的深山里弹钢琴吗？我以为是我的幻听，但这声音一直在持续着。

我笑了，就是那个旋律，我一直想要记起的旋律，那个缺失的很重要的部分，那个让我彻夜难眠回想的旋律。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听到了它？我努力地集中精神，但曲子很轻很难听清楚，它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还有雨声的杂音。我开始咳嗽。

我试着站起来，但我又停住了。我就算听出了这段旋律现在又能做什么呢？我填满了我的曲子又能改变什么呢？我从未想过要受到别人的认可、

获得掌声或是出人头地。我从未想过要证明自己。那么我完成这首曲子的意义何在？

但我还是单手撑地从地上艰难地爬了起来，我循着声音的方向走去。我蹒跚地走着，身体也在不断颤抖。我的脸和手都麻木了，我感觉不到我的双腿，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受我的控制。但我坚定地迈着步子，一步一步，向那个旋律靠近。

大滴的雨水砸在我的头上，我的衬衫湿得向下滴水。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肌肉似乎都在向我抗议。我的腿剧烈颤抖着，我无法将脚抬离地面。我只好拖着步子在湿湿的草地上前行，扎人的树枝擦过我的肩膀。我由外而内感到刺骨的寒意，几乎就要瘫倒了。我的步子越来越慢，每走一步，那钢琴声就微弱一些。

我努力地加快我的步伐，要在音乐停止之前找到它。我很害怕，害怕它停了，我就再也听不到它了。我向前走着，已经分辨不出森林里原来的路了。我被垂落的灌木丛挡住了去路。突然，我的膝盖一软，我跌倒了。我难以呼吸，想要呕吐。我所有的感官都鲜明起来，我能感觉到寒冷、疲惫和深山里这奇怪的氛围。我越走越快，我拨开那些荆棘，感觉脚步越来越无力的时候，那钢琴声越发的清晰了。我的痛苦越深，那声音就越响。

在雨里兜兜转转了几个小时后，我终于停了下来。这旋律变得如此生动鲜明，它在我脑海中和我几天之前作的曲子一起发出巨大的混响声。我用手臂抱住头，渐渐坐了下去。比起音乐，我现在更接近一种原始的情感。它刺激着我的听觉，更刺激着感知疼痛的感官。这是一种痛苦和希望，快乐和恐惧混杂在一起的感觉，是我一直以来难以逃脱的那一切。

突然之间，一幅明亮的晴朗午后的景象出现在我眼前。我在工作室的钢琴前弹奏着曲子，是那段反复在我脑中出现的旋律。“这听起来很棒。” 枉国走过来说。我笑了：“你老是这么说。”

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段旋律，这是一段承载了很多回忆的旋律：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很自豪地按着琴键；朋友们在那间储藏室和我弹的曲子跳舞；我熬夜作曲，然后在清晨呼吸到一口新鲜的空气。我的钢琴在我每一个快

乐的瞬间都陪伴着我。虽然这些快乐的回忆在最后总是被撕成碎片，但它们是不可否认的存在。

完成这首曲子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依然找不到答案，但我似乎有一点头绪了。我想要在它彻底消散之前抓住它。这不是为了取悦谁或是证明些什么，甚至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只想紧紧抓住这种感情、这种痛苦和恐惧，这种在我心中和脑中，因为音乐而迸发的情感。它不必意味着什么的开始，也不必拥有任何含义，我只是单纯地想要完成这段音乐。

钢琴声消失了。雨渐渐小了，但我的身体依然不受控制地颤抖。我闭上双眼，感受到周围的一切变得更加生动可感了。落在我脸颊上的雨滴滑落到地上，溅起一朵小水花，然后汇集成一条小溪流。还有清爽冷冽的风、泥土的气息、沙沙作响的树叶和我的呼吸声。我起身发现了前面有一个矿泉的标志。我以为我已经走到很深的山里，但其实我又回到了原地，前面的路分成了两条。我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去。

智旻 2022年7月28日

我进到双星汉堡店里看了，没有号锡的人影。他最后一次来练习室是四天前的事情了。有人说他转告我的舞伴说他要休息一下，但他不接任何人的电话，甚至不读发在聊天群的消息。

我知道他受伤的脚踝让他很苦恼。也许就是那天晚上，我的舞伴因为我而受伤的那天。外面下着大雨，号锡背着她在大雨中跑去了医院。他的状况肯定越来越糟糕了。

当我踏进餐厅的时候，其他员工很热情地招呼我。“号锡今天也没上班吗？”他们说他们请了病假，大概请了三周，但他们也不是很清楚。他的脚踝越来越不好了，必须打石膏，经理就建议他多歇一段时间。

我直接向号锡家跑去，我等不及公交车了，所以就沿着斜坡路一路狂奔。那天炙烤一般得炎热，我的背上满是汗。我冲上通往他屋塔房的楼梯。门把手被太阳烤得发烫，门是锁着的。我在我们的群聊里留了言：“号锡，你在哪儿？”那一整天，直到最后，号锡也没有回复。

玳其 2022年7月28日

我在下午的时候感觉自己能起床了。从山上回来以后的两天，我得了重感冒。那两天我一点也记不起来。我因为高烧而发抖，有时清醒，但很快又会昏睡过去。

我的床单全都因为汗浸湿了。我还是感觉 头晕。我走出工作室，试着走路能找到平衡。我去医院挂了水，也吃了点东西。但这些都不算什么。我在漱口的时候读了智旻的消息。尽管旁边显示未读的数字变小了，但没有人回复。

我沿着铁路走到了公交车站。不远处是还没造好的大楼，施工已经停了几个月了。琴行就在过了那栋楼往山上走一点的地方。我在琴行门前停下了脚步。那里没有噼啪作响的火焰，也没有笨拙生疏的钢琴表演。我没有力气再像上次那样，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砸向玻璃。整件事好像过去了很久很久一样，让我怀疑它到底有没有发生过。我现在能从展示橱窗里看到一架钢琴。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都很受伤？你看不到吗？”这是号锡那天说的话。那天的回忆全部在我脑海中乱成一团。但我清楚地记得号锡有些不一样，这不是号锡第一次对我发火，但他从来没有这样烦躁过。以前每次我跌倒时，他都会耐心地在一边帮我鼓励我。为什么这次觉得不一样了呢？

我再次打开了智旻的消息。“号锡，你在哪儿？”几个小时过去了，好像还是没有回复。我知道我让他失望了，感觉我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塌，发出一声巨响。号锡经常是这样的，对我们严厉，推动我们前进。但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消失得毫无音信或是假装没看见。他一直都是那个无论我多么误入歧途，都会为我铺平回来的道路的那个人。但这次他没有。好像这一次无法改变了……

南俊 2022年8月7日

我打开灯，看着贴在集装箱门上的传单，上面写着“拆除”和“重建”这样的字眼。人们肯定又在讨论这片区域的重建问题了，总是有人叽叽喳喳吵着

要拆除这些铁路旁边的集装箱和违章建筑。我一把撕掉传单扔进了垃圾桶。重建一说也不是昨天刚提出的了，虽然呼声挺高的，但拆除总是第二天开工一下，然后很快就停了。

我放下包，躺在地上。太阳落山一会儿了，但集装箱里面还是很热。去看望过柩国之后，我每天都呆在这里，我感觉精疲力竭。洗脸的时候，我时不时会流鼻血。但我还是喜欢来这里，而不是待在加油站的小房间里。

没有人曾打开那扇门走进这里，也许也没人会这样做。我遇见的所有人最后都会分别，毫无例外。这次应该轮到我们了吧。但是，只要有人还需要“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在一起的话，我想要传递一种“我一直在这里”的信号。我想要告诉他“我们”的秘密基地还在这里，还可以为他而点亮灯光。

泰亨 2022年8月22日

我交接完班从便利店里走出来。我习惯性地拿出我的手机，但没有未接来电或是未读短信。已经日落了，街上满是匆匆行走的人。我双手插在口袋里在街上走着。闷热的风从路面上升腾起来，没走几步路我就出汗了。这样的夏天还要持续多久呢？我踢着地面，很沮丧地想着。

我一直低着头走着，在一面很眼熟的墙前停了下来。是那个女孩画下她第一幅涂鸦的墙。我不由自主地向四处张望。那天晚上我留她一个人在小巷里，独自在警车的灯光里走了出来。自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在我住的街区里见过她。

我试着努力辨别她画的涂鸦，但我发现了一个大叉画在了上面。这是什么意思？各种各样的图案覆盖着那个大叉的涂鸦。我脑海中浮现关于她的画面：我想要躺在铁路旁，她笑着打我的头；我们逃跑时我为了让她先走摔倒了，她却伸出手拉我起来；我抢走了她的面包吃，她生气的样子；每次她路过照相馆门口陈列的全家福的时候都会看起来很悲伤。我们一起涂鸦的时候我说：“你不要觉得你是独自承担那些负担，和别人说说吧。”那个巨大的叉盖住了我们所有的回忆，好像是说那些回忆都是虚假的，都是谎言。从那天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真正看过这面墙。

正当我要转身时，我发现了大叉下面一行小字。墙上写着“这不是你的错”这一句话。是那个女孩。我没看见她写这句话，我也不认得她的字迹，但我知道这句话“这不是你的错”。是她。

我想起了我盲目地出发去找妈妈的那天。我气冲冲地出门，带着满腔的怨恨，但最后我什么也没得到。我空手回家的路上，我转头望着她住的城市，那个小城在旭日东升的光亮中好像越来越远。我心里一酸，我一直坚持紧握的东西好像在我指缝间流走了。沉痛的感觉无声地击中我，令我崩溃。我感到悲伤和痛苦，就像是我放弃了一些不该放弃的东西。

“这不是你的错。”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那时的感觉。我又迈开了步子，我穿过狭窄的小巷，爬上无数的斜坡。然后就到了我住的房子，木兰公寓。我爬上楼梯。我站在门口的时候就能听到爸爸沉重的呼吸声和叮当作响的酒瓶。我转身把手搭在护栏上，向远处眺望。太阳已经落下了，它暗红色的光晕一点一点从夜幕中消散。“这不是你的错。”我喃喃说着。我深呼吸，然后转身走进家里。

号锡 2022年8月12日

我下火车的时候，有人推推搡搡，从我肩膀旁边挤了过去。我被撞掉了手里的票，票掉到铁轨上，滑进了一条裂缝里。我无助地看看周围。我离开的时候是盛夏，现在依然是夏天。火车离开站台向下一站驶去，带起一阵风。

上个月月末，我从这个站台坐着火车离开了松州。我看着城市在车窗里飞速后退。从我记事起，我就住在松州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也从没想象过去别的地方生活。我按着固定的日程去汉堡店，然后去练习室。跳了几个小时之后，我回家，然后疲惫地睡下。尽管这个城很小，在松州我有要去的地方，有我必须要在地方。

我的脚踝受伤后，日程就彻底改变了。我得打着软石膏去上班，去练习室。然后脚踝的情况恶化了，我必须打上硬石膏，不得不请病假不去上班了。我有三周的时间都是无所事事，三周的时间不上班、不跳舞，也没地方能去。

第一天早上我还能勉强熬过去。下了一夜的倾盆大雨在清晨停了。我清扫了屋子，整理了衣服。我理了发，还把家门口长椅上的雨水擦干了。但到了下午我就没有事情做了。没人给我打电话，同事和舞团的人给我发了几条消息。但我始终没有收到他们的电话或短信。仔细想来，一直是我去主动联系他们的。我放下了手机，这一次我不想先联系他们。要是一个人也没有给我发短信呢？那就这样吧。我想起我昨天晚上碰到了玳其的场景。我脱口而出的那些话在我脑海中不断回放。我站起来向远处大叫发泄着：“反正他也记不住的！”

把玳其就这样扔在那里之后，我感觉回家的路比往常似乎都要长很多。我得拄着拐杖爬上那些斜坡。尽管太阳已经落山了，空气还是很闷热，还很潮湿。回家的路上我累的满身是汗。我不后悔我对玳其说出那些话，他是时候停止这种自怨自艾了。但那个瞬间、那些话不断地向我涌来。

在屋顶上，我看着这个没有我的城市。火车穿过城市，在远处的山脚下消失了。我漫不经心地塞了几件衣服到包里，然后向着火车站出发了。在售票处前我浏览着那些城市的名字，选择了附近最大的城市，我觉得到达城市去会好一点。就这样，我离开了松州。

大概两个小时后，火车到站了。我一出火车站就面对着一个繁华忙碌的十字路口。明亮的太阳下，成排的高楼大厦和忙碌的人群映入眼帘。我上了第一辆停在车站的公交车。

“我应该在哪里下车呢？”司机看着我胡言乱语。哪有乘客问自己的目的地的？是啊，这听起来很愚蠢。大约二十分钟之后，公交车好像开到了老城区。我住在市场旁边写着“客房”的一个小房间里，我放下包之后走了出去。我也不知道我该往哪里去。

起初两天，我只是在这个街区随便乱逛，这里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被灯光点亮的商业区。这里和我住的屋塔房那一片很像。我人生中第一次选择离开松州，但我好像又到了另一个松州。也许这就是原因吧。我试着不去想被我抛在脑后的那座城市和那些人，但我控制不了。我打开手机，想着其他人。我的身体离开了松州，但我的灵魂还留在那里。

第三天我决定走远一点。但走出市场才二十分钟不到，我的肩膀就因为撑着拐杖而僵硬了。在烈日下，汗水沿着背往下淌。前面我看到了一栋红砖房，那是市政厅。我按下自动售卖机的按钮时，旁边音乐会堂的门开了，走出来几个人。里面的音乐声也随着飘扬出来。我能看到里面有一个人坐在舞台的一角，聚光灯打在他的身上。

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走进了音乐厅。当我关上身后的门，我一个人沉浸在这黑暗与音乐之中。我找了个最近的位置坐下来。空气中的音乐声仿佛拍打的海浪一样，台上的人缓缓移动着，舒展着他的腿、脚踝、手臂、脖子和肩膀。他伸展了好一会儿，这些动作本身就好像一支编舞作品。然后，音乐声停了。坐在地上的那个人站起身，走到舞台中央，沉默了一会儿。

音乐声又响起了。这一次，就好像洪流一样包裹住我。那个舞者加快了动作，随着音乐起舞。他的手臂和腿不仅仅构成了优美直线和曲线，而是三维立体的形状。他行云流水般的动作和姿态，像是叙说着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他用双手推开空气，制造出回声，让我感觉肾上腺素飙升，感受到了视觉和心灵的震撼。

音乐的音调越来越低沉，舞者也随之爆发出情感。他用尽全力怒吼着，喘着气，怒视着远处的事物。他的苦痛、希望、快乐和恐惧完完全全展现了出来。我感觉到一种我从未感受到过的感觉，从我内心喷涌而出。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音乐厅的灯打开了。我失神地坐在那里。有一位工作人员过来让我离开，因为彩排的时候，观众不允许留在里面。舞蹈学院表演秀的海报贴在市政厅的门口，是后天会开的表演。

我回到客房，躺在后院的长椅上。我闭上眼睛回味着在音乐厅的那几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这样的实景演出，完全和在油管的小窗口里看是不一样的体验。这太惊艳了，是那样生动可感。我回味着每一个让我为之心动的动作和姿态。

就在那时，我的手机在口袋里响起来。“你在哪儿，号锡？”是智旻的消息。旁边的数字逐渐变小，但没有其他人回复些什么。我该说些什么呢？我

一直都会开开玩笑什么的，但这次我不想这样。这是我第一次不回复问我的消息。我们的群聊陷入了寂静。

第二天我在同样的时间去了音乐厅。我躲在黑暗里，看着那个人的舞姿。是相同的表演，但传达了不同的故事和情感。他是谁？他是怎样像这样表达出情感来的？排练结束了。当我走出去的时候，他正和工作人员在交谈，我和他的眼神接触了。我举了一躬。一个工作人员过来和我说：“啊，是你啊，你昨天也来了对吧？”

表演明天就要举行了，但这个人不在名单里。明天的表演有四个主题部分，但他的名字不在主演里面。整场表演超过一个小时，我坐在那里鼓掌欢呼了几次。但那些舞台也就那样，没有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没有让我有满腔燃烧或是冻住的那种感觉。没有人比得上他那惊艳的舞蹈动作。为什么他没有参加表演呢？表演结束后，我在舞台附近寻找，但只有一些工作人员和舞者在忙着收拾东西。

我在火车站又偶遇了那个表演团。我踏上站台去往下一个城市的时候，我看到不远处聚集了一群人。显然，他们遇到了点困难，他们想把舞台装备和各种大小的设备搬上火车。我没有别的想法，就走过去帮助他们了。只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很困惑生疏的样子，而我很会整理搬运东西。我虽然脚上打着石膏，但这样我依然比大部分人站在那里苦恼的人要强得多。“又是你啊。”我四处张望又看到了那个工作人员。

“我都没好好谢谢你呢。”火车出发之后，那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找到我说。他在我旁边的位子上坐下，告诉我说因为事情搞砸了一半的工作人员都走了。他还说要不是我他们就没办法搞定了。他指指我的石膏问我的脚踝要不要紧，我摆摆手说没事。

“顺便问一下，那位我在排练时看到的人，他为什么没参加表演？”一开始他表现出疑惑的神情，然后他点头说：“啊，他呀。他是我们的艺术指导。”他然后一直在向我说明着：他以前是一名享有美誉的舞蹈家，但受了严重的伤，也经历了多年的绝望和沮丧。“你知道最令人惊叹的是什么呢？他让我们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作为一名编舞家和指导回归了。”但他的伤给他留下了永久的伤害，他不能再在舞台上表演了。那个工作人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

我是意外之中加入了他们，和他们一起坐火车。我帮他们在下一站把行李搬下车，但不小心把包也留在了那里。幸好，我有那个工作人员的电话。于是我在下一站下了车，回到他们下车的车站，然后去了他们的酒店。因为已经很晚了，他们邀请我在那里住一晚，第二天我和他们共进了早餐，然后去了区文化中心，那里是他们下一个公演地点。

工作人员提议让我加入他们一起肯定是个玩笑话，我也就半开玩笑地答应了。就在那时，他开始练习了。我失神地看着他，然后我问他们：“我真的能和你们一起吗？”

我和他们一起走过了三个城市。我们坐公交车或是搭火车，下车之后，在旅馆放下东西，吃饭，然后检查公演舞台，回到旅馆，再坐车或是搭火车。那个人每天都做拉伸和练习，不管他在哪里都是这样。即使他不上台表演，他也从来没落下一天。

我和那些工作人员还有舞者成为了朋友。他们跳的舞和我的不同，但我们分享着对舞蹈的热情。我们在火车上和等公交车的时候谈论着舞蹈。我们互相说着最喜欢的舞蹈家，一起看他们的视频。

我最后和他说上话了，在我给那些工作人员放Just Dance练习室的视频的时候。

“你也跳舞吗？”我抬头看见他就站在那里。我站起身，轻轻地弯腰致意。我看着他，一时失语，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我犹豫着要不要在他面前承认我也是一个舞者。“你是一个舞者。”他指着视频里的我说。这就是我第一次和他搭上话的场景。“你为什么喜欢跳舞？”我紧张地不知所措，讲话也含糊不清。“嗯，就是……你知道的……”他问我什么时候开始跳舞的。我告诉他是在我十二岁参加学校的表演的时候。

我的同班同学把我拉上舞台，我的身体自动地就开始舞动。听到观众们的掌声和欢呼声我就更兴奋了。我想不起任何人，只是自发地跳着舞。音乐结束了，我抬起头，用手理了理被汗水浸湿的头发。我感觉自己仿佛把堵住心结的所有东西都吐了出来，感到浑身的舒爽和成就感。我花了好长时

间才反应过来这有多么激动人心，这种感觉不是来自于观众的掌声，而是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我自己。

他指着视频中的我，说他喜欢我的动作。“不是每个跳舞的都能跳成这样的。”我看着视频里的自己，我喜欢我跳舞的样子。我可以离开地面飞到天空中，自由自在，不管世俗的眼光和标尺。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比跟着音乐律动，用身体表达情感更重要了。离开了舞台，我被许多东西所束缚住，我就无法这样无忧无虑地做自己，即使伤心难过我也不得不微笑着。我曾经在街上情绪崩溃，被迫吃着一些不需要吃的药。舞蹈给了我这样的时刻，我可以展现真正的自己，相信自己可以有真正的快乐，可以抛开一切让我起起伏伏的外在事物，可以到达无法想象的高度。

“我听说您克服了一次严重的意外。”他盯着我看，我知道我这样很无理，但我一定要问他。他低头看了看我的石膏，然后告诉我：“高度是很重要的，但深度同样重要。你必须触到底，必须向下走到你无法再向下，直到感觉自己要在绝望中窒息。然后，你必须从中解脱出来。重要的是你找到自己的动力。换句话说，你必须找到能让你再次坚定的东西。一旦找到了，就不要再放手。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种欲望；它也许是邪恶的、令人厌恶的。但坚持抓住它。”

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话。巡演继续着，但我没找到别的机会再和他交谈。我看着他每天练习的样子，思考着他说过的话。深处。我最黑暗的绝望。让我能从绝望中获得坚定力量的东西。

“你住在松州吗？那位指导也是那里的人。”我在火车站休息室看宣传册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在阳济川的河岸边的烟花大会。8月30日。我能记起的是，我每一年都去看了烟花大会。当我住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们都会爬到屋顶上，看着绚烂的烟花飞上夜空，然后落下。离开孤儿院之后，我住在一栋复式的房子的顶层，在松州最高的地方。这里是看烟花的完美地点。尽管离放烟花的地方有些距离，但这里视野很开阔，也没有遮挡。

“你一夜之间改变了主意吗？”那个工作人员问我。他是几天之前邀请我加入他们的那个人。“我们觉得你很可靠，也很有天赋。”其他人也很热情地表示赞同，还有一些甚至鼓掌欢呼。我几乎就要同意了。我不知不觉

间和他们走得很亲近。巡演是很辛苦的，但我享受着每一个瞬间，即使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累得大叫。在我和他们一起工作，呈现更多舞台的时候，我的脚踝会一点点好起来的。也许我可以再去参加试镜，被入选正式成员，然后在舞台上表演。也许我可以从这个人那里得到训练，懂得更多有深度的东西。我开始想这里也许就是属于我的那个地方。那个工作人员让我晚上考虑一下，然后我给出了我的答复。我感谢他给我的机会，我告诉他我要回去了。“你确定吗？”他又问了一遍。我收拾着包回答说：“我要回去拆掉我的石膏。”

我在站台对面坐上了反方向的火车。两个小时后，我到达了松州。我感觉很兴奋。我还没有触到我的心理底线，也许这永远不会发生，但我在和他谈过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些事情。‘我不会再联系你，你有你自己的生活，那就不要再回来了。’也许那天玳其到达了人生最低谷。“号锡。”我转头就走，但他叫了我的名字。我没有回头，我把他扔在一边，在他最绝望窒息的时候。我逃避了。

“你还好吗？”我犹豫了一下给他发了短信。那天的回忆让我一天一天更为沉重。智旻的信息依然在群里：“号锡，你在哪儿？”我给玳其单独发了消息。

他在傍晚的时候回复了我。我被手机震动所惊醒。玳其的名字出现在屏幕上，他给我发了一个音乐文件。我戴上耳机，播放了这个文件。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享受着这段音乐，这段歌曲很美，不太像他以前的风格。快乐和绝望夹杂着痛苦，蓝色的大海和沙漠，花朵盛开又凋谢，然后音符跳动着，快速地前进着。这才像他的风格。

我问他这个作品的名字，但他问了我另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回来？”

正午的火车站很安静。提着大行李箱的人们下到站台上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列车。他们让我想起了离开那天的自己。现在的我穿着我走那天一样的衣服，背着一样重的包。不同的是，我的脚踝痊愈了，这不仅仅是唯一一样被治愈的东西。我打开了手机里的群聊，发送了一条消息：“怎么了，我的朋友们！我回来啦！你们过的怎么样？”

号锡 2022年8月13日

一段时间之后，我第一次去了Just Dance的练习室。我听到了富有节奏的音乐，闻到了充满汗水气味的空气，还有一房间的荷尔蒙气息。每次来这里我都会心跳不已。在打了一圈热闹的招呼之后，我靠墙坐着看他们跳舞。我什么时候能再跳舞呢？我既心急又兴奋。我想起了那个人的舞蹈。我也能有一天跳得像他那样好吗？就在我想这些的时候，一个身影走了过来坐在我旁边。

是那个女孩。她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你去哪儿了？你一直一个人玩吗？”从镜子里看，我们两个人并肩靠墙坐着。“你过得怎么样？”她做出一个让我表情，像是在责备我这样反问她。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继续问道：“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我的妈妈？”我大概重复了这句话成百上千次。“她肯定在某个地方生活得很快乐，对吧？嗯，我也很好。即使我们再也不见面，我们都过得开心就好了。”

她盯着我。“我一直觉得你长得很像我妈妈，但你不是她啦，我一直在让我自己保持清醒。”她看起来很迷惑。我笑着继续说：“那么，你什么时候走？不，我不是想说这个，我想说，恭喜你，你完成了你的梦想。”她低下头，又抬起头说：“对不起，我应该先告诉你的。”“如果你觉得抱歉的话，请我吃饭吧。我会给你准备一个很棒的告别派对的。”

我故意笑着，吵吵闹闹。“等我们有一天都出名了再见面吧。好好努力。因为我不会让你超过我的。”她点点头。我们两个人在镜子前靠着墙肩并肩坐在一起……

硕珍 2022年8月15日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铁路旁。大概是一个月前，那是我的脑子很乱。我在去医院看望杵国，但在那里只待了十分钟。在那里的时候，我几乎没怎么和杵国说话。不知什么原因，杵国很紧张的样子，也有些防备我。群聊里没有人说话，最后一条消息是号锡的，说他不会再联系了。我感觉这条消息是发给玗其看的，但当我读到它的时候，不知怎么感觉也是对我说的。

我离开了医院，漫无目的地走着。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我走到了铁路的交叉路口。栏杆是放下来的，我能看到远处火车正在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一个人坐上飞机的情景。这听上去可能很愚蠢，但这真的让我觉得很熟悉。我在期待些什么呢？不管那是什么，我是不是不该去期待想那样的东西？那个场景只不过是一个幻象吗？空虚是什么呢？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孤独的吗？我做错了什么呢？我脑中思考的列车和这辆路过的火车一样飞驰而过掀起一阵风。

火车和它靠近一样飞快地消失在视野里。栏杆抬上去了，路口可以再次通行了。她走向我，穿过被火车掀起的风。当她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候，她弄掉了她的日记本。日记里是一张清单：上意大利语课，去参加寺庙寄宿，在动物收容所做志愿者，参加咖啡师培训，和男朋友一起散步分享一副耳机。里面还有一条是翡翠花。

在一张翡翠花的杂志剪辑上，下面有这样一段话：“爱不一定是与某个特定的人的一段关系。爱是一种态度，决定了一个人与这个世界的关联紧密程度。如果我很爱一个人，我就爱所有人，我爱这个世界，我爱生活。如果我能和别人说出“我爱你”的话，我也能说出“我爱你而爱每一个人，我爱你而爱这个世界，我爱你而也爱我自己。--艾瑞克弗洛姆《爱的艺术》”

一个月里我和她一起做了很多事情。我们一起散步，分享耳机，听着她想听的歌，一起在动物收容所做志愿。我们不能去寺庙寄宿，但我们一起坐公交车坐到终点站，在我们最喜欢的咖啡馆消磨时间。

翡翠花据说是一种只在意大利北部生长的花。我去了附近一家很大的花店，但甚至没人听说过这种花。然后我又去了一家还在装修的小花店，在过了桥到文县的左转的一个小角落里。

我没抱太大期望，那个店主在角落里整理着资料，然后向我走来。一听到花的名字，店主惊讶地盯着我看了好久，告诉我他可以帮我订这个花，尽管店还没有正式开张。“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个花呢？”

她不知道我拿走了她的日记本，她也永远不会知道过去的一个月里，我照着她的愿望单和她一起做了这么多事情。我知道这样不对，我知道我这是

在欺骗她。有几次我想要澄清事实，但我不敢，我害怕她会像我的朋友一样离开我，我害怕她的心会因为发现了我的错误、愚蠢和恐惧之后而对我彻底失望。

我想让她快乐，我想让她欢笑。每次我逗乐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在变好，感觉我的缺点可以暂时看不到。我只要再准备一样东西就好，是一种花语叫做“无法传递的真心”的花。

店主对我的要求很疑惑，我要在8月30日之前拿到翡翠花，他说这很难在那之前找到一朵。但必须得是那天。阳济川旁那天会放烟花，她喜欢夜空。我想在那天，当烟花在夜空绽开的时候，想她表达我的爱。我想给她最喜欢的花，在她最喜欢的时候，在她最喜欢的地点表达我的心。

泰亨 2022年8月29日

号锡提议说我们一起去看看烟花大会。他回来之后，我们的群聊就热闹了起来。我们一边责备他一边欢迎他回来，我们说都很想念他。号锡开玩笑说我们应该早点意识到他的重要性。

“一定要来看烟花啊。”我们都说好了，南俊下了班之后就过去，硕珍说不管多晚结束了事情之后都会到的。我一看到这条消息就想起了我的梦。一个女孩在车祸里死去了，而硕珍就在远处看着她。那个梦最后在烟花中结束，银白色的火焰的流星从夜空中倾泻而下。

我摇摇头把这些想法从脑子里去除。我们碰头的地点是南俊的集装箱。我有时晚上失眠或是爸爸又喝醉闹事的时候，我会往集装箱的方向走着散散步。我没有直接走到门前或像以前一样停留很久，我只是过了火车站之后看一眼就走了。

但每次集装箱里都是亮着灯的。我直到最近才发现这有点反常，里面总是亮着灯的，即使南俊肯定已经睡了。我明白了，这是一种信号，告诉我们随时都可以去他那里。我无从证实，只是我的猜想，但我很确信肯定是这样的。和以前一样，我没有敲门或是直接走进去，因为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明天就是烟花大会了，如果我一下班就走的话就能准时到。

玳其 2022年8月30日

我下了公交车，沿着铁轨漫无目的地走着。远处的集装箱映入眼帘。我在公交车路过这里的时候就看到了泰亨，他也在朝着集装箱的方向走着，其他人肯定也在。

几天前我完成了那首曲子。我换了几个版本，发给号锡听了几次。我把它命名为“希望”。说实话，题目其实和曲子很不搭。曲子本身包含着我的恐惧、懦弱和低声下气；包含了所有我想要逃避、远离和想要责备自己的瞬间。但我想不到任何别的词来包含这一切。

南俊的集装箱就在前方，有人站在门口，我看不清他的脸但看轮廓像是智旻。有人在身后叫我，我停下转身一看，有人站在第一个集装箱那里向我招手……

硕珍 2022年8月30日

在最后一刻我收到了翡翠花花束。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我焦急地看着手表。幸好，送货车在她出现前到了。花店老板开着一辆有翡翠花标志的货车来了。

“不好意思。因为烟花大会路上堵来迟了。”

货车开走之后，我才发现花束里少了一张我预定的卡片。我立刻打给老板。

“好的，我马上掉头过来。正好是红灯。”

老板话音未落，我就看见了她在远处的十字路口，正穿过马路向我走来……

枉国 2022年8月30日

我很早就到了铁路那里。太阳下山以后空气凉爽了很多，周围也暗了下来。我本想去南俊的集装箱，但最后决定在对面铁轨的月台角落里坐一会儿。一种复杂的感觉盖过了我的喜悦和期待。我一直不断想起那天的车祸。

智旻是第一个到集装箱的。他拉开门看看里面，但没有进去。我从站台上跳下来，穿过铁路。就在那时玧其也来了，他低着头慢慢地走着。他回头看到号锡在他身后，放下了两只手里提着的袋子。

我感觉很不自在，又很激动。和他们见面让我感到很激动，但我不能很自在地享受这个过程。我期待了这个瞬间那么久了，但这一刻我竟想转头离开。突然之间，第一响烟花发射到了天空中。银白色的火花在夜空中，随着“嘭”的一声巨响，展开成了无数朵闪亮耀眼的小花。

硕珍 2022年8月30日

快递车掉头之后突然急刹车停住了，车灯闪烁着。我无助地站在一片混乱的现场中，满是碰撞、翻滚、坠落的场景。那个瞬间我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虽然是盛夏，但风都是冷的。我听到路面上撞击和翻滚的声音。手中花束的香气环绕着我，我一刹那回到了现实。翡翠花从我手中滑落。她，躺在路中央，鲜血从她凌乱的头发下流淌出来，暗红色的血在路面上四散开来。

一声巨响，第一朵烟花发射到了夜空中。在什么地方，我听到了镜子破碎的声音……

后记 噩梦

泰亨 2022年4月11日

黎明破晓时分，我惊醒了。爸爸熟悉的气息和鼾声在他的房间里回荡着。半透明玻璃隔开的另一边浑浊的空气从前门溢出而弥漫开来。狭窄的大门口堆满了鞋。从门口到主卧只有三步路的距离，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睡在了这里。

我起身的时候，觉得肩背很酸痛。我端着一杯水走了出去，我趿拉着拖鞋，慢吞吞地走着。我路过了警察局、小巷和人行天桥，然后看到了铁路。现在刚好是日出前，街道一片寂静，还没有一辆车。路边不知是谁的呕吐物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我沿着铁路走着。一、二、三、四。我停在了第四个集装箱前，是南俊的那个。我走上前去，当我触碰到门把手时，我停住了。南俊现在肯定还睡着呢。我昨晚在梦里看见的完全就是一个噩梦。

我喝了一口水，转身离开了。年久失修的火车站和铁路、废弃的房屋、树木还有在树丛里乱长着的杂草。一只黑色塑料袋在我面前的地上卷了过去，被风刮上了天。这里很破烂。

在我的梦里，这里被火焰包围了。整个景象是发着光的，还有滚滚热浪。也许是因为热，也许是因为梦境的缘故才这样。有人在尖叫，还有崩塌的声音、哭泣的声音、碎裂的声音，全都涌入我的脑海。远处发着光的那个场景飞速拉近了，我感到头晕而闭上眼睛，但这是一个梦，我无法闭上眼睛而摆脱这一切。

我的视线被火焰所阻挡，我推开那些背对着我的人群，但下一秒我突然停住了。一、二、三、四。第四个集装箱是南俊的。门已经脱落了，还有血迹在上面。火焰在里面熊熊燃烧着，人们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走开。我看到了地面，南俊躺在那里。有人大喊：“他死了。”

我睁开眼看着天花板。我能听到爸爸的鼾声。原来都是一个梦。我的手掌突然感到疼痛。我打开水龙头冲着我的手，在冷水水流冲刷下，我感觉很麻木。我倒了一杯水一饮而尽。是一场梦。一个噩梦。

--完--